

亦史

荒

俠

隱

記

版權
所有
不准
翻印

蠻荒俠隱記

第一集

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版

實價大洋六角

(外埠酌加滙費)

編輯者 還珠樓主

印刷者 天津中華新聞報社

出版者 天津大陸書局

總發行者 各大書局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棟這兩個小舅子。勇猛非常。正在用人之際。不便開罪他們。只得慢慢託人媒合。王庭棟請他轉告兩個小苗。不要胡爲。王庭棟這人。是好財好色。又好名的。他不在民人身上打算盤。却去想苗人的主意。也是爲此。聽了此言。知道自己也制服這兩個小舅。太爺不了。便去告訴九龍女。說他兩個兄弟。如此胡爲。是要害他丟官的。這一句話。果然有效。九龍女立刻把老苗同兩個小苗喚來。數說一頓。兩個小苗。從小就怕這個姊姊。果然斂跡許多。不久都勻八寨。果然聯合許多生苗。進犯者城。來報殺子之仇。也是王庭棟官運亨通。苗人本是一勇之夫。只能勝。不能敗。被王庭棟用了幕中一個謀士之計。又物色到一個武藝精通。以使鈎鏢拐著名的漢人。叫作洪祿的相助。不消兩仗。把那些苗人打得大敗虧輸。逃回深山之中去了。他這個謀士。名字叫作黃修。原是一個破落戶子弟。偏是好滑非常。詭計多端。教師洪祿。也是好勇鬥狠。好色使酒的暴徒。可是天生蠻力。長短兵器。盡都來得。這兩個人。一文一武。恰好做了王庭棟的左輔右弼。十分重用。王庭棟恃功而驕。滿城文武。俱都側目。幸而他還好虛名。對於民間。倒還沒有過分的舉動。他那兩個苗舅。好容易聽了他姊姊的教訓。安

分一點無端又來了這兩個小人從旁助紂爲虐。漸漸的故態復萌。胆子愈鬧愈大。率性明目張胆。霸佔起良家婦女來。人民受了苦處。左不就還是希望官府給他作主。官府沒有辦法。只好仍去尋王庭棟想法子。誰知這回兩個小苗受了高明人指點。竟不等王庭棟向他姊姊告枕頭伏覲着王庭棟在外面花廳間坐。他姊姊燒早盞不在跟前。雙雙跑進花廳。罵捉小雞一般。將王庭棟挾着出了衙門。抱上馬去帶到城外無人之處。將他放下。對他道。你讓我們弟兄給你拚命。殺自己人爲的是你好作官。我們却爲的是什麼。我們隨便玩女人。你却去告訴我姊姊。來欺負我們。如今我對你實話實說。你做你的官。我們玩我們的女人。你不許干涉我們。遇見有事的時候。我們依然還給你拚命。如果你再聽信別個烏官的話。告訴姊姊。拿氣我們受。惹得我弟兄性起。我就把你偷上綁起。送到都勻。入寨去。任憑他們把你凌遲碎割。等到你死之後。我才同姊姊去給你報仇。如果你再把今天的話先告訴姊姊。我們殺不了你。就去把那幾個烏官殺死。讓你去給我們頂罪。你的意思怎麼樣。王庭棟自從大破苗兵之後。官已升到貴州提督。平日養尊處優。又加上每晚巴結內差。房務

勤勞。身體虛弱異常。適才被這兩個小舅子。夾在馬上。跑了這一道。疑是他們野性發作。早已嚇得骨軟筋酥。又被兩個拔出苗刀。這一頓威嚇。說不由諾。諾連聲。還敢說一個不字。姬球姬火。還不放心。要他遵照苗人習慣。折箭爲誓。王庭棟在這頑野蠻勢力壓迫之下。只得件件依從。等到驚魂乍定。忽想起自己身爲提督。在省城中。衆目之下。被這兩個舅爺。橫拖豎曳的。夾出城來。未免有礙觀瞻。太失體統。不好意思就此回去。只得再用軟語。央求兩個舅爺。給他去捉幾個飛禽走獸。裝作是出來打獵。帶了回去。打獵本是苗人特長。離山又近。不消一個時辰。便由姬球姬火。捉到幾個野兔狼羔之類。交與王庭棟。王庭棟得寸進尺。又要求姬球姬火。送他回去。臨進衙門之時。自己還要裝作叱罵他二人幾句。教他二人到時切莫違口。以全自己體面。姬氏弟兄。腦筋本來極其簡單。此次目的既達。別的倒一概不計較。王庭棟還不放心。恐二人到時不受氣。變卦。又演習了好幾遍。這才三個人兩匹馬。一同進城。王庭棟要表示他小舅子的本領。教姬球在前。牽馬步行飛跑。姬火緊跟自己身後。苗人的兩條腿。練得比馬還快。姬球牽着王庭棟的馬。兩匹馬十條腿。真好似弩箭脫弦。

一般脚不沾塵。直往城內跑去。只嚇得鷄飛狗跳。街上居民小販。望影而逃。那消片刻。趕到衙前。王庭棟正待當着人前。照將才演習的。責罵姬氏兄弟一頓。誰知方才衙外閒人小販。本多。忽見衙內提督大人。被他兩個小舅子。橫拖豎曳。狼狽狼狽。夾上馬走去。雖然心中暗笑。都知道提督被小舅子夾走。提督太太。一定不依。又知大人老爺。慣會拿小百姓們殺火出氣。再加上這兩個苗舅老爺。都不是好惹的。誰也沒有那們大胆。看這場熱鬧的下文。回家的回家。收市的收市。連那過路的人。都不敢朝衙門口望一望。衙門口冷清清。連個人影俱無。王庭棟。想當着衆人。責罵二苗。遮一遮羞。表示自己方才雖被二苗捉弄。結果自己仍有馴苗能力。及至看見衙前這般清靜。不由又羞又怒。偏偏姬氏弟兄。還死記着將才的話。連個姊夫到了衙門啦。快罵完我們。再進去呀。說時從衙內正跑出一名旗牌來。偏聽了個真而又真。王庭棟。不遷怒於他。大聲罵道。本督出城打獵。衙門口連個人影俱無。你們都跑到那裏去了。說罷。嗖。嗖。就是好幾馬鞭子。姬氏弟兄。見姊夫打人。便也打算跟着動手。那名旗牌。雖然挨了王庭棟幾馬鞭子。倒還不覺什麼。一見這兩個苗舅老爺。也要動手。知

道這個却了不了。情急智生，連忙高叫道：小的是夫人喊進去問事的呀。這一句話，果然生效。將王庭棟提醒，方才自己離衙，沒有稟報夫人，必定又有麻煩。連忙停打，喝住二苗，忙問旗牌夫人現在何處。可曾知我同舅老爺出門打獵，那旗牌跪着答道：回大人，方才夫人燒完了香，到花廳尋大人不見。小的們雖見大人同二位舅老爺上馬出城，却沒見大人留話吩咐，不知究竟。不敢妄對，夫人十分着急，傳齊衆人審問。小的溜了出來，正想出城去請大人回來，不想招大人生氣，小的該死，說罷，叩頭不止。王庭棟聽言，知道今天這場麻煩，一定不小。暗恨兩個小舅子惡作劇，一面騎着馬往箭道裏走，一面想法措詞，又不敢據實說出。怕惹翻了苗氏弟兄，有性命之憂。正在爲難之際，忽聽二堂裏面一聲嬌叱，立刻中門開放。一隊人馬，各種刀槍棍棒，殺了出來，把王庭棟嚇了一大跳。定睛一看，爲首一員女將，正是自己的老婆。九龍女姬玉花，一眼瞥見王庭棟，將馬一夾，斜冲上來，也不容王庭棟答話，就勢伸出滴粉搓酥，一隻玉腕，將王庭棟捉小鷄一般，抓過馬來。回馬往衙內便走。衆人見提督回轉，善後自有夫人料理，也不與外人相干，各自捲甲收兵，各辦各事去了。兩個苗舅老

爺見勢不佳。恐怕苗姊姊大發苗怒。牽到自己的頭上。好在王庭棟發過重誓。不怕他不算。苗人雖然蠢。有時也有些小心眼。竟自將身後轉。由他姊夫去坐蠟背板凳去了。九龍女敬罷盞神之後。照例要去尋王庭棟。忽然尋找不着。立刻傳集合衙人等審問。大家都知提督江山由夫人打將出來的。不啻是一太上提督。一聽夫人傳喚。誰敢不去到場。你也去。我也去。鬧得偌大一個提督衙門。門前一個人影俱無。起初王庭棟還疑惑是衆人偷懶。却不知是床頭母夜叉。在後堂召集衆人。審問他的踪跡呢。衙中諸人。有人知老爺是被兩個苗舅老爺挾走。可是誰也不敢多嘴多事。九龍女問了兩遍。不見有人答話。在二堂上。又跳又罵。方才那個旗牌。滿想討好。偷出城去。或信。却不料討好不成。反白挨了幾馬鞭子。後來一個胆大的親兵。對九龍女說了實話。九龍女一聽。男人被他兩個兄弟。用強力挾走。他知苗人犯了野性。不認親戚。又急又怒。立刻叫人取來兵刃。帶領合衙兵將。前去拚命。剛出大堂。便遇王庭棟。同着姬氏弟兄回來。心中一喜。也不暇再問詳情。當着衆目之下。一把抱過馬來。王庭棟雖然懷着一肚皮鬼胎。幸而苗女好騙。又有野味作証。到沒怎麼和他淘氣。只不過

埋怨他。不該不告而出。累他担心罷了。事後才想起那個親兵。所報不實。那個親兵却早已知機逃走了。王庭棟受了姬氏弟兄這一番恐嚇以後。無論姬氏弟兄鬧得如何厲害。再也不敢向九龍女提起半字了。這且不言。話說姬氏弟兄聽了謀士黃修之計。制服了王庭棟。出得城來。姬火的馬。被王庭棟騎了去。二人恐怕姊姊怪罪。連馬也不顧得要。二人本是合騎着一匹馬。正行之間。忽然覺着腹中饑餓。回家用飯。業已過時。老苗姬天。見着面總是嘮嘮叨叨。便不打算回家。正想回城中尋一個酒樓用飯。那匹馬想是也同主人一樣。跑了一早晨。有點腹內空空。想回家去用點草料。加緊速度。往前跑去。容到姬氏弟兄時。商量好再回城去。業已跑到靈山脚下。正要回馬。忽然看見路旁林杪上。挑着一個青布帘兒。上面用紅線繡得有字。姬氏弟兄。雖然目不識丁。却因到了省城。與漢人往還日久。知道這是酒家招牌。姬球便對姬火道。這裏不是新張的一家酒舖。我們何必又往城裏去跑什麼喪呢。說着便雙雙下馬。往那酒肆走去。這時正是二三月間。天氣桃紅柳綠。滿眼芳菲。這酒舖位。在黔靈山鳴童玉的半山麓上。三面桃花。一面流泉。飛瀑地勢絕佳。加以布置構造得法。

類是一座三面透風。高敞明亮的大茅亭。憑着亭欄飲酒。可以把水色山光。齊收眼底。端的是酒鄉中人。一個絕好的勝地。這酒肆主人。便是上文書所說的手惜翁。他因為舊肆幅員太小。生涯鼎盛。一遇春秋佳日。就座無隙地。他的玉泉酒。又賣出了名。往往供不應求。毛惜羽嘆道。青山避地。原爲吃碗粗茶淡飯。過幾年清閒歲月。誰知一爲衣食。仍是要累人多少俗忙呢。起初原想隱居。已積下了幾十畝山田。率性收市不幹。暫讓別人。經不住多少常年主顧苦勸。又想自己只有一個愛女。老妻業已多年不育。並且還得了癆病。將來老妻身後。同女兒賠嫁。還得早點打主義。盤算了一陣。才決定繼續幹將下去。當下取出歷年來的私蓄。把舊日的酒肆。改作釀酒的作坊。添用了好些雇工。在鳴玉澗旁。擇了一個最適當。風景絕佳之處。蓋了一所酒肆。代賣飯菜小吃。把一半分做雅座。臥房廚房。那一半共有六七丈長。兩丈來寬。也不去隔斷。都算成酒座。外面這一半地方。也不用窗櫺。稀稀疏疏。用松木圍成三面欄杆。上搭松毛蓬子。爲的是好讓飲酒的人。飽覽山容。這種構造。既省事省錢。又極清雅美觀。今日才得搭成。還未十分完工。這些老主顧。已聞風而至。剛剛早上忙完了。

一陣滿堂酒客。走了約一小半。忽見姬氏弟兄走來。因爲這座酒肆。房後背着巖角。恰當姬氏弟兄所居的前面。被那巖角隱蔽。所以姬氏弟兄進城時。沒有看見這隱在桃林中新開的酒肆。這時被青帘招飲。走了進來。姬氏兄弟雖不認得這鄉下老毛惜羽。毛惜羽却早已對他二人。不但聞名。而且時常留神。認過他們的面容。暗忖頭天新開張。便來了這兩尊瘟神。不由暗罵自己老糊塗。什麼好地方不找。單在他二人出入必由之路上。開什麼酒肆。知道這兩人。不大好惹。急忙喚開酒保。親自上前招待。暗暗通知兩個酒保。千萬不可怠慢。又進去喚女兒筠玉。就在內室。不要出來。一切囑咐以後。自己才親在櫃前料理。由酒保上前端菜。姬氏弟兄。入烹以後。只喊將好菜好酒拿來。毛家酒肆中的酒菜。樣子不多。但俱都可口。姬氏弟兄吃喝得有趣。止不住連誇酒好菜好。一眼瞥見一個酒保。端了一個托盤。上面擺着一個松毛薰過的大肥母雞。顏色通紅。亮晶晶直冒油光。雞旁邊放着一把叉子。一把極明亮的小刀。還有一小盅鷄滷子。那股香味直透鼻端。不禁饞涎欲滴。急忙喚過那個端鷄的酒保說道。我們要吃這個。說罷。便要動手去抓。那酒保慌道。這是我們子舖裏有名的

燒臘雞燻。須要現做。才得吃。連燒烤帶臘。極爲費事。二位爺台要吃。小的吩咐廚房。再給烤一個來。這雞是別位客官預定的。凡事有先來後到。我們不好交代。求二位爺台多多容讓。稍停一會。再吃吧。姬氏弟兄聞言。正要翻臉。毛惜羽見這邊爭論。三步併作兩步。趕了過來。一面搶過鷄盤。擱在桌上。一面數說那個酒休道。你好不省事。我適才怎麼囑咐你的。今日我請這二位爺台用酒。喜歡吃甚麼。只管拿來。這隻鷄雖然是余爺定的。余爺是老主顧。豈不知道原諒我們。一隻鷄算什麼。二位爺台是喜歡早吃。有什麼打緊。真是廢物。還不走開。一面又轉回身。向姬氏弟兄陪小心。眼瞠却朝東偏角上。一個憑欄看山的少年望去。那少年朝他點了點頭。兩道長眉。往上一聳。似乎在那裏冷笑。姬氏弟兄。本是粗人。見毛惜羽陪話。反說這個老頭子真好。我們吃完了。多給錢把他。毛惜羽笑道。二位爺光降。請遠請不到。豈有要錢之理。請隨使用吧。說罷。走進內室去了。一會兒又走了出來。親自托了一個木盤。上面也有一隻同樣的肥鷄。走到那少年跟前。悄悄說道。有勞余爺久等。這也是沒法子的舉。幸而適才小女。見老漢忙了大半天。沒有吃得好。給余爺燒鷄的時候。多燒了一隻。準

備與老漢下酒。不然這燒臘鷄。又要加頂好的醬油烤。又要在松毛上薰。烤一會。薰一會。火要勻。烤要透。老了不好吃。嫩了不香。鷄油不能透出皮外。做起來極其費事。現做得好一會功夫。老漢雖然祇圖暫避目前之禍。如何對得起人。那姓余的少年。單名一個獨字。生得猿背蜂腰。長眉朗目。英姿颯爽。嶄盼非凡。本是毛家酒肆的老主顧。因同毛惜羽談得最投契。毛惜羽常做些拿手好菜。給他下酒。今日見毛家酒肆遷移新張。特來沾飲。毛惜羽見他到來。百忙中也沒和他說。知他愛吃那醬油燒臘鷄。便給他燒了一隻。平空被姬氏弟兄恃強搶去。直到酒條說出是那位客官所定的。余獨才知是毛惜羽的敬意。見姬氏弟兄強橫不講理。原要上前理論。後來見主人申斥酒保。姬氏弟兄又是苗人打扮。久聞王庭棟兩個苗舅橫行鄉里。無惡不作。便猜是他二人。爲怕給主人惹禍。祇好強忍心頭。這會又見毛惜羽親自端了一隻。自己素常喜吃的肥鷄。前來陪話。急忙起身讓坐。答道。老丈盛情。愚下拜領。老丈既未用飯。有這樣的好菜。就請移尊就教罷。毛惜羽道。今日不比往日。可以隨便與尊客同飲。還有一些小事。須老漢親自照料。余爺先請看菜涼了不好吃。少時人散。老漢再

來奉陪吧。說完，便要走去。余獨道：「老丈慢走，愚下尚有一事請教。」毛惜羽道：「余爺有話，少時再談。」老漢去去就來，說罷，忽忽走向櫃前去了。余獨知他用意，祇得罷休。見那肥鷄，清香撲鼻，便拿起盤內叉刀，切割下一半來就酒，準備留一半給主人。正吃得香甜，忽見山麓下有十幾匹馬，從城內大道奔來，眼看快到山脚，耳旁猛聽一聲怪叫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那兩個苗人，業已從欄杆內，縱到外面一個山巖角上。那神氣好似招呼山下那兩個爲首騎馬的官兒。這山角離下面，差不多有二十餘丈高，兩個苗人，祇顧高聲狂喊，馬上的人，却不會聽見。這兩個苗人，着了急，倏地一個梭魚入水的架勢，雙手合攏，往前一順，頭朝上，脚朝下，直往下面縱去。這二三十丈高的半山麓上，往下跳，中間還隔着許多突出的巖石，兩個苗人的身手，好不矯捷，祇見他一路連環筋頭，手撐足縱，墜石奔流般，滾將下去，一直滾到離那羣人馬前面，還有兩三丈遠，近身子一挺，倏地一個長蛇入洞勢，雙雙穿到馬前，一人拉着一匹馬的嚼環，那匹馬看見從山上滾下兩團白影，本已吃了一驚，再被兩個苗人一拉，嚇得前腿舉起，人立起來，若不是兩個苗人拉的勁大，差點沒把馬上官兒，跌翻下地。酒肆

中人見姬氏弟兄大叫一聲。縱將下去。齊都注目山下。見二人這般本領。不由失口叫了一聲大彩。余獨見二人身手如此矯捷。正自驚異。忽聽背後有人嘆氣。回頭一看。正是毛惜羽。現出滿臉愁苦之容。余獨便問道。這兩個苗人。敢莫就是主庭棟那廝的兩個小舅子麼。毛惜羽點頭嘆道。誰說不是。看來的這一羣人。想必又是與他們同惡共濟的黃修洪祿們了。正說之間。姬氏弟兄已陪着那兩個騎馬的官兒。由山下走來。這一堂酒客。起先見兩個苗人搶雞。很覺不平。有那認得的。自不必說。會罷酒賬。各自回家。那不認得的。問起酒保。知是姬氏弟兄。暗暗伸了一伸舌頭。大半脚底下明白。所留下的人。也不過十分之一二。這時又見姬氏弟兄跳下山去。接上一些人馬。內中還有兩個官兒。誰也無心再賞桃花。連正路都不敢走。逕自從小道走去。祇剩下余獨和一個窮道人。肆中酒保早已得了毛惜羽吩咐。不俟人到。安置妥帖。容待一苗引人進來。毛惜羽早已含笑迎上前去。同來的二人中。有一個文的打扮。正是謀士黃修。生得兔耳鷹腮。拱肩縮背。形狀極爲猥瑣。一嘴的江甯口音。進門就首先說道。適才學生在衙內。聽說二位舅老爺。同了提督出城。早已算就大功告成。才約

了洪教師到府上問個詳細。却跑到這個地方喝酒。真真雅得很。雅得很。姬球答道。我聽了你的主意。將我姐夫一把夾出城來。還要往下說時。黃修見酒保在旁。忙攔住姬球道。我們先坐下吃酒。少時到了貴府再說罷。說罷分別入座。酒保便要將殘肴撤去更換。姬氏弟兄却捨不得那鷄。還未吃完。吩咐留下。黃修道二位舅老爺。既然愛吃這鷄。叫他們再做一個來。攜帶學生也嘗嘗新。酒保含笑答道。這鷄燒烤起來。極其費事。須得多候一會。請四位老爺不要見怪。洪祿聞言。怒罵道。他媽的。叫你去。做。就去做。偏有這些無鹽渣。(雲貴一帶土語。即囉嗦之意。)惹的老爺生氣。將你綁在黃角樹上。用青杠棒。活活打死。那酒保聞言。嚇得啞啞連聲而退。酒保走後。姬球使問黃修道。這兒的酒。甜。蜜。香。噴。噴。的。你怎麼說會啞人。黃修知他聽錯。答道。適才我說的是風雅之雅。並非聾啞之啞。他這裏酒好。雖未親來吃過。早已聞名。並非說吃了便能啞人也。姬火笑道。你這個人。怪有趣的。就是說話太討厭。常教人聽了不懂。等到問你。白轉了多少灣。還是聽不明白。你照給我們弄婆娘。出主意。那樣說法。有多爽快。黃修道。學生失口。下次改過。洪祿笑道。不是我也跟着說你。正說着。你還酸

哩。黃修正要回答。忽聽得鬚聲震耳。四人齊往窗外一看。祇見偌大的一個酒亭。除自己這一桌外。祇剩東邊角上。有一個英俊少年。在那裏對着欄外桃花。自斟自飲。儘西頭。還有一個窮道人。在那裏伏桌假寐。桌上杯盤狼藉。想是飲過了量。打呼的聲音。時大時細。如同有節奏一般。聽去非常好笑。黃修見酒客稀少。覺着奇怪。便向二苗問道。此地背山面水。三面俱看得見桃花。聽說這裏酒菜。都很出名。三月初旬。正是遊山的好時辰。酒肆位置。又正當入山要道。怎麼酒客會這樣的少。法。姬火道。你說錯了。先前我們初來時。吃酒的人很多。後來越走越少。我們去接你們時。還有十來個人。直等到我們歸坐。才走淨的。要說這兒的酒和菜。真是好到極頂。我祇愛吃那鷄。洪祿聞言。迎合二苗意旨。忙喚酒保。快去催鷄。黃修聽了二苗之言。却祇管沉吟不語。一會兒搖頭愧腦。用手捻着兩根淡黃鬚子。直喊可惡。二苗倒來做理會。洪祿正要問他說什麼可惡。忽然門外跑進一人。走到四人面前。各打一千。垂手直立。稟報道。啓稟二位師爺。人已帶到。話言未了。外面一夥穿短衣服的漢子。早推擁進一個老頭兒來。余獨所坐。正在當門。見那老者。是個文人打扮。鬚髮皆白。被這夥計推推搡搡。

業已上氣不接下氣。口中直說反了反了。余獨見了詫異。剛要立起身來。走近前去。看個明白。忽覺肩上有。人。拍了他一下。回頭看時。正是酒肆主人毛惜羽。朝他使了一個眼色。那意思好似叫他不要多事。余獨先本不覺怎樣。還要舉步前進。猛覺肩頭上。被一種絕大的力量一壓。竟不由自主的。坐了下來。不由大吃一驚。暗想自己一身本領。怎麼被毛惜羽。用手在肩頭上。輕輕一搭。就有這大的力量。無怪自從遇見這酒肆主人。便覺他語言行動。有些異樣。今日才知果是異人。正要朝毛惜羽說話時。毛惜羽祇朝他微笑。搖了搖頭。徑自走開。余獨見了這般景象。祇得暫且坐觀究竟。這時酒亭內。已迴不似先前的氣象。老者的叫罵聲。與黃修的勸解聲。洪祿的感嘆聲。以及窮道人的打呼聲。響成一片。好不熱鬧。原來那老者。被適才一夥人。擁到二苗等座前。黃修裝做好人。連忙起身讓座。那老者強忍怒氣。喘喘的說道。老漢是個安善良民。與諸位素不相識。爲何派了一夥強人。將老漢拖到此地。是何道理。黃修道。楊老先生。且莫生氣。先請坐下。喝一盃熱酒。壓壓驚。有什麼事。大家從長計較。他們俱是一些粗人。不懂得禮節。少時二位舅老爺。自會責罰他們。那老者仍是不肯坐。

道我與諸位素不相識。定要將我拖來。到底爲了何事。請快說罷。黃修聞言。朝四下看了一看。低聲說道。學生黃修。乃是提督衙門文案。老先生先莫着急。學生先給你引見兩位貴人。說罷。便指着二苗說道。這二位姓姬。是王軍門的兩位舅老爺。幾次幫助軍門。平定苗亂。去年都勾八寨。興兵犯亂。若不是二位舅老爺。天生神勇。慢說全城生靈塗炭。老先生滿門家眷。恐怕早已玉石俱焚了。他二位不但是絕世英雄。而且還是清高過人。自從幫助他姊夫王軍門。平定苗亂之後。軍門幾次保他二位高官。他不願受名。輟利鎖。無論如何。辭官不做。可是一遇着地方有事。立刻奮起神威。爲國家出力。要說他的家業。別的不說。單說在苗峒中得來的珠寶象牙。就不計其數。現在堂堂軍門。又是他嫡親的姊夫。真是又富貴。又清高。又有本領的大英雄。可惜他們二位。因爲擇配甚苛。選不着一個好夫人。如今關內猶虛。學生同洪教師。與他二位。乃是金蘭之好。勝過嫡親手足。爲了這件事。晝夜替他擔憂。日前洪教師由西門進城。路遇兩乘轎子。想是轎夫不小心。將轎中二位千金。跌了出來。洪教師本是直人。見二位千金。品貌出衆。想他二位。尙未娶妻。又想起去鈞苗兵犯境。若非他二

位出力。打了勝仗。全城的人。早已受了苗寇的茶毒。如今事情平定。却眼看着他二位。白立下許多汗馬功勞。連個美貌嬌妻都沒有。老先生枉有這樣兩個美貌女兒。却藏在家裏。不把來獻出。豈非太不合乎情理。當時就要連人帶轎抬走。與二位舅老爺成親。是學生恐驚着二位令媛。又恐老先生不知究理。把好事當作壞事。心中着急。一箇欄住洪教師。一面派人跟踪。認清門戶。昨日好心好意。派人前去提親。誰知老先生不問青紅皂白。將來人辱罵出來。依了洪教師。便要帶領多人。登門辦理。學生誠恐兩家言語不週。傷了和氣。所以派人將老先生請來。當面說明。結下這門親事。不但老先生一生吃着不盡。就是二位令媛。也享福無窮。如今兩位令坦。業已相見。你看他二位。何等的英雄。想必老先生。是一定慨允的了。那老者聽黃修說到中間。業已氣得顏色更變。這回聽他說完。冷笑道。多承黃師爺的美意。他二位果然英雄。老漢也有高攀之心。只是兩個小女無福。早已聘定人家。請黃師爺轉告。另聘高門吧。話言未了。洪祿猛的將桌子一拍。厲聲大罵道。你這個老狗才。給臉不要臉。你女兒左不就是一嫁。有人家也罷。沒人家也罷。你既收下二位舅老爺的聘禮。便不容

你更改。我今晚便命人前去接親。你祇管告我們去。那老者聞言。氣得渾身直抖。說道。那個收了你的聘禮。我女兒早已許有人家。如何能配二姓。昨日你們派人。帶了花紅彩禮。強要提親。老漢不住用好言相商。被他硬丟下就走。老漢又派人送到你家。你說不知此事。今日又用暴力將老漢挾持到此。倚勢凌人。天理何在。一路說。一路大哭。這時余獨聽老者哭訴。已知究理。將目去看毛惜羽時。正站在櫃前。神色自然。若無其事的一般。再看那老者。站在黃洪二人桌前。哭一陣。數一陣。又哀求一陣。這時廚下止端了些菜上來。二苗只顧吃。喝說笑。黃洪二人一個利誘。一個勢逼。那老者被他們手下圍住。走又走不脫。答應又不能答應。氣苦到了極處。率性放聲大哭起來。二苗早與黃洪二人。事先約定。也不開口。一任黃洪二人去辦。這時。姬火見老者放聲大哭。倏地端了一大盃熱酒。走向那老者身。就着老者張口大哭時。灌了下去。那老者本來上了幾歲年紀。受了這一番氣苦。正連氣都喘不過來。冷不防被姬火這一大盃熱酒。潑灌下去。連喉帶喘。鬧得衣襟領袖。遍體淋漓。神氣狠到了極處。二苗覺得有趣。哈哈大笑。把一個俠肝義胆的余獨。見了這種不平忿事。氣得怒發千

丈剛要起身。縱將過去。打個抱不平。忽聽一陣極宏亮聲音。震動屋頂松毛。簌簌落下好些。覺着希奇。定睛看時。原來是西邊角上。睡的那個窮道人。起初那道人進來時。正是滿堂酒。客只剩西偏角上。有一張半桌。在余獨身後。彼時余獨正在憑欄觀眺。不曾看見。那道人入坐後。飲酒非常之多。酒保怕他白吃。告訴毛惜羽。毛惜羽留神看了那道人幾眼。悄悄吩咐酒保。這位道爺要什麼。祇管端了上去。不許有絲毫怠慢。酒保自然惟命是從。直到他一路狼吞虎嚥。酒足飯飽以後。也不給錢。也不說走。竟自扒在桌上。大睡起來。酒保聽了毛惜羽吩咐。也未去驚動他。及至二苗接了黃洪二人上來。酒客怕惹事。紛紛會帳走去。有那不知道。的由酒保挨桌傳告。傳到道人桌上。推了多少下。連動也不動。恰好這時二苗已經回來。酒保忙着上前招呼。見他與二苗坐處。相隔甚遠。怕喊醒了。萬一發酒瘋。反而不好。祇率由他。後來道人睡高了。與大打其呼。酒保怕惹那四位瘟神不快。便想上前將他叫醒。毛惜羽聽見呼聲。特別留神一聽。忙用手勢。止住酒保。余獨聽見呼聲響亮。回頭來看。才看見是一個醉醜的窮道人。見他一頭亂髮。好似茅草一般。穿一件藍粗布破爛袍。身上盡是補丁。腰

間擊了一條草繩。脚下穿了一雙鞋子。一隻腳後跟業已露在外邊。面垢佈滿。發出來的聲。却和音樂一般。高低疾徐。若有節奏。非常悅耳。余獨覺這道人有些古怪可疑。正待留神觀察。忽然呼聲停止。接着便是那老者被人擁了進來。余獨自擊那老者被人凌辱。一腔怒憤。便無心注意到他。這時見老者受欺太過。明知二苗勇猛不大好惹。也無暇計及利害。正待上前。忽聽道人鼾聲又起。這一次打呼更比適才不同。真是實大聲宏。如巨鐘怒響。震動頂蓬。就在余獨略一緩神回顧之際。那教師洪祿與二苗當中的煙火早已不耐。起身一縱。已到那道人跟前。洪祿首先大喝。大胆的賊道士。敢在此地擾鬧。接着就是一脚朝道人腰間踹去。祇聽噯呀一聲。道人並未躺下。洪祿覺着那脚踹在道人腰際。如同踹在鐵石上面。一般。被那回力一震。立刻頭上發黑。兩眼直冒金星。幸是自己沒有安心。將那道人踹死。祇用了三四成力。否則力用得愈猛。回力愈大。這一下就不死。也要受了內傷。洪祿本是一個莽夫。如何吃得這虧。正待二次上前。煙火大叫一聲。已將那道人就座抓起。高舉過頂。縱出欄外。朝着山下。扔將下去。眼看道人滾落山澗。煙火哈哈大笑。洪祿更是讚不絕口。余獨見

他二人如此凶橫。如何容得。又待上前。忽見毛惜羽。朝着他歪了一歪嘴。適才所聽怪呼聲。又從身後發來。回頭一看。那道人仍坐原處。雖臥未動。明明見他。被姬火抓出。扔在山下。不知怎的。會仍在座上。知道這次兩個苗人。與那兩個走狗。絕難討好。又見毛惜羽示意。率性安坐不動。看個熱鬧。那姬像同黃修。也明看見道人被姬火扔出。一轉瞬間。見道人仍坐原處未動。先還疑是自己眼花。定睛細看。分明仍在那裏。正自奇怪。恰好姬火洪祿。也同時走將進來。看見道人仍在原處。仔細一看。狂吼一聲。姬火首先奔將過去。姬像也縱身起來。弟兄二人。一個抓頭。一個抓脚。將道人提在手中。想是防他又弄什麼玄虛。叫洪祿取了幾根棍棒。將那道人毒打。誰知打在道人身上。如同打鐵一般。道人仍是祇顧沈睡。鼾聲越來越大。正打得起勁。余獨忽見由內室跑出來一個酒保。朝毛惜羽噉咕兩句。毛惜羽立刻顏色一變。走了進去。又忽忽出來。忽趁衆人不見。彈過一個紙團。余獨打開一看。上面寫道。小女筠玉。已將楊氏二女。救往寒舍舊居。僕薄產在此。荆妻老病。暫時不能露面。道士異人。醜類必無倖理。請將楊老者。設法救至。鳴玉澗上流。源頭盡處。由瀑布中穿入。當門一洞。可以藏

身歸告楊君。渠家細軟。已盡爲小女攜來矣。余獨看罷。見黃修同了幾名打手。仍然圍住老頭。心想惜羽既然避禍。率性與他來個暗的。想到這裏。正不得主意下手。恰好那道人被衆人沒頭沒臉。打了好一陣。忽然醒了轉來。祇見他將身子往上一翻。姬氏弟兄一個朝南。一個朝北。雙雙跌倒在地。衆人見道人如此。經打早已疑神疑鬼。忽見他從姬氏弟兄手中縱了起來。立刻一陣大亂。四散奔逃。洪祿在旁。見道人縱起。姬氏弟兄雙雙跌倒。硬着頭皮。搶上前去。欲待攔阻。那道人祇用手輕輕一抬。洪祿猛覺一股寒風逼來。想躲已來不及。祇被道人掃着。一點跌出去。有丈許遠。近險些將身後亭欄掃成兩斷。那道人却若無其事。一般。慢條細理的。走到楊老者面前。將手往兩旁一揮。看守的人紛紛跌翻在地。道人對楊老者說道。你的女兒。已被土地女兒救出。放在土地婆婆家中藏着。現在土地公公。還想請你到水簾洞中。暫避些時。可惜派的人。沒有出息。辦不了事。還是我先帶你前去。回來再和這些狗苗子。苗孫們算賬吧。說罷。不俟老者答言。上前背轉身。蹲下去。將手一抄。便將楊老者摺在身上。往亭裏便縱。余獨忽然心中一動。觀空也縱身追將出來。姬氏弟兄指揮衆人。打那

窮道。打折了許多棍棒。不曾傷着道人分毫。二人心中一狠。正待下毒手。制那道人死命。不想道人忽然醒來。兩眼開闔之際。寒光射人。便知不好。未及動手。道人身子往上一跳。便覺有一種絕大力量。往手上震來。二人一個把握不住。雙雙弄了個仰面朝天。饒是二人一身銅筋鐵骨。和天生的蠻力。就這一下。雖不會受了重傷。也跌得虎口震破。頭暈眼花。半晌不能轉動。容待站起身來。哇呀呀直叫時。道人已將楊老者搯走。苗人一味拚命逞蠻。不知死活。大叫一聲。拔步便要追去。黃修一眼瞥見。余獨跟縱道人身後追去。猜是道人同黨。眉頭一縐。計上心來。見姬氏弟兄要追。便上前攔阻道。那道人不怕挨打。必會妖法。那後面追的那人。形跡可疑。定是妖道同黨。二位祇消將他擒住。拷問必能問出詳情。姬氏弟兄聞言。往前面一看。果然道人揹着楊老者。佝偻走得很慢。後面跟着的便是適才初進來搶鷄吃時所見的那個少年。見他行走。跟在道人身後。相隔約有數丈遠近。上下峭壁峻崖之間。步履如飛。姬球便對姬火道。我去追那道人。你去擒那後面跟隨的漢子。說罷。雙雙縱出亭去。追趕。洪祿吃了兩回大苦。知道自己帶的這一夥人。萬萬追趕不上。祇得虛張聲勢。一面命

人騎快馬回城送信。說這裏發現苗洞來的妖人。奸細二位舅老爺。寫了洪教師。正在親身擒拿。不過妖人厲害非常。現在被他逃入山去。請軍門多派精練壯勇。前來協同擒拿。一面又命帶來的這數十個人。分班將各山口堵住。黃修又喊店主人來。盤問這窮道人和那少年的踪跡。他這裏祇管瞎忙亂一氣。却說姬氏弟兄。分頭追趕道人。同那余獨。先說姬傢追趕窮道人。苗人爬山。本有獨門拿手。因想抄近。迎頭去堵。又見道人。堵着楊老者。行走遲慢。越覺手到擒來。便不從正面去追。伏着身軀。繞過一個巖角。攀着巖壁上的春藤。手足並用。迎爬帶縱。祇兩三躍。已縱到巖頂上面。滿想必和那道人碰個正着。誰知到了上面一看。自己上的。却不是地方。那道人却在另一處山巖。往上慢慢的爬呢。姬傢心想。定是自己一時着急。認錯了方向。見道人所爬之處。與自己站的地方。相隔才祇三四丈遠近。中間却夾着一道深溝。仗着身手矯捷。也不再尋路徑。往前面一看。巖前旁邊。有一棵大松樹。上面掛着許多古藤。粗如兒臂。順手一理。略試一試。兩手抓住藤條。將身後退文許。猛地將身往上一起。就勢朝着對面山巖。悠了過去。悠到半懸空中。然後將手一鬆。借着這半段藤蘿的悠

動居然將他帶過山溝那面。以爲這一下。雖不迎在道人前面。至少也相隔咫尺。及至落下地來一看。那裏有道人踪跡。再往前面一看。原來與道人還相隔一道山澗。仍是相差不遠。姬倅到此。並不醒悟。依就一味蠻追蠻趕。攀羅捫葛。縱山跳澗。時而直上高峯。時而下臨絕壑。一任他行同猿鳥。疾躍如飛。祇是相隔咫尺。可望而不可即。直累得姬倅氣喘汗流。兀是拿那道人沒有辦法。等到力竭興盡。欲待不追。那道人却在前面朝他招手。嘲弄惱得他性發如雷。拚命去追。却又追趕不上。這樣相持了有個半時辰。那道人忽朝楊老者道。祇顧戲弄苗狗。却累別人遭殃。待我先打發了苗狗。送你到水簾洞。暫避些時吧。說罷。又朝姬倅招手。姬倅雖然愚蠢。這時已知道道人不太好惹。追去也是白追。暗恨自己。今日不曾帶了毒箭來。正在無法可施。又見道人朝他招手。心中一急。忽然急出一條計來。不但不追上。反朝道人擺手。面轉身往回路走去。表示自己業已明白。不再上當了。等到將身退到一座峭壁旁面。估量道人已看不見他。將身貼着山石。挨身爬行。繞過一條山澗。悄悄躡足潛踪爬了上去。探頭一看。見道人並未走開。正坐在一塊石頭上面。回頭在和楊老者說話哩。與姬

像所伏的地方。相隔僅在一丈以內。姬像見伸手便可將他。二人擒住。心中大喜。打算緩緩氣。撲了上去。祇聽道人對那楊老者說道。那條苗狗。被我戲耍這半天。好不有趣。我揷着你。跑了這許多山路。怪累的。等我休歇一會吧。姬像聞言。越發怒從心起。正待往前去擒那道人。又聽道人道。不好。我忽然心驚胆戰起來。這個地方。定不是好地方。萬一那兩條苗狗。從後撲來。不是玩的。說罷。便立起身來。好似要走的神氣。姬像明知道人一走。又難追上。如何容得。把鋼牙一挫。又往前爬行幾步。算計萬無一失。趁道人揷老者起身的功夫。運用全身力量。從道人身後。撲了上去。看看撲到道人頭頂上。那道人好似並不會知道有人從身後暗算。那楊老者覺着一陣風來。回頭一看。見是姬像。嚇得大呼起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姬像業已縱離道人身後。不到二尺。伸開鐵腕鋼爪。準備朝道人頸間叉去。就在這間不容髮的當兒。那道人却仍若無其事一般。祇將身往旁邊微微一閃。揚起右手袍袖。大喝一聲。無知苗狗。去罷。姬像萬沒料到道人來這一手。祇覺一陣罡風逼來。道人大袖口打到胸前。如同挨了一下重打。一個立脚不住。將身倒跌出去兩丈遠近。落在巖旁山澗之中去了。道人也

不管姬球死活。對楊老者道。苗狗氣數未盡。便宜了他。現在土地公公。還有我一個徒弟。正在受罪。待我將你藏在水簾洞內。再去救他們吧。說罷。揩了楊老者。順着鳴玉澗上流。一會便到了水簾洞。這洞僻處黔靈山盤谷深澗之內。外人不但不知名。也從未見過。還是毛惜羽。因尋鳴玉澗水源。仗着輕身本領。經過多少險峻之處。才得尋到。見源頭盡處。兩面高峯。插天對峙。峯頭相隔。不到一丈。兩峯上斷下連。有一條瀑布。寬有兩丈。長有四十餘丈。從兩峰缺口處。轟雷噴雪。倒掛下來。先本不知瀑布後面是洞。有一年貴陽天旱。鳴玉澗水缺。天熱難耐。惜羽携了女兒。來此尋幽消暑。無意中看瀑布稀微。水光中隱見一洞。且喜離洞口不遠。有一塊平伸出來的大石。便縱將上去。一看。果然是一座大洞。上面刻着水簾洞三個摩崖大字。便從瀑布中。縱身進去。一看。裏面石床石几。丹爐茶灶。設備非常齊全。知是以前高人隱居之所。幾次想將老妻搬到洞中養病。皆因山路崎嶇。離家太遠。往來不使中止。毛惜羽本名毛凌霄。外號人稱追魂土地。乃是江南有名俠盜。祇因少年時節。結怨太多。後來他的仇人。有好幾個都學了一身驚人的本領。到處尋他報仇。凌霄自知不敵。帶了妻女。到

雲貴避禍。愛黔靈山的風景。便在那裏結了幾間茅屋。改名惜羽。先還不敢輕易出。而後來無心中在後山。得到一種異草。與丹書上所載的朱草相似。惜羽不知究竟。誤服了一枝。立刻中風。不省人事。幸而遇見一個前輩師叔。靈和子柳長素。給了幾粒百草活命丹。才得保住性命。痊愈以後。形貌大變。與從前宛若兩人。惜羽攬鏡自照。忽然哈哈大笑。吾無憂矣。他女兒筠玉。自幼就從惜羽。學會一身本領。見惜羽對鏡大笑。便問何故。惜羽道。我自錯服藥草。改了形相。適才照鏡。我連自己都認不得了。當年鏢打衛飛黃。劍刺孔強王烈。原也怪我太已任性。如今他們拜在孔靈子門下。學成了劍術。到處尋我踪跡。正愁沒法躲避。如今天賜我變了本來面目。就同他們見面。也不認得。我年已日就衰老。管他貪官也罷。惡霸也罷。滔滔天下。我也管不了許多。從今以後。洗手閉門思過。遇見機會。作個小本營生。給你賺點粧奩。招個好女婿。在這好山好水之處。享這下半世清福。於願足矣。筠玉聞言。看了他父親一眼。默默不發一言。惜羽也未在意。過不多日。便選了一處好地方。在黔靈山下。賣起酒來。今日因新肆開張。同了女兒。前往照料。見姬氏兄弟走來。心中已自不快。後來見了那不

平之事。正待想晚間設法去救楊氏二女。却沒料到他女兒筠玉。竟偷偷從屋後抄小徑下山。大白日裏去到城內。訪着楊家。將洪祿差來的防守惡奴。一一用點穴法點倒。然後對楊氏二女說明來意。收拾細軟。從後門出來。僱了兩乘轎子。假說出城還願。將楊氏二女抬到離家不遠的一座破山神廟內。開發了轎錢進去。再從廟後輪流將楊氏二女跳牆搆出。引到家。中地窖之內藏躲。重又回轉山上。請惜羽進去。說明經過。惜羽聞言大驚。知道已惹人禍。忙囑付女兒休再妄動。知道外面窮道人一個人已足夠那一夥人對付。自己暫時雖不便出面。事已至此。索性一不做。二不休。匆匆寫了個紙條。請余獨將楊老者救往水簾洞中。暫避些時。再行相機行事。誰知余獨還未上前。窮道人已將楊老者救走了。窮道人將姬球戲耍了好一陣。將他打落山澗。然後將楊老者搆到水簾洞外的石頭上面。叫楊老者閉緊雙目。不要害怕。這才穿瀑而入。楊老者到了洞中一看。這洞竟是軒敞明亮。十分潔淨。洞中瀑聲如同雷吼一般。下地以後。便跪謝窮道人相救之德。又問他女兒究竟是否被土地菩薩救出。窮道人道。你兩個女兒。晚間便會同你相見。這裏有我在酒肆中撈來的饅首。你可

醫時充飢。休得亂動。我去辦點事就來。說罷。脚一頓處。無影無踪。楊老者也未看出他是怎麼走的。越加相信是神仙搭救。祇可借匆忙之中。沒有問得他的名諱。祇得跪在地下。默祝不提。話說余獨。跟踪窮道人。明明看見他相隔不遠。總追不上。忽聽身後。有叫喊之聲。回望姬氏兄弟追來。心想窮道人。雖然本領非凡。身上却帶着一個老年人。莫如自己先替他擋一陣。好讓他伺便逃走。想到這裏。不但不跑。反到迎了上去。却沒料到姬氏弟兄。是抄近路分頭追截。容得余獨看出。姬氏已將窮道人。追往巖後。看不見了。就在余獨微一遲疑之際。姬火已然趕到面前。一個鐵虎擒羊式。縱起丈許多高。便向余獨撲來。余獨高叫一聲。來得好。不但不往後退。反到迎上前去。身微往下一蹲。就勢搶步上前。一個霸王舉鼎的招數。去擒姬火雙足。姬火用得力猛。見撲了一個空。便知不好。想避已來不及。被余獨一把。將他左脚擒住。就勢回身轉步。用仙人拋球的招數。將他扔下山去。余獨擒他時。本就知道苗人勇猛力大。又被他在手中一掙。險些把握不住。被他掙脫。這才就勢變招。扔了出去。他們交手的地方。原在半山中一個突出的峭峭上。上下相隔。有二三十丈。余獨滿以為這一下。姬火

雖不死也。必帶重傷。却沒料到。炬火力大身輕。苗人祖傳武術。跌撲縱跳。別有專長。未可輕視。祇見他身子在半懸空中。接連兩三個鯉魚打挺。不知怎的。被他撈着了一根半山壁上。的長春藤。手足並用。比猿猴還要矯捷。不消幾翻。又復縱了上來。炬火本比炬隊來得乖巧。起初小看窮道人。吃了一個大虧。適才小看余獨。又上了一次小當。這次上前動手。竟自留起神來。余獨武功。本來不弱。巨耐炬火。纏就鋼筋鐵骨。幾次打在他身上。若無其事一般。可。是要被他打上一下。却受承不起。還算余獨封閉謹嚴。沒有被他打上。二人就在這懸崖峭。坂之間。拚命相持了半個多時辰。不分勝負。余獨正待賣個破綻。誘他上當。忽然崖下高聲。吶喊。放箭之聲。響成一片。觀便往下看時。原來是洪祿調來壯勇。約有數百人。將山下圍住。各執弓箭。朝着山上喊放。却是但聽喊聲。不見放箭。好生納悶。後來才明白。是因為炬火也。在上面。他們投鼠忌器。不由心中一寬。越發不理他們。和炬火又打了一會。忽聽一陣喧嘩。山巖下面的箭。如飛蝗一般射來。余獨知王庭棟手下兵勇。得了九龍女。炬玉花真傳。慣用。毒箭。不由有些驚慌起來。且喜這些兵勇。箭法不準。總是相隔余。炬二人交手之處。數尺內。

落下。余獨和姬火動手。本來就够對付。再被這箭一分神。漸漸手忙脚亂起來。又打了一會。山巖下兵勇忽然發一聲大喊。一面射。一面朝巖上走來。余獨見事不佳。正想抽空逃走。倏地後面飛來十數根套勾。閃身不及。勾倒在地。巖後又竄出二十多個兵勇。搶上前來。將余獨生生擒住。原來黃修見洪祿調了壯勇和弓箭手來。因余姬二人打成一團。恐弓箭無眼。誤傷了自己人。特意命一些箭手。在巖下吶喊放箭。虛張聲勢。成心將箭射不準。以免傷了姬火。暗地却教二十多個壯勇。各持套勾。從僻徑爬上山去。趁余獨全神貫注前面之際。同時將套勾撒出。將他擒住。那套勾形同五指金抓。放開收合。形式極爲精巧。當初王庭棟平苗時。因見苗人縱越如飛。不易擒獲。才想出這個法子。被他生擒的苗人。也不知有多少。再加上余獨不曾防備後面。故此手到擒來。洪祿等將余獨擒住以後。一路推推打打。來到毛家酒肆。就把這裏當作了臨時公堂。洪祿姬火黃修三人。當中分座。壯勇等分侍兩旁。將余獨綁在庭柱之上。正待喝打。忽見姬倅狼狽的跑了回來。暴跳如雷道。我追那個狗賊。道追了半天。總追不上。末後我繞着山澗。偷偷從他後面上去。眼看一撲。便將他擒住。被他

一下。將我打落在山澗之中。幸而落在一盤春藤上面。不曾受傷。等我爬起身來。已尋不見他的踪跡了。說到此地。一回頭看見余獨綁在柱上。大吼一聲。伸開兩隻鐵掌。正待往余獨頭邊叉去。忽聽一聲怪叫。疼得娘像。滿地亂滾。衆人大驚。上前看時。原來是一粒黃豆大小的精圓鐵彈。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。將娘像左眼打瞎。黃修一面着人快飛馬去請醫生救護。一面吩咐留神奸細。衆人到處尋找。那裏有什麼奸細踪跡。祇有店主毛惜羽。顛巍巍的站在西北角上。好似十分害怕的神氣。這時洪祿正要吩咐從人拷打余獨。黃修心中一動。連忙出言攔阻。喚過毛惜羽道。你這酒肆。容納奸人。拒捕官兵。如今你是否同謀。尙不能定。現在柱上綁着的強盜。適才問你。你說是過路的酒客。祇知他姓余。也不來管你。祇命你拿着地下皮鞭。也無須要他招供。先將他鞭背五百。看你打得認真不認真。我便能看出你是否與他同謀。你如故意買放。將你帶回衙門。定要將你從重治罪。你可願意。惜羽聞言。暗罵奸奸賊。你明明是試探我的虛實。打重了。你見我年老多力。定是賊盜黨羽。打輕了。你却說我買放。你不用狐假虎威。一會自有你的好處。心中雖然如此想。臉上却一絲也不露出。故

意裝出怕官的神氣。答道：小老兒今天初次開張，便遇見這個窮道人來擾鬧，我恨他們切骨。雖然上了幾歲年紀，打不動人，祇要大老爺不見怪，不封我的店門。小老兒情願拚着老命不要，去打他。給大老爺出氣。姬火洪祿見惜羽連走道都不倒塌，教他去打人，豈不便宜。那強盜正要攔阻，黃修忙使眼色，悄悄向二人耳邊說了幾句，自己却站起身來，去慰問姬球。一面着人快催醫生，直獻慇懃。一面仍留神惜羽的舉動。這時惜羽已將長衣服脫去，捲起兩袖，露出一雙瘦如枯柴的雙臂，在地下拾起馬鞭子，回問洪黃二人：可要撕開強盜背上的衣服。姬火見叫這樣一個糟老頭子去打人，已覺不耐，再看余獨，却眉軒色舉，如無其事一般。因黃修再三囑付，祇得勉強忍住悶氣，在鼻孔內哼了一聲，也站起身來，去看他哥哥。姬球去了。毛惜羽腹中自有盤算，慢條廝理，走到余獨面前，用力抓住余獨領背，撕了一陣，好似年老力弱，不曾撕動，却已累得氣喘噓噓。故意沒好氣罵道：狗強盜，衣服穿得這般結實，我就這般打你，看你有啥法子。說罷，掄起皮鞭，有氣無力，輕一鞭，重一鞭的，沒頭沒臉，朝余獨打去。黃修在旁，正看得真切，忽見余獨大吼一聲，兩臂一搖，週身繩索，一齊震斷，被綁

的柱子晃了兩晃。一陣唳唳之聲。險些將這酒亭攀倒。祇震得蓬頂松毛。降落如雨。惜羽連跌連爬。躓在適才黃修坐的那張桌下。直喊饒命不迭。余獨震斷繩索。將身往外便縱。那些壯勇紛紛上前攔阻。被他一路拳打脚踢。挨着便倒。姬火洪祿也慌不迭的。追了出來。剛與余獨。先後腳縱出亭子。忽聽一聲怪笑。面前一閃。站定適才那個道人。讓開余獨。伸出雙手。將衆人去路攔住。說道。那逃走的是我徒弟。你們追他則甚。洪祿姬火出來時。已各自取了兵刃。見道人回來。不由分說。舉苗刀常頭便斫。那道人更不躲避。反將頭迎上前去。撻的一聲。祇斫了一道白印。那道人也不還手。一任二人一路亂斫。祇不放他們過去。這條路。遂非常逼仄。被道人這麼一攔。誰也不打算過去。那狡猾一點的兵勇。知道道人不是敵手。還想繞道去追余獨。不想無論走到何方。俱有道人身影攔住。道人被洪姬二人。斫了一頓苗刀。好似不耐煩起來。條地往二人身上一撞。手指點到處。洪姬二人。俱都不能動轉。各人執着苗刀。好似泥塑木雕一般。不言不動。嚇得這些兵勇。四散奔逃。那道人從從容容。夾着洪姬二人。走進亭中。臨時公案之前。朝二人腰際。點了兩下。洪姬二人。不由自主的。跪倒在地。那

姬球眼中中了一彈。痛徹心肺。好容易飛馬將貴州外科名醫回春叟羅念祖請來。才將左眼彈丸取出。敷了丹藥。便聽一陣大亂。黃修正陪侍姬球在側。伸頭往亭外一看。見窮道人跑了回來。放走余獨。將衆人去路攔阻。先還以爲道人手無寸鐵。未必敵得過洪姬二人。及至見苗刀斫在道人身。毫無影響。便知不妙。雖然還在敷衍醫生。心中已有一番打算。後來見洪姬二人。全被道人制住。好漢不吃眼前虧。趁着衆人忙亂奔逃之際。從欄干內鑽將出來。往外正要尋路逃走。忽聽耳旁風生。回頭一看。左面一粒鐵彈。斜飛過來。將鼻頭打個正着。立時痛徹心肺。噯呀一聲。一翻一滾。順着山坡跌下去了。姬球經名醫將彈子取出。左眼已瞎。敷上好些丹藥。才得清涼止痛。剛將身起立。一眼看見適才打他下澗的那個道人。夾着洪祿同他的兄弟。姬火進來。將他二人點跪在地。手下兵壯。紛紛逃避。仇人相見。分外眼紅。也不顧創口疼痛。大吼一聲。就近抄了一把苗刀。縱近道人身旁。一刀當頭斫去。那道人猛的回身道。你來正好。言還未了。手伸處。將姬球也如法泡製。點跪在地。這時衆人俱都逃避一空。祇剩三人口定口呆。跪在當地。神氣好不狼狽。道人指着三人罵道。爾等平日倚

仗狗官勢力。欺壓良善。若不報應你們。天理難容。反正沒人來替你們講情。不如把你們殺了吧。說罷。搶過洪祿手中刀。首先朝洪祿斫去。忽然桌子底下的毛惜羽。起身跑了過來。攀住道人拿刀的手。直喊道。爺饒命。那道人看了毛惜羽一眼。笑道。你敢替他們講情麼。惜羽道。小老兒怎敢講情。祇是殺官如同造反。那二位又是王軍門的內親。小老兒吃罪不起。求道爺看在小老兒避難他鄉。安身立業不易。暫時饒了他們吧。道人道。你到是一番好意。祇恐他們。日後到難饒你呢。惜羽道。那祇好到日再說。今日總是在小老兒店中出事。怕受牽連。還是請道爺開恩吧。道人道。你既怕事。我便看你的面上。饒他三條狗命。他如不服。祇管到雲南碧鷄山去尋我。說罷。起身便走。惜羽忙又上前拉住。使了一個眼色。說道。他三位俱被道爺法術制住。如何能夠起身。道爺索性成全小老兒到底吧。道人聞言。瞪了惜羽一眼。悄答道。好一個土地公公。真有許多做作。說罷。回身指着三人罵道。爾等作惡多端。本當取你狗命。又恐連累好人。我今日雖饒了你。下次再要橫行不法。定用飛劍。取你狗命。說罷。朝着三人背上。打了一巴掌。回身便走。惜羽忙喊道。爺休走。請留法諱。那道人也不答言。眨

眨眼踪跡不見。回看亭中。洪祿三人業已起立。祇是周身酸麻。三各人五隻眼人面而相覷。不則一聲。姬氏弟兄原是直人。見惜羽進來。便要上前道謝。洪祿忙使眼色止住。一面朝惜羽大喝道。你放走妖人。本當將你帶回衙去問罪。念你年老無知。又不是妖人對手。現在快去。將我們手下人同黃師爺找來。就說妖人業已逃走。叫他們備馬。送大舅老爺回府養病。惜羽見他又在發威。又好氣。又好笑。祇得諾諾連聲。出去替他喚人。惜羽出去後。洪祿埋怨姬氏兄弟道。二位舅老爺如何想給這種鄉下老兒道起謝來。雖說他曾幫我們說話。是那妖道也。決沒有那們大的膽子。就動手殺官。幸而我攔得快。不會失了體統。正說時。亭外又是一陣大亂。一會縱進一人。手執苗刀。腰懸弓矢。三人嚇了一跳。定睛看時。正是老苗姬天。因聽逃出去的兵壯。就近送信。聽說兩個兒子。吃了一個窮道人的大虧。祇憤憤般。帶了一些同類。準備來拚老命。及至近前。見姬倅。瞎了一隻眼睛。道人業已逃走。問起根由。三人俱吞吞吐吐。說不出一樣話來。老苗早接兵壯報信。說是爲了兩個女子起事。知他三人不肯明言。惡狠狠看了洪祿一眼。立逼着兩個兒子。帶領從人。回家養傷去了。洪祿所帶來的

兵壯見道人已走。又都上前侍立。少不得被洪祿責罵一頓。再派人去尋黃修時。却在山坡下一个泥塘內尋着。滿臉血污。業已跌了個半死。扶起身來。一看鼻準頭業已被鐵彈打穿。幸是從旁打來。祇將鼻準掃去半邊。不曾傷了性命。一路哼唧唧。扶上亭來。二人見面。真是哭不出笑不出。惜羽連忙將逃避的酒保。尋了回來。打水暖酒。與他們洗用。好半會。才將這一羣瘟神送走。總算洪祿口中雖硬。到還未忘解救之恩。沒有尋惜羽的晦氣。祇不時拿話點惜羽。不準將吃虧之事。向人前說起。惜羽自是說什麼。便應甚麼。洪黃二人回去。便接人報信。說楊家二女。被一個女子。用點穴法。將看守人點倒。從後門救走。洪黃二人跟究踪跡。才知那女子。渾身穿黑。頭上蒙着一塊青布。形似苗女打扮。楊女由他用轎。護送出城。再傳轎夫來問。也說那三個女子。一個步行。兩個坐轎。說是出城燒香還願。抬進山中一座破廟門前下轎。付錢進去。等到日黑。不見出來。進廟去。看。不見踪跡。都傳說是廟內菩薩顯靈等語。洪祿還不十分相信。親往那座破廟察看。進去便嚇了一跳。原來廟中有一座神像。竟與那窮道人十分相似。這才深信不疑。二人爲獻媚官親。弄巧成拙。還有兩個人受了重傷。

洪祿越想越氣不出。命人將那像打碎。抬出去用火焚化。先還怕他作怪。許久不見影響。才得放心。黃修畢竟細心。想起那日自己所挨的那粒鎗彈。命人前去尋找無踪。後來知道醫生那裏。從姬篋目中取出那粒尚在。便命人去要了來收着。洪祿問他有何用處。他也不說。祇每日派人往點靈山附近。暗中尋找。與這粒相同的鐵彈。尋着一粒。便賞銀二兩。多尋着多給。這且不提。那毛惜羽。原有一身驚人本領。他見黃修命他去打余獨。他裝作去撕他背上的衣服。趁着衆人不注意時。用重手法。將細余獨的繩索。捏成腐朽。輕輕對余獨說出索解快逃四字。余獨早已會意。等惜羽轉身取鞭時。兩膀微一用力。綁繩紛紛斷落。就勢逃了出去。惜羽却故意裝作害怕。爬在桌下。後來見窮道人回來。將他三人制住。舉刀要殺。本想不管。一聽道人話裏有因。分明叫他上前勸解。這才起身講情。也無非是爲了病妻愛女。安土不願重遷。得過且過之意。及至將衆人送走。天已黃昏。連忙吩咐收市。打發衆人去後。將門關上。回進屋內。見了愛女筠玉。埋怨道。你作事真是莽撞。背我把楊家二女救出。也就罷了。爲何又用明珠彈。將那苗子打瞎。那姓黃的。是個文人。沒有武藝。你也用彈打他。險些喪

了他的性命。累我着了半天的急。幸喜他搜時。不曾注意後屋。萬一你要被他搜出。叫爲父怎了。筠玉抿嘴笑道。那有什麼要緊。真要被他們看破。幸性明張旗鼓。殺他一個落花流水。先本不想打那姓黃的。可恨他竟疑心到爹爹身上來。強逼爹爹去打那姓余的。女兒雖明知爹爹是假作。却氣不過他那脅諂笑。狐假虎威的一張鬼臉嘴。也是那廝狗命不絕。被庭柱擋住。不能打他的正面。後腦女兒又不便明顯出去。祇得從屋後側面打他。本可將他兩太陽打個正穿。偏偏那廝逃走心急。被石頭絆了一下。僅僅掃着他一點鼻尖。他便象泥球一般。滾到山底下去了。惜羽忽然吃驚道。你打他們的彈子呢。上面刻着我當年的名字。這到是不可大意的。筠玉道。當時我因兵刃暗器。全在家中。還是昨前天。往山後去打飛禽。隨手揣了三粒彈子在身邊。那些狐羣狗黨走後。女兒曾在外面。拾着一粒。打苗狗的那一粒。適才醫生走後。爹爹可曾拾着。惜羽道。也是我忙中有錯。我用手法解開余獨的綁。便假裝害怕。躲在桌下。沒有注意到那粒彈子。人走後。遍尋不見。我知那醫生手法甚佳。定能將那粒彈子取出。如果是在醫生手內。還可設法取回。要是被黃修拿去。此人雖壞。心思極細。

早晚便是禍根也說不定。筠玉道：爹爹太也心細，那彈子上僅僅祇有一個霄字記號，爹爹如今易名變相，已無人知道來歷，那能拿這當作憑據？女兒在屏後看了半天，始終沒有見那姓黃的拿着彈子在看，不是醫生隨手放在行匣之內，便是還在亭中，明早再仔細尋一尋，能找見也未可知。惜羽道：但願能找見才好。如找不見，我日內再抽空去醫生那裏，將他盜了回來，如再無有，你從此以後，凡是帶有當年暗記的暗器，俱不要拿出使用，以防不測。天已不早，那楊氏二女還在家中，楊老者尚在水簾洞內，須要早些設法安頓才好。你不管這場閒事，未始無法教這兩個苗子息了邪心，祇願你一任性，害得人家無家可歸了。下次做事，總要仔細尋思，切不可像今日一般。雖然暫時得勝，却無法善後呢。筠玉道：爹爹祇會埋怨人，楊老者雖是書香人家，却是十分寒苦，家無良物，女兒去時，知道他日後不能安身，收拾他的衣服細軟，總共值不了幾兩銀子，爲保全他家清白，同二女貞操，這種破家，扔下就扔下，有什麼希罕。惜羽素來嬌縱慣了他，不願再和她辯駁，等他說完，便催他快走。筠玉忽又問道：那余客人呢？惜羽道：他逃了出去，便被那位道爺將他救走，我猜他也許到水簾

洞內與楊老者一同暫避。也未可知。筠玉忽然高興得跳起來道。說起那位窮道爺。真是大快人心。可惜不知道他的姓名。女兒聽他話言語。有些知道爹的來歷呢。惜羽道。誰說不是。他今早一進來時。我便看出他異樣。才囑咐衆人。不許絲毫怠慢。我猜今日之事。他必是誤打誤撞。打了這一個抱不平。他到此地吃酒。雖不一定訪我。必有所爲而來。看他那一種關護我的神氣。言語中常點出我的根底。同那一身本領。定是前輩劍俠一流。瀟跡風塵。遊戲人間。他如願意見我。此時也必在水簾洞內待我送你回家。然後往水簾洞內。將楊老者接到我家。趁黃修傷重。不暇顧及。又經那位道爺一鬧。疑神疑鬼之際。將他父女。連夜送出境去安身。省了許多心事。筠玉道。爹爹總是這樣。女兒都這樣大了。還要爹送。爹到水簾洞。女兒也去。還想見識見識這個劍俠異人呢。惜羽道。你這孩子。真會磨人。那我們就走吧。說罷。先叫筠玉出外。然後進內。將門窗關好。由天窗飛身出來。酒肆一干用人。早經惜羽假說今日新張。大家忙累。又經這一場大鬧。叫大家全回去安歇。明早再來。自己願在肆中留守。家人以爲東家體貼。俱都分別散去。這也是惜羽老成慎重之故。當父女二人先

回家中。惜羽裝作門外望月。以防有人窺探。由筠玉進內。稟明惜羽妻子。在酒窖中。見了楊氏二女。說了一個大概。匆匆用籃子。帶了些飯食出來。見四外無人。父女二人。趁着月光。抄了山路小逕。施展夜行功夫。不多一會。便到了水簾洞外。惜羽先飛身穿瀑而入。果然楊老者與余獨。俱在那裏。放下飯籃。先喚筠玉入洞相見。楊老者已經余獨。說了詳情。便向毛氏父女。拜謝救女之德。惜羽道。小女作事。太已莽撞。雖然將令愛等救出。却害得老先生。無家可歸了。楊老者聞言。正色答道。恩公話不是這樣講。老漢雖是寒家。忝爲書香後裔。況且大女丹姝。已字雲南王人武。荆妻去世。道途遼遠。許久不通音信。久想送女出嫁。皆因家中無人主持。全家三口同去。又有許多不便。豈肯令愛女失身苗狗。日間幾次想將老命。與苗狗相拚。俱被那一般狗奴攔住。難得令媛。小小年紀。具有這等英雄肝膽。菩薩心腸。將二小女救出羅網。真叫人感恩不盡。寒家那一堆破書爛傢俱。棄之有何可惜。何況令媛心細如髮。還帶了些出來呢。惜羽見楊老者雖然年邁。談吐豪爽。已自心喜。又聽他說起大女已許配雲南王人武。不由拍掌笑道。天下事竟有如此巧法。那王人武是我外甥。多年不知他的踪

跡。却不想是老先生的令坦。我正愁老先生。此後無處投奔。如今不但老先生。有了安身之處。說不定異日。我還要前去避禍呢。雙方認了親戚。越談越近。惜羽又喚筠玉。上前認過長親。問起窮道人踪跡。才知道適才業已來過走去。並將余獨收歸門下。命余獨在定更以後下山。連夜伴送楊氏父女。先到雲南投親。然後再到碧鷄山去授業。那道人姓單。名鷄。江湖上因他形踪飄忽。出神入化。又愛吃酒滑稽玩世。稱他爲醉方朔。陸地真人。惜羽久已聞名。知他是有名劍俠。失之交臂。好生惋惜不置。因時間尙早。洞外明月。從洞口那一掛水晶簾子。射進洞來。照得鬚眉如畫。余獨來時。又怕洞中寒冷。拾了許多山柴。在洞中生起火來。越覺古洞香融。景色幽麗。大家圍火對月。直談到初更向盡。才由余獨背着楊老者。同返惜羽家中。這裏再補叙一筆。那王人武。本不姓王。原是先明永歷帝的孫子。自從永歷帝被吳三桂叛弑。皇子繼業。田永昌府。逃到一個舊臣家中暫避。那舊臣姓余。非常忠義。與王子改了個名姓。叫作王存嗣。以示爲王室留後之意。彼時清廷網羅四佈。到處搜尋明朝宗室。被一個奸人告發。到余家搜拿。永歷皇子。余家滿門死難。祇有余家長子余懷明夫婦。遠遊在

外不會死。難皇子王承嗣也被一個俠女名叫玉羅剎毛玲娘救去。逃到江蘇太湖隱居。二年便生下王人武。因清廷追拿緊急。夫妻二人携了幼子。到處流轉。比時常和惜羽相見。後來惜羽因仇人太多。恐怕玉石俱焚。又知大事已去。天亡明祚。無力挽回。便籌了一筆巨款。打發他二人到四川去遠避。他夫妻父子三人。才走不多幾天。惜羽便遇仇人尋來。幾乎傷了性命。惜羽的妻子張氏。也是有名的女英雄。夫妻二人見事不佳。攜了一些細軟。帶了幼女筠玉。連夜逃往四川。暫避仇人凶箠。船至巫峽。忽然遇險。幸喜惜羽精通水性。人未傷命。祇身邊帶的一點有限的金銀外。其餘盡都落水。

第二回

避禍作長征白骨溝前誅猛獸

驚心臨絕巖野人裝裡見蠻姑

才移到黔靈山居住。那楊老者。名叫宏道。三年前同了妓女。應雲南一個王姓大家重聘。前去就館。送來有極重的聘金。囑付要全家回去。宏道也是前明宦裔。秉承祖父遺教。餓死不做清廷的官。同他老父。在貴陽教書餬口。家道十分寒苦。好容易送上門來一個好館。每年

束修。送到五百兩銀子之多。聘書一定。便是三年。還先送兩年束修。連同往來川資。都由王家給付。祇可惜父母年老。不能同去。便將銀子留下十分之八在家中。雇了一個用人。請老父辭了館地。在家中享清閒之福。自己却攜了妻女動身。來接的人。是個青年壯漢。到了昆明。才告訴宏道。王家已移居山內。宏道也沒有絲毫疑心。竟高高興興。隨他上路。當下由那來接的人。先尋客店。住了一夜。將原雇的車轎。開發回去。宏道不常出門。也未在意。第二天早起。那人已另雇好了一班車轎。離了昆明。走了兩天。便穿入亂山之中。直走了十多天。才得走到。主人王承嗣已迎候門外。原來是一個三四十歲的儒生。將楊老者迎了進去。又撥了幾間靜室。同兩名男女從人。安頓眷屬。宏道見這所房子。氣象軒闊。屋宇衆多。所教的祇一個五歲孩子。名叫人武。真是又聰明。又淘氣。到萬分。先祇猜是隱居山中的大戶。後來才覺形跡可疑。女主人常常出外。一走便三月兩月。漸漸主人吐露真情。才知是明室後裔。宏道本心懷明室。自此愈加用心教讀。他長女丹姝。祇長八武一歲。有一天人武的母親。玉羅剎毛玲娘。忽然向宏道妻子示意。要聘定丹姝作兒媳。宏道夫妻自是願意。當天說妥。下定

宏道教女婿讀書數年。平日家信都託王家代收代轉。屢次想回家歸省。俱被親家留住。宏道思親念切。第三年上。才由王承嗣夫婦。派了幾名健僕。將宏道的父母接來。宏道更是安心授業。不再思念故土。一住六七年。宏道父母雙雙病故。遺囑還是要歸葬祖墳。等到喪事辦完。宏道便向王承嗣夫妻。請求扶柩回籍。承嗣道。我這雲龍山。不但山明水秀。巖谷幽奇。與塵世隔絕。並且有許多好風水。絕佳之處。本想請親家將姻伯父母。在山中卜一個佳城。奈是奉有遺命。親家孝思純篤。既遇着這等喪葬大事。愚夫婦也未便挽留。小兒人武。我的本意。原想叫他將經書讀通以後。學點武藝。承親家多年陶鎔。頗有成就。又承親家不棄。結了姻親。愚夫婦十分戴德。已曾命人在親家原籍。爲親家置了一些薄產。親家回到故鄉。儘可閉門度日。無須在外受苦了。就是小兒人武。愚夫婦也要命他去外尋求明師。學習武藝。藝成之後。再命他到貴陽。登門親迎。此別四五年中。山居與城市隔絕。愚夫婦又是避地之人。往來太不方便。親家也無須再爲跋涉。如遇必要時。愚夫婦自會派人前去接的。宏道知他夫妻避禍隱名。行踪詭秘說的俱是實情。大家商量定後。仍由承嗣夫妻。派人佈置扶柩。

祇苦了人武與丹珠。這一雙小夫妻。平日因雙方父母。家法甚嚴。雖然同在一家讀書。耳鬢廝磨。感情親好。連笑話從未說過一句。先還年幼不覺得。如今都漸長大。一旦嘗這數年別離之苦。真有說不出的酸鹹來。惟有互道珍重。眼巴巴含淚分手。宏道回轉家鄉。果然承嗣給他置了數十畝田產。一所房屋。恰够居住。安葬雙親以後。加上這十年積蓄。生活本可安定。不料宏道命宮磨蝎。到家不滿一年。先是老妻死去。第二年又遭了把天火。將房子燒掉。讀書人本不善經營。那幾十畝產業。漸漸受人欺騙。典賣殆盡。宏道無法。只得仍教點小館。將就餬口。幾次想回雲龍山去。又想親家行時。曾說不派人接。不可冒然前往。再者道途又遠。川資爲難。只得作罷。眼看女兒漸漸長成。雲南音信渺然。好生着急。這回遇見這種天外飛來的奇禍。除了親家那裏。更無別處可以投奔。難得惜羽肯助川資。再好不過。當下到了惜羽家中。見過二女。筠玉又端出酒飯。飽餐一頓。收拾收拾。趁着天色未明。由余獨護送出。境抄小徑往雲南雲龍山而去。話說余獨。同了楊氏父女。連夜動身。因爲怕黃修洪祿預先派人在路上防守。走的是山路小道。雖然不甚難走。那楊氏父女素常不大出門。走不上幾

里路已然氣喘噓噓。這一行四人一個是上了年歲的老人。那兩個是盈盈弱質。余獨心中雖代他們着急。不時還要勸慰他們幾句。走三二里路。歇一歇。從戌初動身。走到天明。才走出不到三十里路程。楊氏父女明知非要走出省城境外。才勉強能脫危險。後來走得鞋破襪穿。兩足疼痛。寸步難移。沒奈何祇得走進一個樹林內歇息。余獨見楊氏父女實實無力再走。這條路又是山谷僻徑。慢說雇用山轎。連個人跡俱無。祇得隨着坐下。低頭再想主意。這座樹林。位置在一座山坡上面。裏面滿開着許多桃李花兒。兩方天氣溫和。又在春二三月間。楊氏父女雖累。還不覺冷。進林的時節。天已快亮。月光西沉。被山角遮住。林內還是黑沉沉的。僅依稀辨得出一些路徑。及自坐定不久。漸漸曙色展開。遙望遠處。一輪火一般的紅日。正從東方升起。映着天邊的朝霞。青的是天。紅的是日。褐色的是雲。五光十色。配搭得十分好看。余獨不由叫了一聲好。楊氏父女貪賞曉景。也俱忘了這一夜的跋涉辛苦。楊宏道腹中饑餓。起身走向余獨。去取他身上帶的乾糧。無意中碰了樹枝。被枝頭積的露水墜了幾點在衣領內。冰也似涼。不由打了個寒噤。忽覺寒冷起來。連喊好冷。丹姝背着一個小

包裹。裡面是一件一口鐘。聽見爹爹喊冷。忙取出來。與宏道披上。四人奔走一夜。俱不覺冷。容到見了陽光。反都有了寒意。余獨使打開毛惜羽贈的食匣。揭開一看。不但有冷飯團。同鹹菜雞肉之類。還有四瓶自己愛吃的玉泉酒。急忙取出杯箸。尋了一塊山石。將酒飯取出。請楊氏父女。同來吃喝。提一提神。好準備上路。這時朝曦已上。陽光斜射進樹林中來。滿林的穠李天桃。承完清露。又受朝陽。越發顯得肥潤。四人對着這一林春色。滿眼芳菲。吃的是美酒佳肴。俱都忘了顛沛流離之苦。尤其是楊宏道。興致勃勃。拈髯微吟。大有想對景賦詩之意。丹姝見妹子碧娃。天真爛漫。惹不知愁。拿着一個燻雞腿。祇顧一絲絲。撕來下酒。老父也還有閒情做詩。祇余獨一人。雖然一舉杯豪飲。面上却滿佈愁雲。知道前路漫漫。正不知有多少艱難辛苦。又惦記着未婚夫婿。多年不通音問。此去能否相見。想到這裏。不禁憂從中來。裝作起身玩日。却背着人去擦眼淚。剛起身走了幾步。忽聽空中鳥鳴。抬頭一看。見是一大羣山鳥。從去路上飛了過來。丹姝也未在意。心中仍是不住愁煩。一會功夫。余獨來催上路。仍由余獨。肩了行囊食匣。楊氏父女。互相扶持。慢慢往前行走。走不了二三里路。入

一個山溝之內。等到認清白頭辨準方向。知道走錯了路。再往回走時。忽然一陣怪風起處。飛沙走石。余獨朝空中嗅了一嗅。喊一聲不好。忙叫楊氏父女快尋隱身之處。自己連忙去了行囊。拔出汗巾。得來的一把苗刀。迎上前去。楊宏道不知究竟。裏還要鬧時。忽聽一聲虎嘯。震動山谷。接着三條野豬。忘命一般跑來。後面追來一隻猛虎。有黃牛一般大小。竄坡越澗。如飛撲來。楊宏道幾曾見過這種猛獸。又加上了幾歲年紀。戰戰兢兢。牙齒祇打對戰。寸步難移。丹姝雖是女流。眼看老父危險。忽然把心一橫。搶步迎在宏道前頭。正待捨身救父時。那隻猛虎。已被余獨砍了一刀。大吼一聲。從余獨身上跳過。掉轉虎軀。伏在地上。一條六七尺長的大尾巴。把地下打得山響。塵土飛揚。丹姝碧娃。都是救父心切。姊妹二人。守着老父前面。也不逃避。戰戰兢兢。圓睜秀目。看那人虎相鬥。反到一絲也不害怕。那老虎本是被人趕來。看見幾隻野豬。便想吃頓好早餐。追到此地。忽見一個生人。迎上前來。捨了野豬。後足一頓。飛撲過來。余獨聞得虎嘯。早已留神。見猛虎迎面撲來。忙往下一矮身。自己反從猛虎胯下穿過。反臂到虎胯下。就是一刀。那虎受傷不重。越發忿怒。躡身蓄勢。又朝余獨撲來。

這次比上次還要來得猛烈。余獨不敢迎頭去砍。仍用前法讓過。又是一刀。正砍在虎膺骨上。那虎又大吼一聲。落下地來。正落在楊氏父女身邊。相隔不到一丈。起初余獨祇願殺虎。不會想到楊氏父女。並未躲開。這時見他父女與虎爲鄰。大吃一驚。恐怕傷了楊氏父女。救人情急。不暇計及利害輕重。未容那虎作勢。單臂舉刀。將足一點。縱將過來。朝那猛虎當頭劈下。那虎連受兩次刀傷。本已發了野性。二次縱落地下。站起身來。一抖渾身虎毛。根根直豎。正要作勢撲去。忽見敵人縱身過來。大吼一聲。張開血盆大口。伸開兩隻虎爪。縱起虎軀。撲上前去。與余獨迎個正着。人虎相併。俱都縱有丈許高下。余獨身縱空中。見虎來勢猛急。無法躲閃。知道性命交關。大叫一聲。用盡平生之力。奮起神威。迎頭一刀。直斫入虎額之內。將刀陷住。急切間拔不出來。知道要被虎爪抓上。不死也帶重傷。急中生智。連忙手中捏住刀柄。用力一按勁。就勢往旁一側。從虎肩臂上滾翻過去。背貼虎臂時。用力一擱。正待就勢縱開。祇聽一聲大吼。震耳欲聾。余獨因是累了一日一夜。情急拚命。用力太猛。不由震盪在地。容待勉強將身爬起。才見那虎臥伏在地。相隔有十數丈遠近。仍是作勢欲撲的神氣。這

時余獨業已氣盡力竭。刀又不在于手內。又不知那虎死活。不敢輕易上前。祇得就地上。拾起兩塊石頭。慢慢移步向前。相隔猛虎有二丈遠近。然後將石朝虎打去。余獨手法本準。一下打個正着。見那虎圓睜二目。一動也不動。這才近前看時。那虎業已死去。細看那虎。連頭到尾。怕沒有一丈多長。身體比黃牛還粗。雖然受傷身死。依舊生氣勃勃。賣相威猛。暗想虎死不倒威。真是一絲也不假。再尋那把苗刀時。業已不見。想是被那虎用力一甩。不知落到何方去了。正要回身去看楊氏父女。忽然一陣蘆笙響處。四外來了數十個苗人。赤着上半身。各持苗刀弓箭標槍。將楊氏父女。與余獨。團團圍住。余獨大吃一驚。適才鬥虎。已是力竭神疲。兵刃又不在手。中。遇見這些苗人。如何抵敵。正在驚惶失措之際。倏聽一聲嬌叱。山坡上縱下一男一女。男的年紀不過十六七歲。女的也祇在二十歲左右。像貌身材。十分俊美。靈秀。俱都是穿着一件鹿皮半臂。虎皮戰裙。腰懸弓矢。手持苗刀。赤着一雙白足。祇女的脚下。穿了一雙草鞋。頭上秀髮披拂。左耳上套着一個酒杯大小的金環。衆苗人好似對這一雙男女。非常敬畏。紛紛閃開一條道路。那男女二人。走近余獨面前。女的首先說道。這隻老虎。

是你打死的嗎。你姓什麼。怎麼會到我們的山上打虎快說。余獨見苗女說的是貴州口音。漢話非常流利。知道不是生苗。容易與他說理。略放寬心。便恭身答道。在下余獨。因爲陪送一位老友家眷。前往雲南投親。貪走小路捷徑。誤入寶山。遇見猛虎撲來。被我將他殺死。在下是遠方人。不懂貴山規矩。如有冒犯。還望二位山主寬恕一二。那男的聞言。正要說話。女的秀眉一聳。杏眼微瞋。那男的便不則一聲。走開去了。那苗女也不還言。上下打量了余獨幾眼。笑對余獨道。我這裏也沒有麼麼規矩。可犯。祇不過我們山中。猛獸最多。雖離城甚近。輕易無人敢來。此地叫白骨溝子。是我們野人山的入口處。今早我同我兄弟出來打獵。那隻大老虎。被我兄弟追出山來了。我恐他傷人。特意帶了他們。前往搜尋。趕他回去。這隻虎原是我兄弟留着解悶的。被你打死。他們怕我兄弟不願意。才將你圍住。等我姊弟二人前來發落。並無惡意。打死我們一隻虎。到無關緊要。不過你這人。說話有好些不符。我得仔細和你談談。你可願意隨我們到山裏去嗎。余獨因楊氏父女亡命潛逃。自己奉了師命。担着護送責任。苗女性情難測。怎敢答應。便設辭推託道。我們赶路心急。等將敝友家眷。送到雲

南回來再登山拜望如何。那苗女聞言微嘆道：「我們又不曾生吃了你，好心好意，叫你到山
中去玩些時，你倒推三阻四起來。你以爲我還不知你的來歷呢。說罷，也不再和余獨說話。
朝身旁站着的苗人，噉哩咕嚕，說了幾句，便聽轟的應了一聲，便有十餘個苗人，走向楊宏
道面前，要將楊宏道父女摻起，往東路走。楊宏道吃那猛虎一嚇，早已渾身攤軟，轉動不得。
忽見來了一羣苗人，手持各式刀矛弓矢，將大家圍住。這時又道來摻他，嚇得戰戰兢兢，面
無人色。那敢說個不字。丹姝碧娃二女，見才脫虎口，又入狼羣，本自心驚，忽見這些苗人，過
來摻他父女，以爲必有凶險，不俟苗人近前，便想往山石上去，尋一自盡。偏偏兩腿無力，還
未站起，重又跌倒。那苗女見楊氏姊妹狼狽情形，對余獨道：「你一人帶着這一羣累贅老弱，
還敢走幾千里路去。去雲南呢。你哄鬼罷。」口中喊了一聲，衆苗人一齊住手。苗女一手拉了
余獨，走進楊氏父女面前，先端詳了丹姝碧娃兩眼，然後近前，一手拉起一個，含笑說道：「你
們不要害怕。我不過想請你們到山上談談。這人又不肯說實話。故此才叫他們前來請你
們起身。我看你們這般軟弱，大約也未必走得動山路。我叫他們抬你們走吧。說罷，便對那

少年男苗說了兩句。將虎皮戰裙脫下。喚過十餘名苗人。取了些繩索。用七八根長矛。繫成兩個排了。將虎皮裙鋪上。兩個苗人。抬着一頭。姊弟二人。先將楊氏父女二人。扶坐上去。苗女又點手招呼余獨。也坐上去。余獨起初。原不願意隨他進山。婉謝既然無效。又見那苗女。命十幾個苗人。走向楊氏父女。疑他用意不善。還想抽空奪過一件兵刃。祇要勝得爲首之人。便可鎮住。不想苗女。隨手將他一拉。使身不由自主的。隨了就走。不由大吃一驚。知道動武。自己也是不成。一時沒了主意。復見苗女。安慰楊氏父女。又命苗人。用長矛搭排抬送。不相有什麼惡意。才放寬心。安頓好了楊氏父女。一則見丹姝與楊宏道。並坐一排。第二排已有碧娃在上。男女有別。不大方便。二則自己自命英雄。反任人抬着走。豈不被苗女看輕自己。連山路都走不動。便婉言謝絕道。我還能走山路。山主請坐上去吧。苗女道。你既不肯坐。我陪着你走。余獨祇好點頭道謝。丹姝起初。原在驚惶。見後來的這個苗女。雖然一般拿着兵刃。吐屬却甚文雅。又見余獨。沒有甚麼不好表示。雖不好當着余獨明問。是否能去。估量已不致有什麼大凶險。因怕老父年邁。矛排又無遮欄。苗女扶他上坐時。他緊隨了老父。同

坐一排，以便扶持。碧姪獨坐一排，聽苗女喚余獨上來，與自己同坐，好生爲難。正在着急，忽聽余獨推辭，才放寬心。愈加敬重余獨的人品了。苗女見楊氏父女坐好，又命人肩了余獨行李，招呼了一聲，便由他那兄弟，用一根鐵叉，又進死虎胸臆，肩着在前引導。苗女陪着余獨，在後押隊。余獨見那男苗，單手掂着七八百斤重的老虎，步履如飛，暗暗驚異。幸喜自己，不曾魯莽動手，不然鬧翻了臉，那還了得。一路走，一路細看那苗女時，不但儀態明艷，英姿颯爽，皮膚瑩潔，如玉一般，而且面容，頗有幾分與惜羽之女筠玉相似。端的是山川靈氣之所毓鍾，好生驚異。幾次問他姓名，苗女祇說到了自知。你連實話都不肯說哩。問我化外之人姓名則甚。由辰初走到午末，整走了三個時辰，也不知越了多少。深溝大谷，懸崖峻坂，經過多少危巘絕壑，猿跡鳥道。余獨縱有輕身功夫，疲乏之餘，也走了個渾身是汗，不住偷偷換氣。那苗女早已看出，笑道：適才好心叫人抬你，早就料你們漢人，走不慣山路，偏偏好作假。實對你說，我家中出來，走到白骨溝子，平時我們抄小路，還用不了半個時辰。我因見你那三個同伴，太以軟弱，怕嚇了他們，才囑付我們的人，慢慢走。如果要同我真跑起來，你還

更不行呢。余獨吃了筭落，好生內愧，也不好再說什麼。又見他談話聰明，行動豪爽，自己一舉一動都瞞不了他，禍福本是注定事，已至此，無法解脫，莫如到了他那裏，率性與他開誠相見，到省却許多心思。想到這裏，立刻心下坦然，精神振起，不似先前心虛遲疑了。那苗女又好似有了覺察，對余獨笑了笑，道：「再走十幾里，就到我家了。我兄弟性情不好，你不要似先時那種藏頭縮尾的，決不會叫你吃虧的。」余獨聞言，惟有含笑點頭。走到後來，更爲難走。臨到快到時節，抬排的苗人忽然換作單行，魚貫將排高舉過頂空，着左手單用右手平托出去。余獨在後，先還不大覺得，忽聽前面楊氏父女齊聲驚呼，往前着時，楊氏父女坐的矛排業已轉過山脚。余獨便想搶步上前，看個究竟。苗女一把拉住道：「前面是落魂溪，毒蛇湖，兩個險地，你的同伴沒有見過，所以害怕。我兄弟已用繩索將他們綁在排上，過了索橋，便到我家，你放心，不妨事的。你一人趕上去，你也沒有走慣，出了錯，休得怪我。」余獨見他說話真誠，祇得止步。這十幾里山路，差不多均是羊腸小道，自餘人作單行走時多，所以余獨與楊氏父女相隨，有數十里遠。容到余獨，也繞過山脚，苗女便喚余獨止步。余獨往前一看，

不禁嚇了一跳。原來前面峭崖壁立，像半山脚上，有一條尺許寬的山道，還是極光滑的溜坡。下臨千丈深溝。人行時，左脚高，右脚低，左肩已緊挨着山壁，右半邊身子，還得側偏向右边。脚下稍一抓不住勁，滑溜下去，便是粉身碎骨。再加上下面溪水急流，雪浪高噴，聲如雷吼，真是天下第一奇險。慢說余獨見了，驚心眩目，連就那走慣山險的苗人，也是在那裏慢慢一步一步的行走。余獨細看那些苗人，如何走法。那容手走的苗人，早將兵刃，插在身後。兩手攀着巖上春藤，往前移動。看去還不爲難。惟有那抬排的苗人，右手各舉着排，懸出半空。第一、第三兩個舉排的人，手抓巖壁春藤，往前走了一步，再由第二、第四兩個舉排的人，如法交替，一步一步往前挪。這條險道，差不多有百十丈長。余獨好生替楊氏父女，提心弔胆，好不容易才盼他走完。上了好走的路，已急得滿頭大汗。苗女道：前面還有一條險路。從先是用飛藤渡人。如今被我做了一座索橋，不險了。祇這條路無法子想。你如害怕，讓我渡過你去吧。余獨這時，再也不敢大意賣弄，祇得帶愧點頭。那苗女虎皮裙，早已解去，下身祇穿了條粗布短褲。便把腰間懸的一掛不知什麼獸筋成的繩子解下，先將一頭，把自己束了。

個結實。另一頭束在余獨腰間。說道：「我本想帶你過去。我知道你們漢人心中雖然不乾淨。外面却有許多假過場。不願男女接近。說不得讓我費一點事走過去時。你如覺着脚下不得勁。要往下而深溝滑去。你祇不要害怕。由他去滑。有我在。決不妨事說罷。」便在前先行。余獨隨在身後。相隔尺許也。照苗人走法。見苗女有時也用手扶藤。却不似其他苗人吃力。行如無事一般。余獨先也不覺怎樣。才走出十丈遠近。便覺脚下滑難受足。又不好用力。雖知有苗女保護。也恐失脚之險。不敢絲毫大意。屏氣提神。隨着走了好一會。才得出了險地。幸喜不曾貽笑。再看前面苗人已走出有半里多路。坐在那裏歇息。苗女先將繩子解下。仍懸腰間。同走近前一看。楊氏父女才悠悠醒轉。原來適才已嚇暈過去。苗女好似不大過意。對余獨道：「我請你們來。因我已略知你們來歷。原有一番好意。不想他三人如此不經嚇。到我的錯處了。好在來時難去時却易哩。說罷。便吩咐動身。余獨見楊氏父女綁繩未解。知道仍有險遇。耽心也是無法。祇率由他。使上前安慰了楊氏父女幾句。隨即起身。又走過一個山巖。便見前面有一道寬有十餘丈的山洞。較仄處設有一座索橋。上面橫七豎八鋪了

許多木板。寬才不到二尺。隨風搖擺。對面山坡上。早站着無數男女苗人。見苗女率衆回來。齊聲吶喊。聲震山谷。苗女先命他兄弟。搽虎先行過去。然後口中喊了兩聲。對岸便有十數個苗人。奔上橋來。走到橋心。喊一聲。倏地兩邊分頭分開。手脚並用。勾住橋邊。將身倒懸橋下。將一座繩橋。纏了個四平八穩。先命抬排的人。抬了楊氏父女走過。這才請余獨。隨身過去。這些苗人。見了苗女。紛紛膜拜在地。苗女祇把頭點了點。親身解了楊氏父女。綁繩仍命抬着前行。繞過一個巖角。便見對面。有一個廣大平原。隔着一條清溪。四面俱是佳木繁陰。奇花異卉。祇當中一個石堡。面前有一片里許方圓的廣塢。衆人走到小溪旁邊。涉水而過。余獨見那小溪。寬才丈許。見苗女輕輕一點。縱將過去。便也隨着縱過。那苗女排客入砦。又命苗婦。將楊氏父女。摻扶進去。余獨細看那石砦。雖是山石堆成的一個圓頂。類似蓬帳。般屋子。却是高大爽潔。尤其是砦外那些大小錯置的山石縫中。却叢生着許多不知名的野花。藤蔓披拂。白的是石頭。青綠的是葉。是草。紅的。紫的。黃的。緋色的。是花。是野果。在巖的和風中。自由搖曳。非常清麗美觀。及至隨定苗氏姊弟入砦。才看見進口處。並無門戶。祇就

砦頂上垂下來的春藤野花。密密層層的。編成一架大簾子。下端排在離洞八尺。兩顆石柱上。好似人家搭的葡萄棚子一樣。想是晚間入睡。便將這花簾放將下來。就是算關門了。砦裏面容積甚大。分成三進頭。一進是個做屋。兩旁石壁。各有四個五尺見方的大洞一樣。自方才門外所見的花簾支架出去。算是窗戶。所以砦中光亮。明爽非常。當中有一個長約八尺。光滑如玉的青石的條案。案後當中放着一個三尺方圓的大石礮。案右端同樣也放着一個略小的石礮。俱鋪有一張虎皮。案前兩排。由大而小。排列着十二個石礮。上面也鋪着不同樣的獸皮。離案兩旁。約有三四尺遠近。在兩旁石礮盡頭處。各有一個尺許方圓三尺高的石柱。柱頂上放着一個有磨盤大小。形同石皿的石盤。盤心業已被烟火燻得烏黑。盤當中豎着一根粗如兒臂的高有尺許的鐵竿。竿頂有一個鐵條製成透空的鐵籃。籃中還有燒燼的餘柴。想是晚間燒來發亮之用。室中地皮俱是青石。又加苗人打掃清潔。所以淨無纖塵。余獨不待細看。已被苗女催請入內。楊氏父女驚魂乍定。來到這種異景。連氣都喘不上來。自有苗婦摻扶他父女先行。余獨隨着苗女進了第二進口。一看這入口處。是一個

高有六尺寬有六尺的洞洞。口掛着各種獸皮縫製的簾子。裏面却分成三間石屋。當中一間。雖較外面稍小。因爲這些是圓形。第二進恰在腰中。雖分三間。仍是非常寬大。室當中設着一圈圓的石礫。一數恰是十四個。也鋪着獸皮。居中一個最大。其餘皆是一樣。每個石礫面前。都有一個鐵架。上面掛着許多大小不同的鈎叉針之類。這一圈石礫中心。是一個八尺方圓的大火池。雖然也被煙火薰黑。却是非常整潔。一些餘燼都無有。雖無窗戶。四壁獸皮簾子打起。從隔室透來的光亮。也還顯得明敞。苗女命苗婦。先將楊氏扶入右手石室。便邀余獨入內。裏面四壁俱是獸皮張貼。地下也鋪着各種獸皮。非常溫軟。靠外壁處。也有同樣花簾。室當中有一個七八尺方圓。二尺多高的石礫。上面鋪疊着幾張大皮褥子。與石頭一般大小。厚有二寸。摸上去非常光軟柔滑。不知是何種獸皮所製。另外還散列着許多大小石礫。有鋪獸皮的。有沒有的。想是代表桌椅之用。進室以後。苗女便請四人在床上落坐。自己先對身旁苗女。說了兩句苗語。苗女便轉身出去。不大會功夫。兩個苗婦。分捧着一個大葫蘆。一大盤清水。一個大木盤。當中擱着一大方鹿脯。和一把生野芹。五六把小刀。五六

把勺子。一塊斬板。還有二三十個糶糶。一大罐熱騰騰的麥糊。苗女笑道。你們遠來。受了許多辛苦。想必又餓又累了。快來吃喝點吧。說罷。便命人將一切飲食之物。放在一個高大一點的石礮上。又將鋪着獸皮的小石礮。隨手提了幾個過來。圍在一齊。一面招呼衆人入坐。情意非常殷切。苗女的兄弟。適才扛着死虎。早已跑到後面去了。楊氏父女。也看出那苗女。雖然英武。面目十分純善。不似有什麼惡意。又加腹中飢餓。也就坦然。隨了余獨入坐。余獨自進房來。幾次想問那苗女的姓名。都被苗女含笑攔住。說道。你們祇要不嫌我是化外野人。話長着呢。有什麼話。吃喝完了再說。余獨也就不好多問了。當下苗女居中落坐。楊氏姊妹分坐他的兩旁。余獨挨着碧娃。楊宏道挨着丹妹。坐定以後。苗女便命隨侍的苗婦。苗女出去。先將盤中刀子糶糶。一分與衆人。然後將那勺子。取在手中。揭開裝酒葫蘆。將酒倒在勺內。首先遞與宏道。然後再取勺子斟酒。挨次遞與余獨。與楊氏姊妹。自己也倒了一勺。左手舉勺。齊口道。你們吃酒呀。說罷。自己飲了一口。放下。衆人不懂此地風俗。恐怕謙虛。反而失禮。又知苗人性直。俱都依樣葫蘆做去。苗女見衆人都喝了一口。舉刀在那七八斤重

的一塊大鹿脯。上橫七豎八。切了幾十刀。都切成了稷子塊形式。每塊是有二兩多重。再用刀一刺。便刺起一塊來。往口中嚼吃。余獨還好。祇楊氏父女。那見過這盃大的酒勺。同大塊的鹿肉。半斤重一個的稷子。雖拿過來。不知怎樣吃才好。苗女見他父女爲難。便取了一塊稷子。切成半指厚的薄片。再取了一塊鹿肉。分切了許多碎片。夾在稷子之內。分遞與他三人。楊氏父女。急忙放下手中刀子。接過來。咬了一口。果然非常甘香美味。那酒也不知什麼東西釀成。顏色粉紅。又香又甜。裏面還有釀子花片。非常適口。那勺子是半個葫蘆底製成。底上釘着一塊平底的鐵。雖然有柄裝上。酒放在桌上。却不會傾倒。大家吃喝了一陣。余獨忍不住問道。適才那位男的小山主呢。怎麼不一齊請來食用。苗女道。我兄弟性子又野。又不聽說。他正在烤虎肉吃呢。祇管吃喝我們的。不要管他。余獨道。我看山主。英武聰明。異乎尋常。不知貴族。怎麼稱呼。還是一向生長此山。還是從別處移來。能讓我等知一個大概麼。苗女笑道。那有什麼不能。口內我還有事相煩你們哩。余獨聞言。吃了一驚。聽他語氣。暫時決不讓自己走開。誤了恩師之命。如何是好。正要想問他何事相煩。那苗女忽然起身。往門

外窗前。望了一望。見無甚人。然後轉身入座。說道。我們這一族。原是白苗之另一種。名叫雲苗。岡族都姓雲。本在雲貴交界。深山之中居住。自從我祖父因爲一樁小事。和我伯祖父發生意見。我伯祖父是一族之長。執掌生殺之權。性情非常剛暴。我祖父受他凌虐。不過帶了全家。逃到省城。經過此山。誰想這裏已有兩種生苗。在此盤踞。他們都是性野力大。穿山越嶺。步履如飛。視人命爲兒戲。除了有時三五成羣。出山去劫殺漢人外。常年無所事事。不是打獵。釣魚。捉蛇。射鳥。來充饑。外便是兩族生苗。自相殘殺。一陣得勝之族。將擒來的俘虜。生嚼食。因此兩族的生苗。一天比一天減少。等到我祖父到此。每族也不過剩了六七百人。他們這兩種。一種是虎皮襪襪。一種是黑苗。分踞兩個山頭。黑苗所居。便是本峯。不過當初。並沒這些。這些還是我父親在日所修的那虎皮襪。胸前刺着無數花紋。由頭到背。披頂一張。整虎皮。臉上刺了一臉的虎紋。走路來。手足並用。比黑苗還要殘忍。凶狠。他們也不知用刀子弓箭。祇用本山產的一種乾藤。上面繫着一塊碗大毛石。還用一塊木頭。上面挖了許多槽孔。將鵝蛋石。放在槽內。用時便發出去。這兩樣。便是他們兩族用的利器。雖然蠢拙。

打鳥獸和敵。人却是百發百中。我祖父全家來的一天。本隨着有許多不服我伯祖虐待的同族。約有二百多人。起初本未想在此山居住。原打算到省城買些鹽糖紅布。繞道到木里去安身立業。走過此山時。正趕天黑。大家在林中。睡下。第二日早起。不見我祖母。同兩個同來的人。起初疑心是被猛獸拖去。後來尋了半天。尋着苗人用的擊石木。我祖父小時候。被同族拐賣到省城富家爲奴。住了有七八年。那家教書先生。愛他聰明。曾偷偷教他讀過書。所以足智多謀。後來受不過主家虐待。逃了回去。原想將本族整頓。教大家讀書耕田。不想曾祖父死去。便被伯祖逼走。曾祖父在日。因他精通漢語。各族與漢人交涉。都來請他當通事。見多識廣。一見這是生苗用的器械。便知不好。當下吩咐衆人往山內搜尋。經過許多險峻山崖。已經快到日落。果然發見一羣獵獐。將我祖母同族等三人。綁在一個樹上。剝了赤身。正在那裏圍着跳舞。等到跳舞盡了。興便要搶上前去。生吃活人。我祖父見事在危急。這種虎皮狸狔力大無窮。凶狠不要命。迎頭去敵。不但衆寡懸殊。而且他拚起命來。雖說自己這面。俱帶有毒箭刀矛。也難免死傷多人。又知祖母被困在內。投鼠忌器。當下先將帶去的

人分頭埋伏。另外選了幾個脚程輕快。最會拔山飛樹的同族。拿了兩塊大石。遠遠朝那爲首之人打去。等到將敵人引過了埋伏。一面命人抄路。前去救人。同時埋伏發動。也不同他們對打。祇用家傳毒箭。朝這些虎皮猩猩。身後射去。虎皮猩猩。果然中計。那毒箭見血封喉。非常利害。這一仗。虎皮猩猩。死亡甚多。我們的人。一個受傷的也沒有。虎皮猩猩打起仗來。雖然凶猛殘忍。却是能勝不能敗。敗起來。就是一窩蜂。爲首的虎皮猩猩。姓大名大山。見手下的。中了我們毒箭。祇倒在地下。滾了兩滾。便斷氣身亡。首先望影而逃。手下的人。更不消說得。仗着生長此山。跑跳得快。各不相顧。亡命一般。逃了回去。逃到半途。又遇見本峯的黑苗。見他們聚衆飛奔。疑是前來打劫。攔住他們去路。爭殺起來。平日黑苗。原打虎皮猩猩。不過。這天虎皮猩猩。因爲受了我祖父的重創。驚弓之鳥。懼怕後面追兵。無心戀戰。有的繞路逃回。那逃不及的。被黑苗打死了好些。又擒住了十來個俘虜。照例拷問。何故來此鬧。又這樣的不經打。那些被擒的虎皮猩猩。蠅。還不知是因爲在山外偷搶我家人。惹出來的禍。祇說是今天從山外。捉了三隻肥豬。正預備祭神犒衆。忽然來了兩個熟娃。(生苗語

之一種稱熟苗爲熟娃稱搶盜來之生人爲肥豬。用石頭打我們大司。（生苗語會長。）我們追出去。不到一灣路。（生苗語一里爲一灣。）從後面丟來許多細尖棒棒。我們碰着。一的的。（生苗語一點爲一的的細尖棒棒指箭。）立刻在地上。打兩個滾。就敲嚇魂。（生苗語稱死爲落魂。或敲魂。）大司說那些熟娃。請得有神下界。嚇得我們。不敢回臉和他打。想逃回洞去。碰見你們。並不是想來捉你們的肥豬。你們如要敲我們的魂。千萬把我們的頭。留住。我們死後。變成蛇鬼保你。（生苗互殘。必將俘虜生吃。恨深者。食完其人肉以後。再將死者之頭。聚置廣場之中。令婦女洩溺其上。以爲如此。則其人死後。必不能再生人世。及爲鬼厲復仇。生苗又最迷信。黔地多蛇。以蛇皆神鬼變化。往往任其毒噬。敬若神明。）本寨黑苗。原比虎皮狸狸聰明。爲首的大司。名叫岑味。平時同虎皮狸狸。互相殘殺。全仗他用些計策取勝。才得在虎皮狸狸暴力之下。勉強存活。雖是生苗。却到過都勻八寨。不似別的生苗。生息山中。從未離開一步。偏巧內中有一個俘虜。中了一枝毒箭。是斜穿在他背後。搯的那張虎皮上面。沒有傷着皮肉。帶箭逃到這裏。不會因傷身死。被別的黑苗看見。問起那俘虜。

這這是熟娃請神。打出來的尖棒。因爲聽說碰着了一的的。便要敲去了。魂。不敢用手去摸。使請大司岑珠去看。岑珠知是熟苗用的毒箭。拔將下來一看。上面苗字。寫着我祖父的名字。岑珠比其他黑苗。心思來得靈巧。正愁虎皮狸狸凶頑。常來騷擾劫殺。聽了那些俘虜之言。知道他們長箭勝於蛇神。便想就此利用。連忙牽領手下黑苗。朝我祖父追去。我祖父打了勝仗。得了好些虎皮。祖母同族。俱已生還。山道不熟。不肯窮追。正要回去。忽見許多黑苗追來。急忙分配好了衆人。準備弓刀接戰。還未等我祖父號令放箭。岑珠已按住衆人。棄了手上繩石。遠遠先全體伸高了手。行了個苗人全禮。跪伏在地。然後獨自高舉雙手。跑到我祖父前面。用苗語高問神人何在。祖父已看出他們沒有什麼惡意。上前問他。何故來追。岑珠懂得些熟苗苗語。我祖父做過通事。更是什麼生苗熟苗的話全懂。等他說明了來意。才知道這些黑苗。因爲受虎皮狸狸的欺負。常此下去。一個不小心。就有滅亡之虞。難得天賜神人下降。祇憑毒箭一門。儘夠制伏他的敵人。執意苦求我祖父。到他那裏去做山主。他情願將大司地位。讓我祖父。我祖父因才里那裏。山明水秀。滿河黃金。原想到那裏去安家。

立業經不住岑珠同全體黑苗痛哭苦求。又恨虎皮猩猩殘忍凶橫。答應在此住三個月。派了幾個親信同族去採辦毒藥。原想傳完了毒箭就走。不想到此一看。這裏地勢險峻。風景甚好。而且出產甚多。本山野生着無數的青菓。同各種釀酒的果子。又是本山主人情甘讓位。不比幾千里路。遠去木里。那裏本有一個土皇帝。手下有兵有將。人又多。又有各種兵器。到了那裏。還得用命去拚。和他打仗爭奪。住了幾天。越住越捨不得走。我們最重信實。說話不能反悔。正不好意思同岑珠去說。也是合該在此安身。那岑珠想對虎皮猩猩示威。沒將擒來俘虜殺死。將他們一齊放了回去。叫他們傳語犬大山說。這裏已請有昨日殺死他們多人的神人相助。現在正採辦毒藥。製造毒箭。不日便去掃平他們。示威原不要緊。話却不該這樣實話實說。犬大山見俘虜逃回。問他情由。才知神人用的細尖棒。名叫弓箭。因人傲的。而且現在所剩不多。還要趕造。怕神的心思。去了一半。便想偷偷前來報仇雪恨。因爲怕我們毒箭厲害。派了十幾個猩猩。先來盜箭。幸而我祖父平時防備得嚴。各人的箭。各人帶着。并不存放一處。祇有數百根備而不用。的毒箭。被他們偷了去。失箭的第二天。我祖

父知他必定前來生事。便同岑珠商量。將全體黑苗。與我們的人。都分配埋伏。婦女小孩。一齊藏開。準備給他一個厲害。果然到了晚間。那些虎皮猩猩。拚命殺來。這次比初次見面不同。雖說我們將他打退。却是死傷不少。幸而他沒將弓盜去。用箭全憑蠻力手丟。沒有準頭。我們又有人調度。不和他一味蠻打。所以他死的人。比我們還要多好幾倍。接連打我祖父俱是他們吃虧。犬大山連受幾次重創。再說來打。手下的人。俱都有些不服指揮了。這才自知力竭智窮。被他從黑苗俘虜口中。問出岑珠如何請求我祖父情形。他一面潛藏山谷。不出來露面。一面悄悄留神。打聽我祖父何時起身。便來報仇。不知怎的。被岑珠得了音信。見我祖父行期快到。率領全體黑苗。跪哭挽留。又將他一個同族妹子。嫁與我的爹爹。我祖父本已打消行意。祇是無法出口。我爹爹又戀着我庶母。幾方湊合。便住了下來。祇不肯去接他的大司之位。誰知後來因此幾乎全家喪命呢。那些虎皮猩猩。聽說我們全體不走。雖然憤怒怨恨。却也無計可施。我祖父總覺這是一個後患。他們住的地方。比這裏還險。又不能搜殺定淨。再加上我們苗人。一向俱受漢官欺負。不肯改土歸流。去受漢官的氣。寧願跑到

深山中。去作生番。如何又去殘殺同類呢。不過遍處都有猛虎守在旁邊。終非長久之計。這才想法。先斷了他們的出路。一步一步逼緊他們。那裏窮山惡水。寸草不生。勢必要從小路偷出打獵。祇要捉到爲首的犬大山。便可逼他歸順投降。一經朝蛇神面前起誓。永不會再反叛殘殺了。我祖父同我父親以及岑珠等。商量好了計策。便照樣去做。虎皮猩猩本來不懂什麼存糧。全憑劫殺打獵爲生。不多幾天。就恐慌起來。比時我們的毒箭業已運到。造了不少毒箭。虎皮猩猩有幾次拚命衝殺出來。俱被我祖父用繩套陷阱。活捉了許多。射死的也不少。除射死的不算外。那些活捉到手的。都用好言勸解。要他朝蛇神賭誓。永不侵犯。才放他回去。倔強不聽話的。也殺了兩個做榜樣。又過了幾天。放回去的猩猩。因爲起過毒誓。雖不敢公然反叛犬大山。却不敢再出來。他們食糧斷絕。竟自相殘食起來。我祖父猜知時機成熟。帶了黑苗。殺攻進去。犬大山仍是不肯屈伏。同了幾名死黨。同我祖父死鬥。被我祖父一刀斫翻在地。等我祖父近前去看。他條地從地上翻身縱起。兩手扣緊我祖父的咽喉。幸而我祖父手急眼快。一刀將他刺死。才未喪命。犬大山一死。虎皮猩猩一齊歸降。我祖父

便照預定主意。劃出山南一帶。作爲他們安身之所。立下禁條。不許再吃生人。並教給他們種青稞麥子來吃。同造酒。漸漸也傳他們用刀用箭之法。去打飛禽走獸。虎皮狸狸。和這裏的黑苗。除死亡外。還共剩一千多人。到也相安無事。我祖父到底上了幾歲年紀。被犬大山死前。猛力在頸上一捏。又被他在胸前踢了一腳。受了內傷。第二年便即死去。自從制服虎皮狸狸之後。岑珠幾次三番要退位相讓。我祖父心中。不是不願意。

第二回

射銀鏢孤身除怪蟒

爭家廟合謀弑親夫

一則當初說的話。不願反悔。二則岑珠雖然一本至誠。他兩個兒子。一個叫！樹。一個叫！月牛。都是心野力大。多數黑苗。俱都服使。我們是個遠客。雖然都是。子。因爲生熟之分。風俗習慣。各不相同。想在此住個三年兩載。顯些本領能幹。取得他們歡心。再取大司地位。知他們還是有些怕虎皮狸狸。所以沒依岑珠。得勝之後。將虎皮狸狸全數殺死。一則不願過分自殘。同類。二則也是留爲異日之用。偏偏岑珠。感恩心盛。見我祖父不肯當大司。等我祖

父一死。便去請我爹爹來當。我爹爹是直腸人。見岑珠再三敦勸。便答應下來。其實我祖父初來時。他們敬若天神。那時如接了他大司之位。按照此地風俗。再由父傳子。什麼事都沒有。我祖父不接。死後又由我爹爹來接。這些黑苗。本來見我爹爹力氣不大。又沒他們跑得快。已經不大樂意。又加上那些虎皮猩猩。野性難馴。吃慣了生人。不吃難受。在我祖父死後。我爹爹接了大司之位。不到一月。偷七將這裏的黑苗。捉了兩個去生吃。岑樹和岑月牛。早就心中萬分不快。藉此散布流言。說我爹爹不該在。以先攔阻我祖父。放那些虎皮猩猩活命。如今才發生這事。這些黑苗。原經不住蠱惑。幾次要尋我父親的晦氣。比時岑珠未死。先得了信。暗地召集黑苗。着實跳罵一頓。說雲家是我們活命恩人。他做大司。猶如我做一樣。那個敢有異心。我便和他拚命。當下又把他兩個兒子。一人打了一頓。青杠棒。差點沒有打死。岑珠力大非常。曾經單手摔死過一隻猛虎。一隻豹子。最爲黑苗愛戴。經他一陣發威解說。才把禍事無形消滅。我爹爹每日戀着庶母。祇顧把本山產的金砂藥材。命同族運到省裏去換衣物食用。始終睡在鼓裏。不知黑苗對他。日漸變心。又過了六七年。大約我才六七

歲岑珠忽然得病死了。平日我大母不大愛我。我爹爹同庶母對我都非常疼愛。這一天晚上我爹爹剛把這座石砦砌成。當初並沒有怎麼佈置。祇是外面那個火池。同一些石礮。因是冬天外面又在下雪。我爹爹庶母和我正圍在火池旁邊飲酒烤猪肉吃。忽從外面慌慌張張跑進來一個同族。他說聽見他婆娘說他從黑苗情男口中得到機密。岑珠兩個兒子在明早天明去火葬岑珠祭神之時。四面埋伏下許多黑苗。要將雲家滿門。和同來的人一齊射死。我爹爹聞聽。立刻慌了手脚。還算我庶母有主見。一面喊那同族再去打聽。一面趕緊收拾弓刀同應用之物。知道黑苗人多。我爹爹能力有限。無法抵禦。祇有帶領同來的人逃走。一會功夫。那同族又回來報信說。因為岑氏兄弟防我們明日有人漏網。在出口處。下了許多堆伏。並將兩個險要之處的索橋撤去。插翅也難飛渡了。我庶母一面叫我爹爹不要慌亂。一面叫那同族出外招呼我們當初同來的族衆。悄悄繞過砦後。往那蛇澗那條僻徑會齊逃走。千萬不可露出一些痕跡才好。那同族走後。我庶母便召集全家。揸了弓刀應用之物。即時繞到砦後。等我們雲家族衆到來同行。他自己却斷後。在砦前把風。以防那同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一看上面竟是一片大平原。長着許多青稞和花果樹。還有泉眼。我庶母便將那兩隻石鷄生吃。當了一頓晚飯。在樹林中睡了一夜。第二日一早。提心弔胆。試探着走向回路。那蛇已不在原處。祇石上盤了一大圈蛇印。和一些鷄毛。急忙飛跑過來。知道黑苗敬蛇如神。從蛇口內奪食。是不能告訴人的。父母盤問。祇說是採花果失迷了路。始終沒向人前提起。以後他又去偷看那蛇多少次。漸漸覺出一到冬天。黑苗縱有孝心。那蛇在冬天是不領他們情的。比時他的父母。都被虎皮猩猩捉去生吃。難得我祖父替他報仇。因此嫁了我爹爹。岑珠死後。知池兩個兒子。要向我爹爹生事。早就留神這一條路。偷偷去察看了好幾次。恰好又逢冬天。那蛇不會出來傷人。所以祇囑咐機密行事。並不驚慌。果然平平安安。沿着毒蛇洞僻徑。到了昔日避蛇之處。第二日早起。岑氏兄弟帶了許多黑苗。去請我全家闔族。同去安葬岑珠。跑進砦中一看。人影皆無。四處尋找我們的同族。也一個不見。估量得信逃走。趕到各處山口查問。俱說從未見一人走過。後來發現雪中脚印。尋到砦後僻徑上去。那通僻徑最險之處。原有一條尺許粗。兩丈多長的石梁。已被我庶母在人過完時。兩頭折斷。又拋了

許多我們穿不着的皮衣。在下面冰上。那天雪本下得大。我們過去。還沒有停住。除由岩後轉入僻徑處。因爲人多雜亂。雪跡還有幾處可尋外。上了石梁。便是分單行走。足印已被後下的雪遮滿。對岸看不出來。苗人看積雪的厚薄。來察尋獸跡。本極靈敏。岑氏弟兄。走到澗旁。見石梁兩頭折斷。正要命人用飛索渡澗之法。過澗來看。不料他們立足之處。正是那條紅蛇盤踞之所。那蛇到了冬天。便潛伏洞中不出。被我庶母斬斷石梁。墜將下去。那石梁有好幾千斤重。墜將下去。衝碎冰層。直落澗底。想是將蛇窩搗破。落在蛇的身上。蛇一負痛。驚醒轉來。恰好上面冰層業已沖開一個兩丈方圓的大洞。便從下面竄將上來。尋人晦氣。當時我們人已走完。不曾遭他毒手。岑氏弟兄回來察看時。正值中午。又是那蛇每日睜眼的時候。聽見上面人聲嘈雜。再也潛伏不住。呼嚨一聲。竄上澗來。那些黑苗本就畏懼澗中蛇神。岑氏弟兄。逼他們飛索渡澗。察看我們足跡。已不願意。站在澗旁。害怕爲難。經不住岑氏弟兄威嚇。還未得準備過去。那蛇已竄了上來。嚇得岑氏弟兄同衆黑苗。四散逃奔。立得較近一點的。被那蛇長尾一絞。捲了十餘個。墜下澗去吞食。一個也未得活命。我庶母雖然帶

了全家逃走。還不放心。怕他跟踪追來。一面吩咐大家埋伏準備。他們過來迎敵。自己挑了幾個能飛能射的人。早在對岸巖石旁邊潛伏。見岑氏弟兄。居然尋到這條路上。要用飛索渡人。越過石梁。正要等他們飛起身來。用箭去射。忽然看見紅蛇出現。把他們驚走。這才悄悄回去。後來探看了幾次。居然敵人經了這一回大驚。說我們全家。因想從洞旁逃走。俱被蛇神吞吃。從此不敢前來窺探。祇遠遠朝洞跪拜一陣。每日仍將野獸飛禽。由巖上推落到洞當中大石上。去祭蛇神。那蛇在冬天。本不出洞。那天原是頭晚上。被我庶母無心中折斷石梁。弄痛了他。才驚醒轉來尋事。第二天起。依然尋地潛伏。我庶母先也怕他出來。後來去看幾次。見無甚動靜。洞當中那塊大石上面。却堆滿了跌得半死的各種野獸飛禽。黑苗枉自費了許多孝心誠意。毒蛇却不來享受。黑苗反以爲蛇神生氣。祭獻的禽獸越多。第五天上。我庶母才決定去搬了回來享用。第六天黑苗又來祭蛇。見昨日一大堆禽獸。不見個個高興歡呼。以爲蛇神要多才歡喜。越發敬獻得勤起來。又加上岑氏弟兄。連夢見兩次蛇神。心中非常害怕。率性命手下黑苗。打了野獸飛禽。頭一批先侍供蛇。第二次打來。才可自己

食用。幸而此山有不少的溫谷。鳥獸又多。雖不難辦。但是以前他們打獵法子極蠢。捨命拚來口中之物。却貢獻給了毒蛇。他們不想法子除蛇。也不怪那蛇貪得無厭。仍是一味敬奉。祇怪岑氏弟兄。不該去追我們到蛇洞上去。闖了這種大禍。害得他們三餐難得兩飽。日久怨生。漸漸都恨起岑氏弟兄來。我們逃出時。帶的食糧。那有多少。我庶母只記着從先去時。是滿林果木。遍地青稞。却忘了是冬天。草木凋零。正爲吃的發愁。偏偏借那毒蛇之福。每日現成有人送上門來的飛禽走獸。不但免了餓。還吃不完。雖然高興。那知這究不是長法。轉眼交春。蛇便出來。又怕一個不小心。被敵人看破。便有絕糧之憂。後來察看那些野獸當中。有一種刺豬。肉極細嫩。可以當家畜養。便擇那未曾跌死的。選出幾對。關在巖洞中喂養。先想給他肉吃。誰知那刺豬。却不吃肉。是吃青稞的。我們還不够吃到交春。如何能喂他吃。想他明年養小豬。又成畫餅。不想我爹爹無意中去追一隻二角黃羊。追到一個大崖洞裏。面竟伏着有成千成百的三角黃羊。回來說與大家。我庶母帶了衆人。趕去一看。不但黃羊甚多。還堆着半洞的青稞。我們全家同施。一年也吃不完。那些黃羊。從未遇見過人。多是沒

有心機。除了愛滿山飛跑外。人若近前。反到立着不動。一任人隨意擒捉宰殺。黃羊俱吃青稞。那裏青稞。遍地野生。到了成熟。黃羊使用嘴啣到洞中。存起過冬。却被我們又來享現成。當下把那霉爛腐朽的擇出。餘者都成糝巴人。與豬俱都有了食料。交春以後。除偶爾想吃野味嗜新外。因黃羊的肉。比什麼都好吃。味道似鹿肉。還要香些。有這許多黃羊。連養的刺豬。也就不常在毒蛇口中去奪食了。我們全家。快活活。在後砦過了上十年。我已有十三四歲了。先是我嫡母。給我添了個兄弟。比我小兩歲。取名二狗。我庶母也給我起了個名字。叫大蘭。她也隨着生下一子。取名三虎。便是適才你們看見的我那兄弟。我們在後砦。到還平安無事。前砦黑苗。都受盡了岑氏兄弟的虐待。大半都恨入骨髓。岑氏弟兄。又互爭雄長。手下的人。也分成了兩派。各自仇殺。如同水火。再加上虎皮狸狸當中。忽然出了一個厲害人物。漸漸想起前仇。要來報復。前來攻打數次。幸而我祖父在時。傳的那些應敵方法。岑氏弟兄。還能應用。雖然沒被他們攻進砦來。死傷也是不少。還算他們對待外敵時。到能合力同心。不然早就吃了大虧了。他們真壞。外敵來時。同外人打。外敵去了。又是自己同自己打。

末後兩年。簡直以仇殺爲事。到了是岑月牛。將他哥哥殺死。自己硬做了大可。他哥哥手下死黨。一則一股氣。二則知道岑月明。比岑樹還要殘暴。他們比較人少得多。前面逃出。要受虎皮狸狸宰割。後面又是他們不敢去的蛇神澗。不逃便要遭岑月明的殺害。祇得到處尋找巖洞藏身。後來搜捉越緊。他們無法。在一個大月亮的晚上。商量了一陣。覺得本山什麼地方都去過。祇有父老相傳。認爲聖地的蛇神澗。那邊沒有去過。雖然石梁已斷。仍可用飛索渡人過去。反正是一個死。當下用抽籤之法。抽出十個黑苗。自己投身澗內。去祭蛇神。作爲借道。好讓餘下的黑苗過去。萬一蛇神不答應。大家一齊將身敬奉蛇神。也許能博一個來生之福。強似被岑月明捉去宰殺生吃。主意決定後。便偷七繞到蛇神澗。黑苗都不把死當回事。朝澗中叩完了一陣頭。將春藤做好飛索。被抽出的十個黑苗高叫一聲。縱下澗去。準備那蛇吞食。其餘黑苗。便從飛索上。身子懸空。悠過對岸。等到人已渡完。澗中的黑苗。在水內游了一陣。不見那蛇來吃他。有兩個想活命的。攀着澗壁藤蘿。先爬了上來。餘人見無甚動靜。便問上面爲首之人。還是明日再來敬獻。還是就在澗中死等。正在這時。我們澗旁

住的防守之人。早已被他們驚動。往砦中送信。我們不知究裏。以爲是岑氏弟兄。前來偷襲。立刻悄悄下了埋伏。由我庶母同我。帶了數十個同族。趕到澗旁。大家準備就勢衝殺他一個。湊手不及。我庶母真是足智多謀。一而止住衆人。吩咐將弓拉足。對準他們。一聽號令。就放自己。却帶了我。爬到他們臨近。觀察動靜。聽他們問答情形。又見並無岑氏弟兄在內。已明白他們過來。並非劫砦。祇不知他們是何來意。及至澗中黑苗。不耐下面寒冷。無心中聽那爲首黑苗說道。我們原是怕死在岑月明手內。外面又有虎皮猓猓。無法逃走。才向蛇神爺爺假道。如今蛇神爺爺不來享用。想是可憐我們。也說不定。再不就是來的不是時候。莫如你們上來。到明天中午。再來敬獻一次。蛇神爺爺。再不享用。那就是真憐念我們了。說到這裡。我庶母同我。才知他們。也是避岑氏弟兄之禍而來。一國不容二主。他們人數又不少。正打算怎麼應付。澗下面黑苗。剛爬上來一半。還有三四個。爬到當中。就在往起爬之際。忽聽上流頭一陣水響。日光底下。遠遠望去。好似兩點綠火。帶着一條很長的銀線。其急如箭。衝風破浪而來。稍爲近前。便看見昂出水外。亮晶晶七八尺高。一根圓柱。正是澗中盤踞的

那條紅蛇兩點綠火，便是他的眼睛。想是適才到上流閒遊，還不知那些黑苗向他進供。這是倦游歸洞，看見水中人影，昂頭往上一看，到未注意着澗壁爬的黑苗，逕往人多的岸邊，直穿上來。大約他白天吃黑苗上供的野獸，業已吃飽，到不似上回貪多，用長尾來捲，祇一口將立得最近的爲首黑苗吞了下去。鑽落水底嚼吃，攪得水面直響。我越看越氣，正要等他二次上來，賞他一箭，偏偏那些死而不悟的黑苗，看見紅蛇上來，也不逃跑，一個個跪在地下直叩頭。一面催那抽出的十個黑苗，下澗喂蛇。我庶母雖然胆大，因爲歷來習慣，也沒有想起，就此將毒蛇除去。我自幼從庶母學了一點本領，又加我吃過虎奶，有點蠻力，從來胆大，不懂得害怕，祇用全神注觀動靜。那蛇在澗底將人吃完，二次將頭昂出水面，鬼哭似的呱呱叫了兩聲，好似非常得意。那十個送死的黑苗，雖然于心送死，見那蛇這般厲害，到底害怕，誰也不敢迺進前去，都躲在澗旁泅泳，靜等那蛇自來享用。那蛇竟偏不享現成，四外看了看，仍往澗岸上穿來，長頸一伸，又咬住了一個。還未及掉頭下澗吞吃，我同庶母伏的石崖，正在那羣黑苗頭上，看得非常清切。我見那紅蛇這般凶毒，早就心中有氣。平日因

我庶母不許我到澗邊去。並說那蛇如何神異。我從未見過。還有些害怕。及至親眼看見。也不過是比普通蛇生長得大。也沒什麼特異之處。不由膽壯起來。見他第二次又來吃人。那裏容得我原會兩手射箭。趁他剛咬住人。還沒有掉身的時候。兩手的箭。同時往他兩個發綠光的蛇眼打去。居然被我打個正着。將他兩眼打瞎。祇聽一聲極難聽的怪叫。蛇身騰起。有好幾丈高。想是負痛不過。在澗中上下跳擲。怪叫。澗中的水。被他攪得波翻浪湧。不時竄上澗來。用長尾四面亂掃。大有尋找仇人甘心之勢。他的氣力。也實在驚人。漫說是人。被他打上。要成肉餅。長尾到處。祇打得澗壁上樹木拆斷。沙石崩墜。滿空亂飛。那般黑苗。仍是戰戰兢兢。伏在澗岸之上。嚇得動轉不得。幸而那蛇。瞎了兩眼。又是急痛攻心。迷了方向。竄上來。都不是地方。沒有被他掃着。可是照他那種亂竄。說不定被他碰上。那就非送命不可。我庶母先若知我用箭射蛇。那是非攔阻不可及。至見我將蛇兩眼射瞎。那蛇祇一味亂迸亂叫。聲勢雖然利害。却連方向都辨不出來。那裏像從來傳說。他能禍人福人。立刻把埋怨的心腸。改成誇講。後來見那蛇越跳越利害。幾次差一點用長尾打在那羣黑苗身上。在這危

急之間。黑苗還不知躲避逃命。祇跪在那裏發抖。我在暗中用箭射蛇時。岸上黑苗並未看見。那箭有二尺多長。業已深入蛇目。上面有倒鬚刺。不易被蛇甩落。利用這一點。立刻想起了一條好主意。命我趁機改用身佩毒箭。再去射蛇的七寸。又教會了我一套話。我庶母才命我現身出來。站在黑苗身後。一塊山石上面。我庶母裝作侍立在側。高聲用黑苗語說道。洞中蛇神。屢害生物。已伏天誅。天爺爺特命女神下凡。降生本山。知我們黑苗。今晚要遭大難。特地用神力寶箭。先將蛇神兩眼射瞎。以作儆戒。誰知蛇神。仍是與風作浪。想吞食你們。現在你們如果誠心歸降。急速躲到女神背後。由女神將蛇神射死。以除你們大害。如若不然。那蛇少時認明方向。跳上澗來。非將你們全數吞食不可。那些黑苗。本已嚇得心驚膽戰。忽聽他們身後有人說話。又嚇了一大跳。個個回頭。因為我從小打扮。就愛自己出主意。生得又太白。不要說黑苗不像。連我父母都不像。她們聽我庶母說完了這一套假話。又看見我生像打扮。都是從未見過。在月光底下。都把我當作了活神。跪在地下叩頭。我也插言。叫他們快尋地方躲避。我除蛇要緊。那些黑苗。一陣歡呼。都四散尋路。往我身後爬來。他們這

一喊不要緊。那蛇本已竄得有些力乏。勢子漸緩。被這多人大聲一喊。被他尋聲辦出方向。從『中掉頭。蓄好勢子。倏地朝我這一面。如長虹一般。猛竄上來。那些黑苗正在尋路躲避。一見那蛇飛竄上來。有那落後的嚇得軟攤在地。動轉不得。我早在崖上。認清那蛇竄上來時。總是張開大口。長信直吐。這次又是筆直一般竄上。蛇的上半身才竄上澗岸。被我覷定。蛇口蛇頸兩處。連射了七八箭。比時心中也未始沒有一點害怕。見箭射蛇身。俱都反震落地。好似不曾射進。正後悔適才射他兩眼。未用毒箭。好叫他毒發攻心而死。現在他雖瞎了兩眼。無奈身長力大。別處又射不進去。如何是好。因見來勢太猛。箭已用完。還未及縱身長躲避。那蛇已怪叫一聲。溜下澗去。這回在澗中翻滾跳擲。爲更利害。却不似先時往上亂竄。長尾打得水皮山響。澗水湧起十多丈高。聲勢駭人。震動山谷。我先還不知頭一箭已由蛇目射中他的咽喉。又從庶母手內。悄悄要了幾枝毒箭。率性站在澗邊。遇機仍射他的兩眼。等了一個多時辰。那蛇毒氣攻心。精疲力竭。沉下澗去。我們還以爲他未死。直等到天色已明。蛇肚灌滿了水。浮漂上來。爲又射了他兩箭。見無甚動靜。才命黑苗下澗。用長藤拖了上

來。知他們誰也不敢去剝蛇皮。還是我同庶母。親自動手。近前一看。起初那兩箭。業已由蛇眼。直透蛇腦。因爲那是我射石鷄的玩意。箭上無毒。所以容他猖獗一夜。到作成我收伏了許多黑苗。澗底送死的十個黑苗。除去先爬上來兩個。後來又爬上來五個外。餘下三個。在蛇第一次中箭落澗時。兩個被蛇長尾。掃在崖石上面。打成肉餅。一個業已被水淹死。我母女費了許多事。才尋出蛇肚腹中間那道白綫。能以進刀。剛把蛇皮剝下。從蛇脊梁上。落了一地的明珠。那蛇肉也極好吃。蛇皮。蛇筋。蛇骨。全有用處。又收伏了許多黑苗。全家都興高勢盛起來。前砦黑苗。聽見蛇神澗。鬧了一夜。並未敢來看。第二日到處尋不見逃走的黑苗。反疑心也是跟我們一樣。被蛇吃了。每日仍舊用野獸來上供。自然是便宜我們。我聽降苗說。岑月明如此殘暴。當時就要領衆到前砦去殺。就便報了前仇。我庶母說。降苗人心。不知是否安定。且過些日再說。那些降苗。自我殺了蛇神。我們這裏又完全是大家做。大家吃。除了我家享用。稍爲厚些外。並不苛待他們。現成的青稞。豬羊。堆積如山。又加我年齡雖小。力氣比他們都大。敬我如同天神一般。簡直是從地獄。升到天堂。那裏還有二心。有了兩個過

月光景。這些黑苗。因在我們後砦。過得安樂。有那與前砦黑苗。有親密關係的。便偷着前去探望。到了前砦。看見他們。既受岑日明的虐待。又受虎皮猩猩的侵凌。生活比畜生多不如。不由將後砦如何好法。說了出來。他們去的第二天。便帶了兩個女苗。逃到後砦來隱藏。起先原怕我們知道。他却不知我庶母。怕以前那些黑苗。雖然歸順。日久難免不生異心。時時刻刻。都在堤防。稽查很嚴。他們又蠢。祇知道藏在他們洞裏。被我們一查。就查出來。依我庶母。就要將他們一起殺死。以儆別人。審問的時候。才知逃到後砦來的兩個女苗。俱是帶人的情人。帶他的人。同他們非常恩愛。才偷偷去帶了進來。他們也明知我們。平日雖然恩寬。家規却極嚴厲。不論何人犯了。俱要處死。可是因爲他們和那兩個女苗。情愛太深。不忍見他在前砦受罪。情願到後砦來。過幾天安樂日子。等到察出。再一同去死。我見他們情有可原。又問出岑日明許多暴虐情形。個個都想背叛。便想借此將前砦收復。我雖然年幼。又不得嫡母歡心。自從殺了毒蛇以後。我庶母同我。隱然做了一些之長。我爹爹到不大管事。我說話做事。降苗自不必說。連我家同族。也無不依從。我先向庶母替他們求情。免了他們死

罪。然後對他們說道。這次不殺你們。是因為你們雖然偷到前砦。却沒有把後砦情形洩漏的緣故。如果再有人去說出毒蛇已死。我們均在此地安居。不但要你們的命。所有黑苗。都得逐出後砦。任你們去受岑月明的虐待。也不許你們再回來了。當時祇說了這幾句話。也未責罰他們。暗地却和庶母計議。叫幾個有本領的同族。暗中留神。重要口子。俱換了自己心腹。那些黑苗。與前砦女黑苗有的牽連的很多。後砦女黑苗。與前砦男黑苗有牽連的也不少。他們見頭兩個黑苗。偷偷帶人進來。查出以後。因為沒有漏出後砦真情。不但無事。反各跟着享安樂。果然大家都學樣起來。他們因為我說過。祇不進走漏真情。他們偷偷到了前砦。會見他們的男女情人。祇說他們自己都在一個女神住的所在。有吃有穿。非常舒服。對於別的。至死也不吐真言。對方如果願意同逃。他便把他帶進後砦。我派的那些防守的人。早就聽過我的吩咐。後砦黑苗出口時。不用攔阻。祇須分人報信。我同庶母。便下了埋伏。他等們回來。以備萬一洩漏。引了前砦黑苗。全數來攻。及至見他們帶來的人並不多。然後由我帶了幾十個人。先攔住來路。問明詳情。再命他們起了誓。查出並無虛言。才分記他們

住的地方。此端一開。不消半月。你也去。我也去。把前寨黑苗帶進有一少半來。餘下不是岑月明的死黨。便是以前因為岑氏弟兄之爭。和後寨這些黑苗有仇。再不就是素無瓜葛的。仍在前寨受罪。我們起初不將前寨收回。是我父親聽了我祖父遺囑。因為受了岑家好處。不到危急。不要傷害岑家的子孫。我同庶母勸了不聽。這才想下這招亡納叛的主義。見前寨黑苗紛紛自己歸順。知到時機成熟。便勸我父親語。我們奪回前寨。祇不傷岑家人的命。就是何必坐視前寨那些黑苗無辜受岑月明虐待不算。早晚還要死在那些虎皮猩猩的手裏呢。我父親被我說動了心。剛要打發人到前寨去查看動靜。忽然有兩個僮往前寨的黑。氣急敗壞的飛跑回來說道。前寨因為他們的人。在一日之內。無故不見了多人。正在疑神疑鬼。不想今天虎皮猩猩的頭子藍牝牛。率領大隊來攻。把守寨口人少。抵敵不住。紛紛死亡。岑月明正率手下迎敵。雖未進前去看。那虎皮猩猩勢子甚大。眼看前寨不保了。我一聽此言。立刻告訴我父親。前去救應。趁此收復前寨。我父親領了大隊。用飛索渡人。越過神蛇澗。先殺出去。我和庶母。早就尋出一條繞出前寨口的石洞密徑。今日正用得着。除留

我嫡母同少數同族看守外。我同庶母便帶了數十名心腹同族抄那山洞密徑。殺到後面。與我父親帶的人會合。主意打好。便分別照計而行。那虎皮猩猩敢於冒然大舉來攻。原是近日俘捉了一個前砦黑苗。拷打口供。問出岑月明的虛實。欺負前砦人少。看看打到前砦門前。却沒料到我們突然出現。將他們圍在當中。兩下夾攻。連前砦黑苗也認奇怪起來。當時因防前砦的人不分敵友。派有從前降苗在高處吶喊。說是奉了天降女神之命。前來解救他們。前砦黑苗見這些救兵。如從天降。人人努力爭先。這一仗祇打得虎皮猩猩紛紛死傷逃亡。祇有那爲首之人。帶了百十個死黨。拚死命迎敵。力大如牛。縱跳如飛。我們的人傷了好些。都奈何他不得。我見那夥人個個拚命。恐怕傷人太多。才吩咐讓出一條路。讓他們逃走。那爲首之人。實是利害。由他自己帶了那百十個死黨斷後。容他們的人都逃到退路口上。這才回身飛逃。我們從沒追殺。直追近他們的巢穴。才算罷休。事後檢點。當場打死了有一百多。生擒了二三十個。我們的人連死帶傷也好幾十。前砦死傷的人更多。還有把守砦口的有十幾個。和已被他攻進來時先生擒了去。我對我爹爹說明。將擒來的人。放了一

個回去。要他們與我們各將俘虜交換。那放走的人回去。正赶上那些虎皮猩猩。恨毒我們。已將生擒去的俘虜。綁在樹上。預備生吃。聽說我們肯拿二十多人。去換回十幾個俘虜。自然以爲上算願意。仍叫那人回信。雙方折箭爲誓。當天晚上。各自將人換回。那岑月明兩勝。被虎皮猩猩所傷。成了殘廢。又見手下黑苗。經後砦降苗。說我們對人如何恩德。同我斬蛇神異。從此無須再把生命換來的肉食。去獻給蛇神享用。一個個歡聲雷動。連他手下死黨。都一齊歸順我們。知道大事已去。竟自一頭碰死。我父親上前攔阻。已來不及。當下便做了全寨之主。知道虎皮猩猩。雖然是個隱患。吃過這般大苦。暫時決不會再來騷擾。仍由我和庶母二人出主意。給全砦先立下許多家法。漸漸將後砦的青稞種子。移到前砦佈種。每人分給他們一對黃羊。叫他們各人先用青稞青草去喂。等到生了小羊再吃。後砦作爲牧羊的場子。將蛇神澗改爲毒蛇澗。兩邊打了木椿。用春藤結了一座藤橋。又命我們懂漢語的同族。拿了許多山中出產。連那蛇身上的珠子。出山到省城去換我們要用的東西。和鹽糖布疋。大家都過起快活日子來。我爹爹因爲愛庶母同我的原故。與嫡母心意不投。有一天

晚上喝醉了酒。去到嫡母房中。前半夜還聽見他夫婦二人拌嘴。第二日去看。我嫡母同兄弟大狗。已不知去向。祇我爹爹死在床上。頸間青紫。手上還緊捏着一個漢人用的繡花包袱。同一雙小金鑼子。一張血書。我原認不得字。也不知上面寫些什怎。看神氣我爹爹是被我嫡母用手掐死。正趕我庶母也起了來。見我爹爹被嫡母害死。手上拿着那個小包袱。連忙一把。從我父親手中取下。塞在身上。才去喚人來搭將出去安葬。我們本族死了人。家族子孫。當時是不哭的。要在葬後第二年。聽見杜鵑鳴聲。才跑到墳地裏去看。覺出杜鵑能回。人死却不能復生。這才痛哭的痛哭。恩愛深的。便在墳地裏去尋死。若是死者被人害死。夫妻子孫。無論如何。都是要報仇的。像我父親的仇。祇當庶母同族。該替他報。因爲是我嫡母。我是不能代報的。我嫡母死後。大家照例比力氣誰大。共舉我做了女大司。做全砦之主。我庶母每日吃完了飯。帶了苗刀弓箭。遍山去尋我嫡母踪跡。始終也未尋見。自從我爹爹做了大司。虎皮狸狸。幾次前來報仇。俱被我殺退。後來他們在山南。尋着了一片水源。同草地。也有許多黃羊野獸。見有了吃的。又打我們不過。雖未明言講和。已有好些時不來擾亂。

了有一天我庶母吃完了飯。跑到我爹爹坟前。大哭了一陣。又繫着苗刀弓箭。去尋嫡母。臨行對我說。那晚出事後。到處查問各出口處防守的人。供未見他母子二人逃出。定然還在山中巖谷間潛藏。自己尋他二年。未曾遇見。太傷心了。這次再尋不見他們。便不想回家了。我攔了幾次。終於被他抽空走去。三天不見回來。我打發人滿處尋找。好容易在一個高巖下面。一盤老春藤上面。將他尋着。業已兩天多未進飲食。奄奄一息了。他說他想全山都已找遍。祇有後岩過去一個懸崖。因為隔有千百丈深潭。無路可通。從來上面不見人獸之迹。疑心我嫡母藏在上面。照例仇人是要自己手刃的。所以他又瞞了我。到了那里。見無法過去。費了半天事。先由這邊手攀春藤下去。打算先下到潭底。伏水過去。再尋對巖青藤。攀越上去。誰知兩崖春藤。都垂到半懸腰為止。漫說這邊巖壁。隔下面還有百十丈高。無法跳下。即使冒險縱到潭中。伏水到了對岸巖下。那裏都是苔蘚佈滿。其滑如油。峭崖陡立。四無攀援。如何能上。我庶母那時。心恨仇人簡立和瘋子似的。無論如何危險艱難。非飛渡過去不可。他將弓袋和刀。含在口裏。把這盤春藤。解放下來。使勁登着這邊崖壁。悠盪到對面去。

那春藤又不够長。我庶母抓的又是近梢處。用得力猛。才悠到半空。藤便折斷。幸而他情急智生。順着悠勢拚命往對壁縱去。居然被他撈着對面壁上春藤。他已把死生置之度外。一口氣也不緩。死力往上飛爬。剛剛翻到岩上。忽見一團黑影。往頭上打來。登時一陣頭痛腦暈。兩手把持不住。墜下峽來。他墜落的地方。離下面還有百丈。潭中盡是露出水面的石峯。也是合該他要多活幾天。對我說多少要緊話。墜到半山腰中。忽被一盤春藤接住。算是沒有送命。他在昏迷之中。還恍忽聽得頂上有大石推落下來。墜入潭中的聲音。一會功夫。便不醒人事。過了好多時。醒來身子受了重傷。轉動不得。幾次想要自殺。弓刀已從口中失落。心中一急。又暈死過去。似這樣時醒時迷的。在那藤上。掙了半天多的命。我們尋見他時。費了很多的事。總不能到對峽去。還是我親身用飛索渡人之法。縱到那盤春藤上面。將他背在身上。回來倒還容易。祇消我們的人。將飛索拉起。便回到原來的崖上。祇不過由春藤上往回起。碰到峽壁時。要留神用脚先去抵住。得留點神罷了。我將他揹回家中。先灌了他許多湯水。將他救醒。聽他說了遇險情形。便疑心打他那團黑影。定是我嫡母同兄弟二狗。但

是不好對他說出。以免他聽了生氣着急。他當時雖然僥倖活命。頭腦胸背。受了好些震傷。多日也未見痊好。他又性子急暴。恨不能立刻趕到那裏。再去尋探仇人蹤跡。我那裏肯讓他去。也不敢離開他。直到晚間。才回房去睡。又派了幾個黑苗。輪流在他門前看守。以防他黑夜逃去報仇。過了十來天。我正盤算自己是小輩。照例不能代他報後。若懸崖。十分險峻。如果仇人真在上面。經他去過一次。必有防備。還未容你爬了上去。人家居高憑險。祇用砸下兩塊大石。將上面春藤削斷。使可要了他的命。他又那麼報仇心切。照這樣下去。仇報不成。還得將自己的命饒上。我是他生的女兒。他又那麼疼愛我。豈能眼看着他白白前去送死呢。越想越愁。就睡不着了。起來走到窗外。一看天。星業已到了半夜。我原住在二進洞內。心想我庶母。也是當時恨得通夜不睡。何不走到他房內。去看望一下。他如未睡。就便寬解幾句。他住在儘後面。前柴分五進石屋。第四進第五進。祇中間屋內有大窗。上面還裝得有鐵條。原是堆藏糧食用的。因為怕他從窗戶私自冒險出去。才將他搬在第五進東屋內養病。我圖省事。便從柴外走。想從第三進壁窗內進去。再走到他的房中。原沒什麼用意。誰

知剛走離第三進窗戶不遠。忽然看見窗外一條黑影一閃。直竄進柴旁樹林之內去了。接着便聽見林中發出一種蘆吹的聲音。（蘆吹蘆管所作。發音尖銳。苗人多喜用之。）正要跟蹤察看動靜。忽從後進傳來一種撲跌聲音。恐怕庶母屋中出了變故。也顧不得察見好細。忙往後追跑去。在我腳剛縱到窗戶上。猛覺腦後一股涼風。知是奸細暗器。慌忙將頭一偏。果然一枝雕毛毒箭。擦斗而過。避得稍慢一點。被他射中。準死不活。腳才落地。後邊撲答聲音。越聽越真。還隱隱聽出庶母喚我之聲。我當時心忙意亂。也無暇顧那放箭之人。慌慌張張。奔到庶母房中。一看。門外防守的兩人。已中毒箭身死。我庶母正和一個渾身長着長毛的婦人。扭在地上打滾。我未及看清是誰。上前將那毛人擒住。用屋中現成的麻索。綁了起來。知道外面還有餘黨。蘆笙不在手中。無法聚衆。恐是虎皮狸狸所派。忙於要知他行刺人數。好急作準備。未及盤問。那毛人反高聲喊起人來。聽去非常耳熟。室內祇有火池內一點餘光。看不真切是誰。正在詫異。我庶母病中和人拚命。業已累得力盡精疲。身上又被火燒傷。坐在地上喘氣。一聽那毛人叫喚。拚命從地下縱起。搶上前去。扣緊那苗人的咽喉。我

已尋得松燎。近前一照，不由大吃一驚。原來那毛人正是逃走的嫡母。被庶母用力扣住他的咽喉。兩眼翻白。眼珠努出。業已快噓氣了。我連忙攔阻庶母。先將兩手放開。並對他說。外面還帶有餘黨。等問明了再說。庶母聽我的話。將手鬆開。容他緩了口氣。經我母女幾次用松燎燒他。逼問真情。原來他因我爹爹不和他恩愛。寵愛庶母同我。奪去他兒子將來承繼大司之位。那日酒後。和我爹爹論理。我爹爹將他毒打。他兒了二狗。看不過幫他的忙。差點沒被爹爹踢死。因此懷恨。母子二人合力將爹爹弄死。知到前些逃不出去。逃到後砦崖上。那裏並無山洞鳥獸。祇有潭中的生魚和重草松樹。知我庶母定要尋他報仇。兩年來不敢出面。祇得在崖上掘了個土洞安身。吃生魚野草度日。受盡千辛萬苦。日子一久。身上長了許多長毛。我庶母還不容他。日前又從藤上縱爬過去。他母子逃走時。祇帶了十幾枝雕毛毒箭。因為留着射魚。捨不得用。才拿本棍將庶母打下潭去。偏偏又掉在盤藤上面。她見庶母不會死。原想推石頭來砸。因恨庶母不過。率性留他多受幾天罪。才不用石去打。每日幾遍去看他在藤上掙命為樂。不會想到第三天。再到巖前去看。正趕上被我救走。見我們人

多。知我利害。不敢放箭。打草驚蛇。後來越想越恨。才決計趁沒有月光之時。前來行刺。他母子二人。自從吃了兩年野草。身輕如燕。過那深潭。一樣也使春藤渡過。却不怎麼費力。他們在那日清早。便縱過巖來。這裏路徑本熟。他本不知我庶母住在何處。他先尋到一個同他最親的同族家裏。趁那男的外出。母子二人。將他妻子殺死。藏過一邊。等那男的回家。又將他擒住。在門外插上草標。使不怕有人留來。（苗俗夫婦交合。或男女偷情。無論在家在野。均於門外路側。插草標爲記。見者卽不得擅入。繞道而行。犯者卽以白刃相見。不死不止。）那男的還不知妻子被殺。被他母子用毒刑拷問。供出我同庶母住處。然後將那男的一併殺死。將他家中食物。飽餐一頓。恐人撞見。另尋隱秘之處藏伏。到了半夜。本想先來刺我。行至後進。勾起殺心。才改變主意。偷偷進去。先將屋外防守的人。用毒箭刺死。我庶母本非睡着。聽見響動。正要出門來看。他已進門。舉箭就刺。我庶母本是生苗。雖在病中。力氣原比他大。又加彼時火池正旺。業已認清他是誰。仇人相見。分外眼紅。一手先將毒箭搶來折斷。兩人都拚了死命相爭。直打了好一會。有一次差點沒滾進火池燒死。也是活該我庶母能。

報夫仇不死在他手內。他竟會不要他兒子。一向進來。否則我庶母不等我來救。就死在他母子手內了。外面那團黑影。竟是我兄弟二狗。共祇二人。才放了寬心。他知被擒必死。說了這一番話後。並不向庶母求饒。祇求我在他死後。不要去害他兒子。我知此事。完全由他主動。我兄弟是年幼無知。正想答應。忽聽前面有人說話聲音。正是後半夜替班防守之人。他忽然滿面通紅。

第四回

病榻話前因腸斷天涯思親何處
窮荒欣奇遇心存故國投老來歸

兩眼露出凶光。高聲喊道。什麼天降神女。分明是我丈夫從雪地裏檢來的漢蠻女兒。如何能亂了家法。做你們大司末一句還未喊完。我庶母已搶上前去。就用他的半截毒箭。扎入他的咽喉。將他刺死。一面急忙命我伏在門側。不要動。說是事關緊要。隨即縱出房去。我爲他又去追我兄弟。那裏放心。從後追去。便聽有兩三個人倒地的聲音。外面火池還旺。往地下一看。進來接班的二人俱都身死。我庶母手中仍捏着那半條毒箭。我以爲他發了瘋。

狂任性殺人。比時心亂如麻。先將他手箭搶來。扔進火池。然後將他抱進屋內。我庶母病中。打了半夜。連殺三人。力已用盡。快要死了。我正要去喚人。取些湯水來。我庶母連忙搖手止住。命我將耳朵湊上前去。對我說道。你原不是我同你爹爹親生。自從你祖父爹爹。打敗虎皮狸狸。我嫁了你爹爹。夫妻十分恩愛。當年便懷孕。到九個月上。我同你爹爹。冬天出去打獵。順着虎跡。走到前面山口。天降大雪。山路太滑。時光已晚。恰好路旁有座岩洞。想到洞中住一夜。明日回來。我怕你爹爹冷。也沒對他說。一人出洞。檢了些枯柴。準備生火取煖。回洞時節。一不小心。跌了一交。痛暈過去。醒來一看。你爹爹手上抱着一大一小兩個小女孩。用一個繡花包袱。包在一起。正偎坐在我的身後。火也被你爹爹升好。我以為是雙生。很喜歡。祇不知你爹爹從那裏得來的花包袱。你爹爹因我產後氣虛。也不肯明言。祇是笑。先原打算坐到天明就走。不知怎的。竟會雙雙睡着。天亮時。忽然覺得身上。又熱又沈。睜開兩眼。一看。原來是一隻渾身黃紫花斑。吊睛白額大老虎。正盤踞在我夫妻面前。兩隻前腿。恰好搭在我的身上。所以覺得異常沉重。比時你爹爹也驚醒轉來。我們都嚇了個魂不附體。知道

這種猛獸。不大愛吃死人。想必是見我夫妻睡着。錯疑已死。所以不曾傷了我們性命。他在虎爪之下。無法逃避。率性裝死。等他自走。一面悄悄去摸放在手旁的刀。準備萬一。正在這危險萬分之際。忽然想起昨晚所生的兩個孩子。以爲定被猛虎吃了下去。不由又恨又急。我便趁你爹爹睜眼。偷看那虎時。朝他使眼色。意思是想叫他也去將刀摸在手中。兩人合力抽空騰起身來。將那虎刺死。正在用眼睛示意。那虎忽然起身。伸了一個懶腰。張開血盆大口。打了一個呵欠。轉過身去。重又蹲下。當他起身轉側之際。我同你爹爹。看他磨牙伸舌。以爲要來生吃我們。正想就勢縱起。給他一刀。忽然一眼看見虎肚皮下。還吊着一樣東西。定睛一看。正是那個繡花包袱。內中一個小孩。正含着虎乳不放。那虎好似怕傷了小孩。起身時動作很慢。直到他轉過身去。才輕輕將頭一個吊在乳上的小孩掙落。又將乳頭移給第二個小孩吃。頭一個小孩吃不到乳。哇的一聲。哭了起來。因爲每排虎乳。相隔約有尺許。兩個孩子包在一起。無法同喂。那虎聽見小孩哭。便着了忙。又掙脫第二個。去喂第一個。第二個也哭。他又去喂第一個。這樣好幾次。那虎好似不煩起來。忽然張開大口。似乎要發威。

狂吼。還未吼出。又自己收攏。站起身來。往洞外祇一縱。便出去有十幾丈。一會功夫。祇聽虎嘯連聲。震動山谷。漸漸越聽越遠。我同你爹爹。先想伺便殺他。及至看見他並未將小孩吞吃。反到拿虎乳去喂。知道我們兩個孩子。必然是神女下界。不由看得呆了。未及動手。那虎已自己跑去。急忙趕過去。將小孩抱起。一看繡花包袱上。竟有許多虎的牙印。當時也不及再說什麼。恐那猛虎把我們生的孩子。當他生的小虎看。等他回來。走不脫。當下由我抱了小孩。同你爹爹往回路飛跑。快要跑進山口不遠。忽然後面猛虎狂嘯。登高一望。果然是那隻弔睛白額大虎。從後穿山越嶺。追趕前來。知道他是想搶回兩個孩子。我們夫妻。慌得沒有法。你爹爹本領不濟。我又是在產後。昨晚今早。水米不打牙。雪又大。天又冷。又跑了一大截山路。雖然帶有弓刀。終恐萬一抵敵不住。反做了猛虎口中之物。因那虎肯用乳去喂小孩。想來不會傷他。萬般無奈。才想出將兩個小孩。先尋地方藏了起來。空身迎敵。將虎打死更好。敵不過時。他不見小孩在我們手內。必另去尋找。也好得多。我本是將兩個小孩藏在

一起。你爹爹一定不肯。百忙中也未對我說出原因。由他將那繡花包袱。撕做兩半。一半包

一個分兩處避風雪的小洞內藏好。外面還用石頭封閉。剛剛藏好。那虎已越追越近。我夫妻故意又引他逃出去。有半里地。才回頭迎敵。起初祇看一隻老虎。誰想他身後還跟着一隻。比他較小的老虎。登時人虎便爭鬥起來。先前洞中喂小孩的那隻吊睛白額大虎。見我們手中沒有抱着小孩。狂吼兩聲。連跳帶縱。如飛而去。同我們鬥的一隻老虎。被我射了一箭。又砍了兩刀。毒發身死。比時身旁帶的毒箭。已在昨天用完。祇剩下射虎的一枝。又被那虎中傷時。在地下打滾折斷。不能再。用。恐那隻大虎回來尋仇。無法抵禦。急忙尋地方躲避起來。果然那虎回來。對着那隻死在地上的老虎。狂吼了一陣。忽然長嘯一聲。撥轉身往東路就追。我們藏身的地方甚高。遠遠望見前面一個毛人。手中抱着一個東西。看去好似包小孩的花包袱。那大虎追趕在毛人後面。連吼帶縱。飛也似的追趕。轉眼之間。便越過兩個峯頭。隱隱聽得虎嘯之聲。看不見蹤影了。我同你爹爹。急忙趕到藏小孩之處。一看。祇有一個還在。那一個藏小孩的洞口。石頭業已搬開。連小孩同那包袱。俱不見了。情知是被那毛人抱走。我又心疼。又力盡。一陣難過。不由暈死過去。等到醒來。你爹爹和許多同族。已將我

拾回砦來。我見這孩子長得又白又大。非常心喜。祇可惜失去那一個。你父親命許多人持了毒箭。山內山外。搜尋了好幾天。漫說失去的小孩。連那猛虎毛人。都尋不見蹤跡。祇得罷休。這個女孩便是你。因為吃過虎乳。從小就力大身強。聰明伶俐。我祇奇怪你長得有些像漢人。還不知道你不是我的親生。等到你有了兩歲。你爹爹有一天晚上。喝醉了酒。當着大婆娘。（指正室）說出經過真情。才知你果是漢人之女。原來我夫妻追虎。遇見風雪。不能還家。打算在那洞中過夜。我出外去取柴枝生火時。你爹爹忽然聽見小孩哭聲。尋到洞角。摸着一個很長的繡花包袱。拿到就明處一看。原來包着一個女孩。像貌甚好。看出是漢人之女。正要等我回來商量。偏偏我進洞時。跌了一交。暈死過去。接着也分娩了一個女孩。你爹爹急忙之中。用刀將臍帶割斷。將包袱打開。將兩個小孩包在一起。然後將火生好取暖。用身上帶去的青蘆酒。將我灌醒。知道我勞不得神。也未對我說那包袱來歷。等到我夫妻把一葫蘆酒喝完。抱着小孩。雙雙睡去。誰也沒想到那洞便是虎穴。那虎進來時。你父先被兒哭驚醒。正見他進來。並不傷人。先奔洞角。想是見包袱不見。渾身虎毛一抖。正要發威。一

回身看見我懷中抱着的小孩，便慢慢朝我走來。你爹爹先時驚慌失措，沒了主意，及至見虎走到面前，才想起危險。正要用脚將我登醒，已來不及。那虎進前，先伸開嘴，將包袱含去，放在地下。然後將肚腹湊將上去，包袱中的小孩，好似吃慣了虎乳似的，含着虎乳，吮啞起來。你爹爹知道猛虎不大愛吃死人，兩隻虎的前爪，又搭在我二人身上，稍一轉動，觸怒了牠。大人小孩，都沒了性命。率性屏氣裝死，等他自行遷開，再喚我縱身起來，和他拚命。不多一會，我也被虎驚醒。那虎因為兩個小孩不能同時喂乳，小孩一哭，他不耐煩走去。我們才得逃跑。後來聽見虎嘯，你父親知他來追原來的小孩，來不及說出實話。比時又稍存了一些私心，便將包袱撕成兩半，將你藏在虎的來路容易尋見之處，却將親生女孩，另尋隱秘之處藏好。他的意思，是我們親生之女雖好，你也非常可愛，又加老虎肯用乳喂你，定有神助。將來必有出息，想能將兩個小孩都保全更好。如若不然，那虎將你奪回，也就不再傷別人了。却沒料到老虎又約了一個同伴來。後來那隻也是母的，想是她見自己不能同時喂兩個小孩，再去尋一個帮忙。那虎見我手中並未抱着包袱，留下一虎，同我們打。自己便去

尋你。不料竟未尋着。反被一個毛人。將我親生之女抱去。我聽完了這一番話。雖然怪你父親。不該存私心。反把親生女兒丟失。愛你的心。還是日勝一日。大婆娘却不然了。他因比時沒有生育。又見你父親同我非常恩愛。好生不服。按照本山規矩。凡是擒來漢人。應該是祭蛇神的。誰要隱藏不報。便是死罪。他知道你是漢人之女。幾次三番。蠱惑你父親。將你丟到毒蛇澗。去祭蛇神。你父親如何能捨。反將他大罵了一頓。還算他怕你父親。沒敢前去告發。又過了幾年。你父親被岑氏弟兄逼逃後。若你那塊包袱。因為繡工甚好。便改作了你父親的肚兜。改的時候。看見裏面。藏有一紙血書。你父親和漢人。早年曾常來往。可惜認字不多。祇知你是一個姓林的知府之女。比時大婆娘已生下二狗。我也才生了你兄弟。你父親雖不喜歡大婆娘。却喜歡二狗。因見岑氏弟兄。自相殘殺。知道大婆娘將來必把真情。對二狗說知。和你成仇。便想把血書留下。準備異日。他母子不能容你時。你拿着血書包袱。去尋漢人。認祖歸宗。大婆娘知道了你父親這番用意。以爲二狗。仍有做家主之望。對你仇視。也漸爲好些。誰知你天生神力。全些敬服。不久便誅了毒蛇。奪回前砦。隱然做了一些之主。你爹

爹雖做大司。反仗我母女二人之力。壓住衆人。他越想越氣。便趁你父親那日酒醉之時。先用好言同你父親說。要你爹爹在生前將血圖取出。對你說明經過。由你出山去尋原來生身父母。把二狗正式作爲承嗣。被你爹爹痛罵了一頓。後來想是越說越僵。又被你爹爹毒打。這才母子二人狠心將你爹爹合謀害死。你爹爹死後。我同你先後進房。看見你爹爹手上拿着一祇血書。便猜出了一半。我知我娘家素來厭惡漢人。若知你非爲我親生。決不能像如今這般擁戴。並且也不能在此存身。我要拚死去報你爹爹的仇。你兄弟又小。別人更不配做全砦之主。我又不捨你離我遠去。所以一向不對你說明。今天我大仇已報。我死在眼前。你可將血書包袱藏好。連對你兄弟。也不要洩漏。你如不願在此。也等你兄弟長成。能做大司。再行出山。認祖歸宗。你那破毛人帶去的妹子。左耳上有五粒朱痣。倘能尋見。便領他回來。說完將血書包袱交付與我。才由我去喚兄弟來送終。他同我兄弟見面。未說了幾句話。全砦的重要頭目都得了凶信。趕奔前來。我庶母掙扎起來。略爲吩咐了一些後事。便卽死去。我因他從來待我恩厚。又不便背了本山規矩。當人哭泣。哀傷到了極點。當下我

再將嫡母弑夫。又來行刺庶母的事。重說一遍。連被我庶母刺死的人。也推在他身上。我庶母平日待人恩威並用。賞罰嚴明。頗得衆心。大家聽了他的遺言。對我愈增加了多少擁戴。好意不多日子。我把本山的出產。命通滿語的同族。去換來許多他們喜愛之物。同牛羊鷄鴨。分給他們喂養畜牧。過了兩年。人人都富足起來。知道全若信服。全沒二心。漸漸禁止他們殘吃生人。假說有神託夢。說吃了生人。死後便下地獄。等到號令通行。又故意叫親信同族。到省城去購買許多應用傢俱。以及各種陳設。那些生苗。見了個個喜歡。我才對他說。這些東西。全是漢人日用之物。並不難造。本山有的是木材。祇須找幾個漢人巧匠。便可仿造出來。大家用。別的東西。本山沒有的。也可以拿牛羊藥材。去和漢人交換。他們果然被我說動了心。推出兩個人來。求我去聘請良工巧匠。來教他們。我還故意不答應。經他們再三求情之後。我才答應派人去請。我原是思念生身父母。才想出這許多主意。使漢苗接近。好打聽我父母消息。同那張紙條上寫些什麼。但是我聽庶母說。漢人雖然表面文弱講理。存心却是非常之壞。祇知取利。背義忘恩。這野人山。雖與省城隔近。因為險崖峻坂。深溝峭壁。猛

獸又多。生人進山，不是被猛獸所傷，便是被生苗所殺。很少有人生還。萬一那些巧匠，知道我砦中虛實，報告漢官前來搜剿，爲我一人私念，却害了全砦生苗。怎對得起人。話已說出不便反悔。祇得推說漢人最怕人多。你們相貌凶惡，言語不通，他們一害怕，俱不敢進山來。就是勉強設法，將他們弄進山來，也決意不肯傳授。你們一定要請，祇有聽我分派挑出十個通漢語的人，去跟他們學。學會了再轉教大家。衆人對我，自是言聽計從。過了好幾天，我才將主意想得周密隱妥。通曉漢語的人，僅僅也不過十幾個。我自幼就愛聽爹爹教我說漢話。長大以後，又利用漢語，結下這十幾個心腹。我將一切佈置分配好了以後，先領衆人去同藍牝牛打了一仗，大獲全勝。知道他們不會再來擾犯。由這些心腹當中，選了兩個得力可靠的人，扶我兄弟，代我做大司。然後親自出山，先在山口外村落中，借了一家農民房舍。才命兩個精通漢語的同族，趕了一大羣豬羊進省城，換了好些銀子，再用大價，聘了幾個有名木匠泥水匠。假說是一個發了財的熟商，要在野人山不遠的小村中，蓋一所大房，同做一些應用傢俱，給各人家中，放下豐富的安家銀子，叫他們先來看看地勢，及用多少。

材料再回城招工。匠人知道苗人的活好作，並無一人動疑。高高興興跟着前來。到了我住的那一家，我便請他們先打牙祭。（雲貴犛勞工人酒肉，均在朔望，謂之打牙祭。）酒到半酣，從酒內放下迷魂花，等他們醉得人事不知，半夜裏將他們矇上兩眼，揹進山去。先放在後砦，解醒過來，說明用意，叫他們不要害怕，事完自會送他們回去。一面撥了許多人，斫伐山木，動起工來。命那十個同族，用心跟他們學手藝。我每日從旁監督。後砦峭崖孤立，巖頂當中是一片大平原，除了毒蛇澗那裏有多人輪班看守，祇要他們想逃，就立刻殺死。此外無路可通，他們也知道厲害危險，又加我每日美酒塊肉好待承，祇盼工完回去，誰都盡心相教，並不偷懶。那些同族，學會了又去教別人，不消半年，把後砦修得和漢人畫上的宮殿房子一樣。全山的人，也都學會了許多手藝。工完以後，送了他們許多銀子。這回却將他們裝在青稞包內，黑夜送出山去。那裏早預備下有一隻糧船，他們吃了迷魂花酒，不用回頭草，是永遠昏迷不醒的。我們把他當貨物一樣，由南明河穿清水河，經黔江，入烏江，直到思南鸚鵡溪，在一個荒僻之處靠岸，將他們運上岸去，把船連夜開走，祇留一人，將他們

救醒。再泅水追上船隻回來。諒他們醒起。必定猜神疑鬼。不會想到我們。就在省城附近。野人山內。我同那幾個匠人。時常見面。越混越熟。漸漸朝他們打聽我家下落。才知他們多不認識字。知府這個官。那一省都有。他們也不知那官有多大。祇知道官是是管打人同要錢的。有錢就納糧完。稅沒錢賣兒女產。業去交納。再沒有。見官差就跑。跑不了就坐監受罪。至於姓什麼。叫什麼。是那裏人。他們當老百姓的。不但不知道。也不敢打聽。年青人有不懂事。愛打聽。被問的人。就不願意。有時還要挨老人的打罵。所以從小到老。從老到死。對官都不大清楚。除非那官真好。少要他們的錢。路上撞錯了官的頂馬。不挨打。不輕易派官差。遇見年荒。催糧不緊。不時輒派差下鄉捉人。照這樣。他們才敢公然打聽他的姓。都叫他作青天。供起生人牌位。又不叫他官了。再不就是那官真壞。一年四季。官差跑遍了全鄉。東家殺鷄。西家宰狗。像給死人上供一般。足欸待多天。再賣兒賣女。完了正糧。完副糧。交了正稅。納附稅。祇要有一家打官司。左隣右舍。遠親近戚。一牽連就是幾十家。家家都得遭殃。親戚朋友。不是新年。也跑到衙門班房中去團聚。田地荒了無人種。糧得照樣完。錢還得照樣花。官再

一出門同下鄉。更了不得了。從官起到差尾巴。個個都得應酬。叩頭禮拜。把官接進來。跪在地下。隨便給問他幾句話。任官高興不高興。糊糊塗塗。給他們判了一些罪名。是也是得。不是也是得。再叩頭禮拜。送他。把人帶走了。或打。或枷。或押。或砍。或充軍。一家子哭死。都無人敢問一聲。剛把人捉進去。派寫萬民傘的紳士。又來叫這人出錢。把名字寫上了。有錢的。託紳士求情。花錢。還可把大罪化小。小罪化無。沒錢。祇得等死。一人犯罪。全家承當。一家打官司。十家自家受牽連。老百姓恨在心裏。冤在肺裏。哭在肝裏。氣在脾裏。發洩在大腸裏。天天拿解手咒他。快快痲脫。當然也要背人打聽。給他取下什麼閻王剝皮的混名。至於到好不。好。平平常常的他們也不感激。也不恨。就不容易知道姓名了。至於皇帝。爲什麼要派官。既派官。爲什麼又不一樣。有好。有壞。有平常。祇準官說話。不準老百姓放屁。壞的。還得送他萬民傘。是什麼意思。老百姓花錢。給大官。小官。官子。官孫。官親。官友。去花。什麼意思。他們都不知道。連我也越聽越糊塗。我問不出頭緒。又怕我生身父母。是個壞官。與其讓人家當痲疾。咒罵。還不如永遠是苗人的好。因此我想打聽我生身之父。是青天是剝皮之心更切。知道

問這些匠人決難問出根底。因他們說要問官的詳情。祇有城裏讀書人才曉得。我將他們送走以後。又再想妙計。去尋讀書人。誰知讀書人心眼比他們多。又加那夥匠人。回去添枝添葉一說。多是害怕。凡遇苗人。請去教讀。便不敢來。有那來的。多是些沒品行的窮秀才。隨了派去的人。仍用前法。運到這裏。他們也祇知閉門讀書。不問天下興亡。也不打聽時事。到知道官的大小。說了幾個知府姓名。也俱合血書上不對。打聽不出。這還不說他們心地大半非常之壞。令我異常生氣。原來他們來時。多是聽了那些匠人傳說。我是這裏女王。尙未嫁人。如何好法。銀子又給得多。他們油矇了心。全都有所希圖而來。那有什麼好人。頭一個來的是一個窮秀才。這人姓黃。最爲卑鄙無恥。初見我時。跪在地下。口稱我仙主。連頭都不敢抬。還有許多做作醜態。後來見我們這兒的人。除我升些發令之外。全都是隨隨便便。漸漸同我動手動腳起來。我以為他已結我同。我表示親近我。沒有放在心上。他雖不能說出我家根底。因他認字總不少。每到傍晚無事。便請他教我認字寫字。有一天晚上。他教我寫字時。忽然過來裝作把我的筆。用他那又髒又黃的長指甲。搔了我幾下手心。我不懂

他什麼意思，忍不住問他。他又紅了一張豬肝色的鬼臉，忸忸怩怩，答不上來。我想這許是漢人的風俗習慣，也就作罷。過了兩天，我寫字時，老聞見一股臭氣，回頭一看，他正在滋出一嘴黃牙，鬼頭鬼腦，湊在我頭髮上聞呢。我也還不以爲他有什麼壞心，當他是在身後看寫字呢。似這樣種種，令人討厭的舉動甚多。我因不願他同別的苗人接近，走漏消息，他就住在對門。比時他住的那間，沒有開窗，第二進門前，又有我的心腹，拿着兵器把守。他除了到我室內，一步也不能出去。相離甚近。那天正值我們這裏杜鵑花開，過月光節，我多吃了幾杯酒，回房就睡。到了半夜，忽然覺得腳上有些刺癢，醒來一看，我腳旁伏有一團黑影，腳上微微有些熱癢，疑心花籃末下，被山中花熊跑了進來，順勢一脚踢出，祇聽噯呀一聲，跌倒在地。比時火池還有餘光，我已聽出是人，便起來點了松燎一看，原來是他在地下哼唧不起。近前一看，已被我踢得鼻青臉腫，折落了一個門牙。我還有些過意不去，便摻起他來。問他爲何在半夜裏進來，有話何不喊起我說，自找苦吃，語言未了，他忽然一個翻身，爬起重又跪下，抱着我一雙大腿，從腿肚子到腳縫，一路亂聞亂舐，我不知他今晚到底是什麼

意思。疑是他日久思家。所以像貓狗一般乞憐。想叫我放他回去。正要抱起細問。因他祇得我下半截直發癢。忍不住笑出聲來。這一笑不要緊。他便和瘋狂一般。站起身來。便想抱我住床那邊走。口裏還直喊伯主救命。他却不知平時一二百苗人。同我比力。都拉我不倒。蜻蜓搖玉柱。我不動脚。如何能移動一步。他抱了兩下抱不動。口裏氣喘吁吁。臭味直噴出來。兩隻手滿身亂摸索。我已漸漸明白他起了鬪心。本想站在那裏看他還出什麼醜態。因他一路亂摸。又好氣。又好笑。不耐煩再和他糾纏。一變腰將他倒提起來。他才知不是路。像殺猪一般叫喚。直喊饒他狗命。依我性子。幾乎想將他撕成兩半。終因還想打聽我家下落。怕斷了路。強忍氣將他放下。他已連疹帶嚇。得暈死過去。第二天一早。便命人將他裝入青稞包內。用前法送走。後來又找了幾次人。雖不似他可惡。却也好不了多少。漸也鬧得去的人。成了熟臉。恐人看出根脚。祇剩下幾個生臉的人。要來買賣山產。不便再做請人的事。我家行跡。仍未打聽出來。有一年年終。又同我兄弟出山打獵。從虎口中救下一個孤身老者。他曾雇有一個挑夫。担着行李。那担夫已被虎咬死。我看他行李中。俱是書和筆硯。便將他接

回。若來一問。那老者姓周名齊。是一個先明顯宦的遺裔。立誓不作滿人的官。一向以教書糊口。年終辭館回家。明年還沒有館地。家中還有妻子兒女。景況甚寒。我便問他可肯留在若中。教我續書寫字。我先還以爲他那大年紀。不會肯與我這種生苗野蠻。雜在一處生活。誰知他一聽我肯留他在這裡。竟喜歡得跳起來。他說道。爲了衣食。走遍天下。都是奉着滿人正朔。每次散館。也都是爲向學生講說胡兒的暴虐。想使凡經教過的學生。心存明室。闢來闢去。稍爲知道我一點的人。都不肯要我。伯夷叔齊。恥食周粟。死於首陽。首陽還是周土。想不到在這深山窮谷之中。居然還留下這一片乾淨土地。爲老夫息壤。豈不快哉。當時痛快答應下來。過不多時。我見那老者忠義正直。很放心由他到處遊玩。不過防他遇見虎皮。狸狸。總派兩個得力的人護衛罷了。他又和我商量。要將妻子兒女接來。情願不要東脩。分幾畝青稞地。與他自在耕種過活。同受本若法度。我巴不得他能如此。第二日便命人陪他去將家小接來。他不但學問甚好。而且深通兵法。以及墾地修寨之學。過了不到一年。本若經他整頓出主意。相度山谷險要。因勢利便。教苗人在農隙認字。講武種桑。畜牧。釣魚。販貨。

又立下九條法規全山遵守。三年功夫，漸漸把本山治得家家富庶，人人安樂。初來時苗人嫌他老弱，口雖不敢說，心裏難免總有不服的地方。自經他修好了兩處棧橋，有一次虎皮狸狸前來報復，被他用一百六十七人，設下誘敵巧計，殺敗虎皮狸狸千人之衆。苗人才改了輕視之心。後來他種種設施，經我強制實行，大收成效。全寨的人更加心悅誠服，都尊他爲老爺子。我自經這位老人家指教，讀了不少的書。全山的苗人無形中也受了很多的益處。他們起初住的地方，多是土洞和樹頂的小屋，穿的是獸皮圍裙。現在除了衣服，正等全年頭一次布織成。下半年就可穿上身外，人人都有了房子和傢俱。我們感念他的功勞，將後些讓出來，與他全家居住。還撥了許多男女苗人，分班服侍。最令我高興是第一年終，我試出他別無二心，把血書取出來，向他探問我家的蹤跡，他才把血書讀完，就流下淚來。我一問他什麼原因，不但把我父母什麼來歷，都說出來，並且他知道下落。原來我父親林衡，也是貴陽人，與他還是舊交。雖然迫於親老家累，做了滿人的官，却是一清如水。二十年前，在湖南益州府任上，得罪了湖南巡撫周燾，被他設計陷害，下在牢內。我母親正帶着身

孕。起初以爲我父親決難活命。滿擬懷的是個男兒。遵了我父親吩咐。聞關千里。帶了一個老家人。逃回貴陽。想給林氏門中。留一綫香煙。不想逃至石阡。搭了賊船。起初幾日。他見我母親主僕二人。行李單寒。並未動手。等到過了白馬洞。我母親剛剛分娩。生下了我。那船靠岸打尖。離岸十里。山中便是賊船賊頭家裏。那賊頭姓衛。忽然上船。看上我母親美貌。立逼要搶上山去。老家人被他們打死。我母親不從賊。決難活命。從了賊。漫說我母親出身書香之家。深明大義。寧死不肯。即使暫時苟且偷生。異日何顏去見公婆丈夫。又見生的是個女兒。更沒出望。決計尋一自盡。又不肯將官家之孫。落在匪人手內。幸而那匪頭家住山內。還怕我母親產後受風。又叫那夥匪船伙一起哄。仍任我母親躺在船中床上。好在門窗緊閉。也不怕我母親尋死。一個個在船頭上。圍起酒來。我母親見事在緊急。少時匪船便要開。近匪窩。強逼上岸。從他。想跳河碰死。又怕被賊人發覺。反而早些受辱。祇得咬破中指。用白綾寫下一封血書。藏在我的胸前。又將蠟燭勾打開。（小孩初生之包。雲貴鄉間多名之爲蠟燭包。）加了一塊壓棉。表面上裝作曲從。祇推產後身弱。須等滿月才能相從。那賊頭果

然喜歡。毫未動疑。將船開離賊家不遠。停住。那賊頭便命人去叫山兜來。接我母親抱了我。坐上山兜。總想不出一個好主意。他自己殉節。還能保全我的。小命。後來經過一座懸崖。前面不遠。便是賊家。越想越急。越急越沒辦法。便拚命從山兜中。縱爬起來。決計跳下懸崖。母女二人。同歸於盡。不想匪頭在山兜旁邊護送。見我母親着急情形。早已看出一些形跡。時時都在留神。我母親剛一縱起。便被他一把抱住。我母親急怒攻心。不由急暈過去。着急時。失手一甩。將我甩入那下。看不見底的懸崖之下去了。等到醒來一看。身子安安穩穩睡在一個人家家內。房子並不甚大。佈置非常乾淨整潔。旁邊站着一位老太太。同一大一小兩個女孩子。以爲已落匪手。那老太太定是匪人。母親無疑。拚了必死之心。一面張口痛罵。便想迸起來往牆上碰去。誰知人家早已防到此着。未容我母親縱起。大的一個女孩。約有十三四歲。便上來將我母親按住。頭一句話就說道。大娘休要錯認了人。我哥哥已將賊人打死。扔落山澗去。喂虎狼了。我們是救你的。言還未了。那小女孩已端了一碗銀耳粥上來。請我母親吃。我母親聞言定神一看。那老太太果然是慈眉善目。一臉正氣。談吐從容大方。頗像

一位官家命婦。毫沒一些小家氣。那兩個女孩。也是活潑端莊。舉止安詳。屋內並無一個男子。因被他們按住。便在枕上叩謝。請問前情。才知他家姓蕭。也是先明宦裔。太太的丈夫蕭任業已故去。生有一子二女。奉遺命不許作滿人的官。由江西搬到貴州山野中隱居。救我母親的是他兒子。名叫蕭逸。本領十分了得。那日因在山中打獵。看見船上抬下一個婦人。裝束雖不宮麗。却不像山中人打扮。起了疑心。暗地跟踪下來。猛見婦人尋死。便上前將那夥賊人。一個個打倒在地。供出實情。他祇見我母親手中扔起一個小包囊。並不知包中還有嬰孩。當下他又問出他們種種惡毒行爲。便將他們一齊打死。擄入崖下。那一帶野獸甚多。由他去喂豺虎。見我母親業已在山兜中暈死過去。便舉看山兜。送回家去救治。復翻身去尋賊船。上面祇有一人看守。問出那匪頭住家。又將那人打死。綁上一塊石頭。與那看船的一同沉入河內。又尋到賊人家中一看。那賊頭並無家眷。祇有二賊在內。賊家住在一個山凹轉角處。非常僻靜。所以賊黨在不遠處被殺。竟不得知。那位蕭英雄除惡務淨。又將這兩人殺死。搜出許多金銀。放一把火。燒盡。回得家來。才知還遺失了一個嬰孩。立刻回到

原處去找尋。跳下崖去一着。祇有一盤半折長藤。垂離崖底不足三尺。隨風飄拂。餘下四壁同地面。俱是光光的石頭。上下相隔數十丈。別說是剛出懷的嬰孩。就是大人。也要摔成肉泥。想尋那嬰孩尸骨。包裹回信。竟是遍尋不見。地下血印虎跡。非常零亂。賊人的殘肢斷骨。東一塊。西一塊。說不定那嬰孩尸骨。已被老虎啣走。也未可知。那還何處去找。祇得回來。我母親以爲我已落虎口。傷感了一陣。幸喜保存貞節。在蕭家住滿了月。便由那位蕭英雄。護送進省。偏巧福無雙。至禍不單行。到家不到一月。我祖父母相繼下世。多承蕭英雄。將在我家中得來的金銀。贈了不少。才得將我祖母父安葬。這位老人家。原是我祖父門生。聞信前來弔唁。聽說我父親被周壞陷害。他與周壞是同族。幼年同學至好。曾經兩三次。聘他去作幕賓。被他拒絕。爲了救我父親。從我母親手中。要了一些銀子。連夜趕到湖南。再三求情。才將我父親救出。周壞還留他在衙內帶忙。他祇敷衍。惟說等我父親出了獄。才能就他的事。及至我父親出監。他先將我父親送走。將行李搬入撫衙內。住了一日。第二日一早。推說到湘江去看個舊友。星夜逃了回來。我父親見祖父母已死。更無志功名。先同我母親。將餘

下的錢。買了點田。過了幾年。又給我添了一個兄弟。全家頗能溫飽。不想周壤還氣不出。寫信給貴州巡撫毛人俊。要陷害我父親。同這位老人家。我父親無法。只得變賣田產。全家逃往廣西投親。這位老人家。也被一個門生接去避禍。我父親走後。總無音信回來。這位老人家。因聽我母親說過遇險寫血書。失去一個女孩之事。却沒想到我還在蠻人堆裏活着。據他推想。當時一定是我母親失手。把我甩到山崖下時。正落在半山腰那盤春藤上面。春藤纏斷。不曾落地。後來被虎腳去。用乳喂養。巧遇撫養我的父親同庶母。所以才不曾死。我因老虎於我有救命之恩。從此打獵。遇見虎。雖然也追着玩。我決不去傷他。說也奇怪。無論多厲害的老虎。遇見我。總是回頭就跑。從未像別的猛獸。願同我對敵過。我既打聽出我生身父母下落。幾次想離山出外找訪。都被這位老人家止住。他說我父親走時。原說是往廣西榕州去投親。因是多年不曾通信。非常想念。會託使人。去探望兩次。回來都說找訪不着。連那家親戚。也不知去向。想是中間有了什麼變遷。隱居到別處去了。如今人心太壞。道途險阻。你雖然有本領。到底是個孤身女子。你父母果在那裏還好。明明不在。何必空跑一踰。我

聽他這一番話。還是不肯死心。正要想個什麼妙法打聽。不想本砦又出了故事。南山凹中潛伏的那些虎皮猩猩。我因不願殘殺多人。每次和他打仗。從不肯追盡殺絕。誰知他們的大司藍牯牛。因屢次打敗。含恨在心。不知從什麼地方請來一個苗女。和一個姓賈的男苗。這兩人俱非他們同族。却都是十分英雄了得。頭一次和我們開仗。先是那姓賈的男苗和我交手。差一點被我一刀斫死。那苗女上前解救。連打了三天。俱無勝負。後來我用周世伯誘敵之計。雖然打了個勝仗。因為是那苗女斷後。竟沒有佔到他們多少便宜。過不了幾天。藍牯牛派人來說。我前次打勝仗。是憑了詭計取勝。不能使他們服輸。要叫我擇日子和地。方與神姑角牛力。（角牛力是生苗的一種風俗。遇有雙方起了衝突。各持一理。不能相下時。各請出公證人來。擇好一片寬大地方比力。誰力大。誰就得勝。誰就有理。比不過的人。無論其目的是爲女人。爲牛馬。爲田產。均由得勝者自由取攜。法極野蠻。而條規頗嚴。往往因對方情急。不依條規取勝。激起衆怒。便興械鬥。）他們輸了。自然任憑我們處置。要是我輸了。便把全砦讓他。將我一家逐出山去。不準回來。那神姑便是苗女的名字。我以前和他交

手已知他力大非常。幸而我從小學過這種比武力氣法子。比力氣不難。最難是守那幾樣條規。一不準用脚。二不準用手。祇用前胸和對方去碰。誰把誰碰倒。再起來用頭對頂。誰要退後便算輸。第三次各用右手搭敵人左肩。左手從敵人右臂穿上去。和自己右手相連。如此將敵人環抱。仍是不准動脚。要將敵人扳倒。似這樣連勝三次。才算贏。贏不了三次。從頭再來。以先用這法子比力的人。敗的不必說。勝的差不多都累吐了血。有時兩人緊抱着。死命扭着翻滾。落到巖下深溝之內。去喪命的是常事。我知道這種比力氣法子危險。但是要答應。立刻便失了衆心。全若黑苗。已有好幾年沒有發生過這類事情。一聽見我要和敵人角牛力。喜歡得焚燎跳火。滿山歡迎。巴不得藉此試試大司神力。看看空前未有的熱鬧。他却不知我勝了也是受內傷。不久人世。要是敗了。我固然不能生還。我的同族。被逐出山。不能安居。他們又豈能安樂。可是他們受我多年厚待。和周世伯一番教他。仍是退不了他們。天生下殘忍乖戾的野性。很覺恢心。當下我答應了來使。打發回去後。便請周世伯來商量佈置。選了雙方交界之處。做角牛力場。那地方兩面俱是高岸。當中是一片五六畝大的

平地雙方的人。各在巖上守望。一面派一個公證人。隨比力氣的人下場。他們派的。便是那姓賈的男苗。我使派了我的兄弟。日期一到。全若黑苗。像發了狂一樣。到處亂唱亂跳。雙方入場。各向天神前照例起誓。這時我同神姑。都各祇穿了一件皮圍腰。頭上也沒帶什麼東西。看得很清楚。起初祇覺得他很好看。這時兩下一對面。

第五回

通商惠工恩柔野獠

角力降虎智伏神姑

不由大吃一驚。他不但長得美貌。討人喜歡。左耳珠上。竟有像血一樣的五顆紅的圓痣。和我庶母臨終遺囑。所說的話一樣。當時無暇說話。便角力起來。心中祇顧盤算。用什麼話去探問他的根源。未免分了一點神。差一點頭一陣。沒敗在他手裏。比時兩方面帶去的人。都分在兩面山坡上觀陣。由我兩人拚命相撞。連個大氣也無人出。我小時學這角牛力玩意。時因爲一撞人就倒。漸漸誰也不敢和我比試。我沒法子。便和大樹去撞。練得差一點的樹。祇消經我兩三撞。就要撞折。神姑天生神力。要識比力氣。到也難分上下。無如我的前胸。練

過幾年變勁。他撞我不易受傷。我撞他久了。便要受傷。我本來就有點愛他。又看出她耳上五粒紅痣。知是虎口中失去的妹子。益發不願意她受傷。祇是她敗了不要緊。我却敗不得。老這樣各不相下。撞個不停。兩人都要吃虧。如何是好。正在着急。不由想出了一個好主意。最後一次。等她撞我時。我祇迎個七分。身子當時自然往後仰一點。祇要脚再往後一退。出了圍子。便算輸了。她覺得佔了上風來。勢很猛。過身的力氣。都運在上半身。乘勢撞來。她却不知我用的是計。上半身雖然祇用了七八成。下半身站得很穩。就在這一霎眼的當兒。我趁她餘力將盡。才把過身的力量用去。前胸往前一繃。她本來身體就失了重心。又加力已用完。要收勢回去的當兒。吃這一繃。將她撞出去有三四步。出了圍子。晃了幾晃。才得站穩。我用這種妙法。明是撞一下。暗中却是兩下。並沒有被人看出。他就輸了。按理這一場比完。應該比第二場。誰知我們這邊帶去的人。見我堪堪失敗。忽然得了大勝。轟雷一般。叫起好來。沒有容到我喘息定後。與對方答話。神姑竟自惱羞成怒。將手一揮。連聲大叫起來。聲如虎嘯。震動山谷。我正不明她的用意。那姓賈的男苗。已自退去。對面山坡上觀陣的一羣

虎皮猩猩。也好似非常害怕。一個個飛一般的亂竄亂逃。未曾比試以先。周世伯知虎皮猩猩最無信義。凶險奸狡。怕他借角牛力爲名。內藏奸計。四面下上伏兵。又派了一枝了。去暗襲他的巢穴。我見他們這一陣大亂。先還以爲我們的埋伏發動。暗怪周世伯不該趁勝負未完以前。不問明我就動手。再回看我們同來的人。依然未動。又好似不像伏兵發動神氣。正在奇怪。那神姑仍是大吼個不停。我剛要舉步過去問他。就在這總共沒有多一下下。平聲音哈土語轉眼之間。漸漸從遠處山谷中。傳來了應聲。和神姑吼聲相似。四面都有。還不止一處。很快的愈聽愈近。立時腥風四起。飛砂揚塵。樹葉亂飛。我這邊山坡上的人。也是一陣大亂。四散奔逃起來。我才聽出那聲音是真虎。我兄弟站立我處不遠。正命他去保護周世伯時。轉眼之間。成百的大老虎。從四面山坡上連聲吼叫。直往我同神姑的立處。竄了過來。我雖然有點蠻力。似這樣多的猛虎。如何打發得開。我先不知是神姑叫來的。他既不逃。我也不能逃。拚着死在虎口。站在那裏不動。這時兩邊山坡上看的人。已逃得沒有了影兒。那一羣猛虎當中。有一個頭子。生得比黃牛還大一倍。白額黃斑。吊睛突出。金光四射。

首先縱下坡來。祇一縱。便到了神姑面前。神姑不但不逃。好似同他非常親熱。迎上前去。兩手抱着虎頭。不住摸撫。口中不住發出虎聲。餘下的老虎。也都朝着大虎和神姑。扒伏下來。把頭朝着我這一邊。不住張口大吼。我正在想主意之際。忽聽遠遠蛇皮鼓蓬七。盧聲吹起。知是周世伯發出的信號。雖然埋伏發動。這多猛虎。也無濟於事。我被猛虎包圍。怎肯害怕。示怯。依還挺立塲中。靜看那神姑鬧什麼把戲。本山雖有虎。偶而打獵遇見。至多也不過是三五個。這成百成千的虎。竟不知從那裏來的。正在心頭盤算。那神姑忽然作了一聲虎嘯。他身旁的大虎。也跟着吼了一聲。立刻便從對面竄過七八隻牛大的老虎。朝我身上撲來。我知道人單勢孤。虎又太多。無法抵擋。只在塲中和這七八隻虎。跳高縱矮的一味閃躲。末後一隻虎。迎面撲來。我剛剛縱開。斜刺着又有三隻虎。當頭撲到。我知無法避讓。情急智生。我也不知那時。會有那麼大的力氣。被我順勢撈着一隻虎尾。掄圓了在頭上一摔。先將旁的兩隻虎撞開。手鬆處將手上的虎。甩出去六七丈遠。撞到山石上面。跌個半死。這一來惱了神姑。身旁那隻弔睛白額大虎。大吼一聲。縱將過來。其餘那些成千成百的虎。都大吼連

聲如同潮湧一般。如飛撞到。我知道決難活命。一時無法逃避。又加累了好一會。力盡神疲。腳底下被地上石頭一絆。跌了一交。彷彿覺得那隻吊睛白額大虎。業已縱扒在我的身上。祇聽震天價一聲虎嘯。我便昏暈過去。一會醒來。忽聽祇有一隻虎聲。在那裏發威。聲音宛不似適才洪大。悄悄睜眼一看。那隻大虎。正站在我的身前不遠。神姑拿了一把刀。幾次作勢要走上來。那虎好似在我身旁守護一般。不住的張牙舞爪。連聲吼叫。老不讓他近前。那些千百成羣的虎。也不似方才那般吼叫凶惡。各自分散在山坡上。蹲伏遊行。毫無傷害之意。這時蘆笙蛇皮鼓的聲音。已遍山響應。越來越近。我這時本可伺便逃走。一想這樣回去。非失衆心不可。反正是個死。索性站起身來。那大虎見我起立。反朝我身前挨擠。并不見有惡意。我知這東西。定是虎王。不可力敵。姑試摸摸他一下。那大虎竟愈覺馴善起來。神姑見了這般景況。愈加奮怒。拚了命一般。持刀砍來。我正要上前抵擋。那大虎竟搶先一縱。一口啣住神姑的刀。祇一甩。便甩出去。有幾十丈遠。神姑見虎歸順了我。沒了主意。氣得在地下打滾。哭了起來。那大虎見神姑哭。又捨了我去。就牠用舌去舐牠的腳。正在這時。忽然一聲

吶喊我這面山坡上。周世伯同我兄弟領了許多人。張弓搭箭。作出要射的神氣。直喊神姑投降。神姑見他們的人。不知去向。我們的人。却來了這多。大嘯一聲。從地上扒起。騎在那隻大虎背上。祇一縱。便上了對面山坡。那大虎還回頭望了我幾眼。才和那千百成羣的虎。一齊退去。我見那虎對神姑同我的情形。不由想起我庶母說起徐先得我時。在虎穴中受虎乳喂養的事。那虎既不肯傷我。定是那隻喂我的虎無疑。念在以前恩義。使命衆人不可放箭追射。率衆回寨。問起周世伯。才知他聽見觀陣的人逃回去報信。說我雖然得勝。却被神姑叫來了成千成百的老虎。將我困住。他一聽大驚。知道那些黑苗。胆怯怕虎。定以爲神姑是什麼虎神。不敢前來接應。幸而他帶的那些接應的人。大半是我同族。便將存亡利害關係。對大家說明。命我同族在前。黑苗在後。又一面吩咐飛傳各路埋伏。稍爲變更原定方略。依舊發動。意思是兩方的人。都被虎嚇散。那一方拿得住人心不亂。便佔上風。萬一擒住了藍忙牛。我也被神姑擒住時。還可彼此交換。知道那成千成百的虎。不是人力所能打散的。便命前隊的人。拚命吹打起蘆笙。同蛇皮鼓往前走。正在發令之際。我兄弟趕了回來。他便

命我兄弟趕上前方偷襲的一派人。叫他務要生擒藍牝牛。同那姓賈的男苗才好。自己還怕黑苗不信服。又將頭髮披散。赤了雙足。捧着一枝寶劍。假說他有法術退虎。才將衆人鎮住。一同進發。剛剛到達山坡。我已從地上爬起。也是真巧。差一步我被虎撲倒的醜態。竟會沒有被大衆看見。我同族不必說。那些黑苗。起初周世伯命他放箭都不敢。這時見我果有伏虎的能力。又將虎都趕在對面山坡上。愈發以爲我是天神。暴雷似的吶喊了一聲。將神姑嚇退。其實神姑秉性非常倔強。並不害怕我們。他因從小在虎穴中長大。把虎看作家人。見我們的人都手持毒箭。吶喊要射。怕傷了虎。才行退去。這都是後來才知道的。當下檢點人數。我們的人並未受傷。雖然未將藍牝牛同姓賈的擒住。總算大獲全勝。還擒了許多俘虜。有那當時逃避不及的虎皮狸狻。躲在樹上。看見我同虎對打。不知我是被石塊絆倒。跌了一交。還以爲用巫鬼的法術。制伏了虎王哩。回去一傳說。個個都生了畏懼之心。我又用周世伯的主意。將擒來俘虜。好言勸解。用酒食安慰。放了回去。這些俘虜回去。又一傳說。藍牝牛手下。益發沒了鬥志。漸有攜家前來投降。甘願爲奴的了。問起降人。知道他們人心

已散。便命降人作領導。進攻他們的巢穴。藍牝牛無法。領了百十個心腹。逃入一個山凹。孤崖之中。困守月餘。糧水兩絕。祇得出來投降。一問神姑踪跡。才知那日角牛力後。並未回來。姓賈的等了三日。說是前去尋他。也是一去不返。恐手下虎皮裸狸害怕變心。不願對衆說田實話。假說神姑在山裏僻靜處行法。一向守着機密。這日勢窮投降。才說了實話。我因想和我妹子相見。才決意收服虎皮裸狸。一聽他不在。大爲失望。便問藍牝牛。起初神姑是怎麼來的。他也說不大明白。只知他們在去年有一天。從一個山洞中。擒着一個睡着的生人。便是那姓賈的男苗。他們正想把他拿來祭虎。偏那姓賈的本領非常了得。醒來見被人擒住。大吼一聲。掙斷了綁索。搶過一把苗刀。斫傷了好幾個。藍牝牛同了多人。費了許多手脚。才二次將他擒住。剛把祭神之火點着。忽然從遠處山巖上。如飛一般。縱過一個女子。渾身上下。只腰間斜圍着一張鹿皮。跑到藍牝牛面前。拍手畫腳。說話聲音。非常尖亮。似人言。又不似人言。看他意思。好像要釋放那姓賈的。藍牝牛愛他生得美貌。又欺他是個孤身女子。想將他搶回。去同他用手式比了半天。因爲言語不通。使用手去抱。吃那女子一掌。打了

一交藍牝牛生了氣。招呼衆人一齊上前。那女子見藍牝牛人多。祇一縱便到了姓賈的面前。手臂粗的春藤。吃他一扯就斷。他解了姓賈的綁。抱在懷裏。一縱就是六七丈遠。看守的人被他打翻了好幾個。容到藍牝牛率衆追來。他已縱出去很遠。在一個山崖上立定。藍牝牛吃了虧。又被他將人搶去。怎能干休。偏巧那崖是個孤崖。藍牝牛便吹起叫子。召集全數虎皮猩猩。把山巖圍住。因爲巖徑很窄。上去的人都被他二人打跌個半死。便命衆人放箭。逼他二人投降。那姓賈的朝那女子比了陣手式。那女子忽然仰天長嘯。聲如虎吼。一霎時便有成千成百的老虎。竄山越嶺而來。內中有一隻。便是我那耳所見的吊睛白額大虎。首先竄到崖上。那女子同那姓賈的。雙雙騎上虎背。縱下峯來。帶了虎羣。往西兩方面去。虎皮猩猩早已聞出虎的腥風。再登高一望。見虎有那麼多。趕緊亡命一般。竟地逃跑。這次藍牝牛雖然沒有死在虎爪之下。手下逃避不及的。被虎傷了好幾十個。當時藍牝牛以爲得罪了虎神。殺了好幾個同類去祭。誰知虎神並不領情。不來享用。過了好幾個月。直到第二年。並無動靜。可是他們個個提心弔胆。如同大禍將臨。有時遇見老虎。不但不敢去捉。反跪下

來任他吞食。老虎原本是怕人的。見人如此軟弱。甘心情願去孝敬他。吃着了甜頭。當然得尺進步。不時三五成羣。出來尋人去吃他們那裏。雖敬的是虎神。一向並沒虎患。經這一來。一出門便怕遇見虎神喪命。他們不怪老虎太凶暴。想法子合力一心去制服他。祇怪他首領不好。得罪了虎神。闖出這大的禍。害得他們妻離子別。父死夫亡。漸漸對藍牝牛起了二心。末後一次。藍牝牛見虎勢猖狂。也不想法抵禦。仍用老法子。拿人去孝敬。激怒了一個聰明的虎皮狸狸。當衆說道。禍是我們大司闖的。却拿我們去填虎口。看那日來的虎。何止上千。我們都殺了祭他。也管不了兩頓。而且每次殺人祭神。神都不來享用。却每次尋活人吃。明明是祭神的人。不稱虎神的心願。我看既是大司得罪了虎神。他又沒法替我們抵擋。今天說這個該死。虎神要他。明天又說那個。我看我們都未必該死。祇他一人該死。我們把他殺了祭神。虎神如果享用。不再吃我們。大家另舉大司。過太平日子。如若不然。那是虎神沒理。反正早晚都被他吃光。嚼光。我們就合力同心和他拚個死活。也比跪着送死強。話言未了。果然激起衆變。藍牝牛雖然力大。到底一難敵衆。他祇將說話的人打死。還打傷了好幾

個到了仍是吃大家將他擒住。剛要綁好。舉火開刀。忽然一陣腥風。飛砂走石。大家知是虎來。嚇得丟下藍牯牛。四散逃避。這次祇來了那個大虎。同那一男一女。藍牯牛正要逃避。那女子口中嚶了一聲。跳下虎背。那大虎祇一縱。便將他撲倒。啣到那一雙男女跟前放下。那女子同姓賈的在一起數月。居然學會了人言。當下便叫那姓賈的對藍牯牛說。那女子自小生長虎穴。那大虎便是他母親。他住的地方。有成千的猛虎。都聽他和那大虎的號令。要叫藍牯牛奉他爲主。不然他祇消長嘯一聲。便喚來成千老虎。將衆人吃完。藍牯牛知道不答應他們是不行。自己平日又非常暴虐。如果失了大司地位。更是危險。就是仍做大司。衆心業已背叛。回去仍要喪命。想就此利用。不但大司地拉穩固。而且還可侵犯我們。便和那一雙男女商量。假說他們新來。衆心不服。請他二人暫時作副大司。將來衆心服了之後再說。那女的沒有名字。因他有伏虎之力。就喚他作神姑。當下姓賈的和神姑。仍上虎背。叫藍牯牛回去送信。藍牯牛回去一看。自己的人。以爲他業已葬身虎口。正商量焚燎舉火角牛力。另舉大司呢。見他回來。便要上前廝殺。忽見女虎神同那姓賈的。騎在虎背上。隨在他的

身後登時驚慌大亂。又要逃跑。藍牯牛連忙高聲止住。說是他已請得虎神的女兒神姑來。做副大司。此後老虎不會吃人了。經他再三解說之後。將神姑和那姓賈的。迎進他們洞去。藍牯牛又把老虎不時傷人。對神姑說知。神姑便朝那大虎吼叫了幾聲。那大虎吼一聲。便即回去。從此果然他們那一帶。不見虎跡。那大虎也不見回來。藍牯牛知道衆人視神姑若天神。神姑雖生在虎穴。什麼不懂。那姓賈的。同他寸步不離。又精通苗漢語言。日久難免不被神姑奪去大司地位。便想了個壞主意。請神姑與虎皮狸獾角牛力。他的意思。神姑雖然力大。從上千虎皮狸獾中。挑出二百個力大的。和他輪流比力。豈有不累之理。等到看出他力乏。自己再行下場。將他比倒。豈不人前顯耀。叫手下看了神姑。雖然有伏虎本領。還是不如自己力大好穩住大司地位。他頭一日將比法告訴了神姑。第二日便開頭比試。那神姑真是力大性長。連比了百十個。都佔上風。上來的人。一碰就倒。比得他不耐煩起來。他叫下餘的人。尋了一根粗長的石梁。用兩塊方石架上。使大家站穩了。用力頂住。他站在這一面。和他們頂對。那方退後。算那方輸。姓賈的攔他不聽。他一人和幾十個虎皮狸獾對頂。頂了

有好一會。沒有勝負。忽然被他奮起神威。大叫一聲。用得力猛。將尺許粗的石梁頂爲兩斷。石梁那邊的虎皮狸狸。好幾個受了重傷。他站的地方。山石都被他踏碎了好些。嚇得衆人都跪伏下來。藍牯牛知道厲害。那敢同他再比。過了不久。他又對神姑說。我們這砦中。如何富足快活。平時如何欺凌他們。神姑被他說動。前來攻打我們。自從吃了兩次敗仗。才想出用角牛力來取勝。不想又遭失敗。神姑也不知去向。藍牯牛不敢對手下說。神姑失蹤未回。後來吃我們追逼不過。手下的人。非要他請出神姑抵敵。瞞又瞞不住。打又打不了。祇得率衆投降。他因平日聽姓賈的說過神姑住的虎穴。我急於想尋找我妹子回來。便叫他領我前去尋找。我祇帶了我兄弟和幾個親信。連那藍牯牛不到十個人。由此往西南。走過了幾十個山峯。經過了無窮的險路。走到一個高崖上。忽然聽見虎嘯。我們便往下一看。下面是一個廣大深谷。半山巖上。盡是奇石怪洞。連一根草樹都沒有。谷底同石頭上。洞穴上。蹲着的。扒伏着的。在地下打滾的。抖毛發威的。長嘯的。也不知有多少老虎。我那妹子神姑。高高坐在一個巖洞門前。大石上面。一邊蹲扒着那個吊睛白額大虎。一邊站着那個姓賈的。我

雖然看見了他。知他不知根底。又在虎穴生長。野性未馴。底下又是成千成百的大虎。如何能下去同他對面交談。說明來意。這時我同去的人。差不多都嚇得變了色。連大氣也不敢出。我命他們潛伏好了以後。正要想法子下去。那藍牯牛見我帶的人。都四散分開。藏了起來。獨他離我最近。忽然起了壞心。趁我一個不防備。猛的一羊頭。從我背上撞了過來。我一時避不及。被他撞這一下。從巖上跌落下去。上下相隔。怕沒有好幾十丈。雖然我生長苗疆。慣於跳高繞矮。無意中吃他猛力一撞。失了脚。就不死也要帶重傷。我當時在空中。往下墜落時。頭朝下。脚朝上。頭暈眼花。眼看離地越近。下面都是堅硬怪石。身子懸空。又無處着力。空自胆寒。快落地時。忽見一團黃影。猜是往上竄的老虎。急中生智。順手一把。果然被我撈着虎頸皮。乘他縱起。也是往下墜時。在虎頸上一使力。才把這往下墜的力。緩了一緩。就勢騎上了虎背。那虎受了一驚。往前一縱。便將我帶離神姑坐處不遠。我忙抓緊了虎頸皮。將兩脚提起。站上虎背。一用力。便縱到神姑跟前。一見面便吃他抱着。扭結起來。偷眼看見底下成千成百的虎。正和潮水一般。往上縱時。神姑身旁的大。忽然站起身來。張牙舞爪。狂

吼一聲。那些虎又都紛紛後退。這次神姑同我打。竟是手脚嘴一齊來。我險些吃他咬傷。那姓賈的。見神姑制服不了我。便思上前兩打一。剛要近前。那大虎嚇退了衆虎。仍是蹲伏在原處。看我們兩人打。一動也不動。誰也不幫。這時見姓賈的來幫神姑。他忽然叫了一聲。便要撲過來。神姑想是明白那虎的用意。一而同我打。使用漢語。止住那姓賈的。雖然說得不好。那意思說他的虎媽愛他。又愛我。外人同別的虎近前幫忙。是不行的。我正愁沒法子制服神姑。又不願傷他。他性子又長。力氣又大。像這樣打到何時。才能算完。還怕我兄弟和同族。見我被藍牝牛暗害。必不肯容。萬一爭鬪起來。驚動下面成千成百的虎。如何是好。忽聽神姑和姓賈的說了這幾句話。不由觸動了我的靈機。知他難以講理。一面應付他。高聲對姓賈的說道。你們休把我當作了敵人。我是好意來接你二人同去享福的。真要講打。你先叫神姑停手。我把來意說明。不合你們意思。再打不遲。姓賈的果然聞言願意。但是怕近前來拉勸。被大虎誤會要咬他。便高聲叫神姑停手。那神姑瘋了一般。好似不曾聽見。仍和我死命扭結。我無計可施。心中非常着急。又打了有好一會。那大虎想是不願看我們

姊妹自相殘殺了。猛的一個虎勢。將我兩人撲倒。我正疑心他翻臉。他已用嘴啣着神姑的鹿皮圍腰。往一邊拉去。我已鬆了手。神姑仍然抓着我的腰帶不放。兩隻腳死命亂掙亂舞。姓賈的見他不撒手。也趁勢上前勸解。將他的手劈開。由那大虎。將他啣過一旁。我也累得祇有喘氣的功夫。那大虎才將神姑放下。姓賈的近前。還沒有張嘴說話。吃他一巴掌。打出去有好幾步。差點跌倒。他微一喘息。又要返過來。和我拚命。這次那大虎。却不讓他近前了。橫在我二人當中。好在我是不想打他的。那大虎祇攔他一人。氣得他又跳又哭。那姓賈的。費了半天唇舌。才得勸住一點。我便對姓賈的。說明來意。因為周世伯再三囑咐。沒將真話全說出來。祇說我二人是一母雙生。他被猛虎銜去喂養。尋他多年。無意中看見他耳輪上五粒紅痣。與鹿母遺言相符。特意來接他回山享福。又說我們砦中。現時如何如何好法。勝似虎皮狸狸。那裏十倍等語。神姑才得轉怒為喜。漸漸同我說起話來。他原是自小在虎窟中。受那隻大虎喂養長大。無事時。常騎虎閒遊。第一個人。便遇見那姓賈的。他本是先明石柱司宣撫使秦良玉部下大將。賈萬策的姪子。名叫賈存明。明亡以後。那年受人陷害。改了

苗裝。逃到野人山內。潛伏了三個多月。帶的食糧用盡。困臥在一個山洞中。每日採些野果。打些野味充饑。這日正在洞中熟睡。被神姑走來看見。覺得和自己相似。忙跑到水邊照照。回來一比。果然他才知道世界上。還有和他生得差不多的形像的東西。又希奇。又高興。他並不知自己是人。那睡在山洞裏的。也叫做人。祇是很願意和他親近。拿神姑那麼野性的人。初次遇見同類。竟不敢上前去喚醒說話。祇守在他旁邊。等到快醒。再跑開。一連去偷看了好幾次。俱赶上姓賈的在悶睡。最後一次。才決定想去和山洞裏睡着的同類說話。還沒走到洞前。從山崖上。遠遠往下望去。這一次他更奇怪了。竟發現了成千成百的同類。在那裏吵鬧跳縱。心中高興得了不得。及至漸走近了一看。這些同類。雖然一樣是生有兩隻脚。兩隻手。也都是立起來走路。可是要和姓賈的一比。那就差太多了。一個個都是怪眉怪眼。相貌凶惡。胸前背後。滿是奇怪花紋。披着一件獸皮。在那場中瞎吵瞎鬧。一個個看不順眼。這才覺出像自己這種同類。跟同類。並不像飛禽走獸來得一樣。千百同類中。竟難得有一個好的。不由意懶心灰。決計還是到洞中。去尋那睡着的同類。他因在旁掩着偷看。沒有留

神到。他所謂好的同類。已吃這些多的壞的所害。綁在一邊。要開刀舉火祭神呢。他跑進洞中一看。沒有。很覺失望。及至出洞再找。一眼望見姓賈的。綁在那裏。他便從洞頂如飛跑了下來。先時他怕人多。老是掩七藏七的。這時雖不知姓賈的吉凶。見姓賈的是綁在那裏。又是在死命掙扎。當然不是他心甘情願。爲要前去救他。也就不怕人多了。他還沒有走近姓賈的身前。忽然發現那堆同類當中。竟有一個頭子。在那裏指揮一切。見他下山。便迎了上來。攔住去路。她也知那頭子。是問他來意。偏自己懂他說自己是那一種話。自己比了一陣。這頭子率性同他動手動腳起來。他本不知那頭子是什麼用意。後來要動手拉他走。才覺出那頭子不懷好意。或者也要想將他綁起來。一害怕。順手一推。却沒料到那頭子。竟這般脆弱。一推就倒。他見這些同類雖多。並不管事。才大着胆子。跑到姓賈的眼前。扯斷綁的春藤。將他抱起。救到山崖上去。那一夥便是藍牯牛。同手下的虎皮猓狸。神姑見他們追來。上面又無路可逃。也願心慌。爲了姓賈的。祇得和他們抵擋。一經交手。才知這些壞的同類。都不經打的。後來藍牯牛吩咐張弓搭箭威嚇。神姑並不知道那東西利害。射上要人的命。姓

買的却知道不好。說話神姑又不懂。使用手比了兩次。他見姓買的着急。他也跟着着急。一急。不知不覺。就長嘯起來。去喊他虎媽。措他回去。他虎媽聞聲追來。一見人多。便也連聲大吼。把虎子虎孫。全喊了來。將虎皮狸狸驚走。姓買的當然隨她一同騎着虎媽回去。她雖然看出神姑與那些虎。頗有淵源。尤其是那隻大虎。但是自己究是個生人。那虎又多。終日包圍在側。老是提心弔胆。幸而神姑非常愛他。飲食坐臥。都在一起。喝水有的是山泉。吃可就難了。神姑生長虎穴。每日吃的都是小虎給大虎嚼來的獐鹿野兔之類。從小就會吃生肉。姓買的本是熟苗中世家子弟。像那樣連血生吞。如何能慣。第二日便拉神姑。騎虎仍回原處。尋着了。他遺失的行囊。內中有一把苗刀。一付弓箭。還有鐮刀。火石。水壺。同幾件衣服。回去使用。山石堆了一個火池。取了些枯柴。片了些獸肉。拿刀叉着肉。烤來與神姑同吃。神姑一吃熟肉很香。取回的東西。又從未見過。見一樣。愛一樣。姓買的便把那些東西名稱告訴他。那是弓箭。那是火石。他說一樣。神姑也跟着說一樣。一學便會。一會便記得。姓買的也很愛神姑。祇可惜他不通人言發愁。見他如此聰明。便細心教他說苗語。同漢語。不消幾月。神

姑雖然學會了苗語漢語。姓賈的終不慣與虎同居。有一次大虎不在家。不知怎的。神姑將別的幾隻虎逗急。他力量比虎大。身體又輕又靈活。一縱就是十幾丈。那幾隻虎。忽然發作了野性。他奈何神姑不得。便要拿姓賈的出氣。神姑連忙去救護。二人要縱開。原也無防。神姑偏學那大虎發威。負偶時光景。兩人倚着一個岩角裏。自己站在姓賈的前面。和虎鬪。任他多大本領。也敵不過好幾隻猛虎。況且後退又無路。還要顧看那姓賈的。他一着急。又作虎嘯。去喚他的虎媽。偏那日大虎走得遠一點。大虎沒有回來。反招了更多的虎。那時這些虎當中。已有好些吃過虎皮狸狸。嘗過人肉味道。又見大虎不在。也想吃那姓賈的。都一齊擁上前來。正在危急之間。那隻大虎。忽然回來。解圍。嚇退了衆虎。可是在人虎相鬪時。有一隻虎。眼看撲到二人面前。姓賈的怕傷了神姑。竄出來一刀。將虎斫死。大虎見了死虎。大發咆哮。幾次要向姓賈的撲去。都吃神姑死命抱着虎頸。連哭帶打滾。才算饒了姓賈的。經這一來。姓賈的越發覺出與虎相親的危險。知道要想單獨逃走。不但辦不到。也捨不得神姑。他見神姑愛他用的那些東西。他每日便教他用刀射箭之法。神姑果然喜歡非常。那時已

問出神姑從小是在虎穴中長大。便說他并非大虎生的。虎祇能生虎。不能生人。定是小時被虎從什麼地方啣來喂養的。弓刀並不希罕。山外人世上什麼吃的用的穿的都有。祇可惜你什麼都沒見過。也不知道。漫說漢人的車馬宮室衣服。享用一切。就連前數月所遇那些生苗的生活。也比這裏強得多。神姑道。我也聽你說過。那裏都比我這裏好。見的東西用的東西也多。不過那是別人家呀。他們能給我們看。我們享用嗎。姓賈的原讀過幾年漢人書。便哄他道。照古時候。誰的品行好。能够給大家想法子。叫大家享福。大家就請他爲王。爲頭子。把他給大家所享的福。又分出來。共同送給他享受。這福。他先雖給了大家。還是享了回去。大家雖然將自己的福。送與他享。可是平日享的仍是他的福。在當王當頭子的。受了大家的敬意。覺得無以爲報。越加用心。想法子。叫大家越多享福。越多受用。大家見當王當頭子的。給他們享受越多。越想回報。於是從上到下。從王和頭子。到大家。都是客客氣氣的享福受用。誰都有吃穿用度。大家差不多一樣。誰也不會爭奪誰的。現在却不然了。人也多了。心也變了。至於享。已有古時候的人。給大家想下法子。覺得够了。無須再想了。不

過人是一天比一天多。大家都願意享現成。懶得一同往前進。人心既不一。使你爭我奪。只要一奪到手。當時不過暫時的麻煩。却可打自己一生享受的主意。有一兩個聰明人一起頭。大家都學樣。你也爭。我也奪。多的奪到了少的。自己又因分不均勻。再分成幾個少的。彼此再爭再奪。強的奪到了弱的。過不久。比他更強的。再來奪他。這樣相傳了幾千年。直到如今。越來越厲害。只要你有大力量。勝得過別人。別人的東西。便是你的。不要說蠻荒。中朝還比蠻荒來得厲害。我那日。睡在洞中。醒來被那羣生苗綁住。我掙斷了春籐。和他們打。並沒見輸。只打不過那爲首之人。二次又被他擒住。後來你來救我。我見那頭子。被你一推便倒。現在越發看出你有天生神力。又加有你虎媽。可以指揮這成千成百的猛虎。只要聽我的話。拿你這大力量。同手下這羣野獸。就能將那些生苗鎮住。去做他們頭子。如今當頭子。又不似古時候難。要給大家想法子享福。才能做得長。祇要老有力量。便可坐着。隨便吃喝享。用。誰不願意就殺誰。多舒服。豈不勝似在這裏過苦日子呢。神姑果然聽動了心。依了他的話。騎着大虎。制服了藍牝牛。兩人都作了副大司。神姑沒見過世面。到了那裏一着。果然吃

喝都與虎穴住不同。又經藍牯牛一蠱惑。說我們這裏比他們更好。神姑起了野心。來打幾次。都吃我殺退。後來角牛力失敗。發了野性。不願回去。祇捨不得姓賈的。便親身悄悄去接。姓賈的也捨不得他。強他不過。無可奈何。祇得隨他。仍回虎穴。原想相機仍勸他出山。神姑自在藍牯牛那裏。食過了熟肉。甜酒。稽粳。也是心中老想。恰好我這日尋到。說明來意之後。立刻轉怒爲喜。姓賈的還怕我有詐。先叫我折箭爲誓。仍要坐那大虎回去。我一一答應。先叫神姑制住羣虎。不叫上崖。我去尋我帶來的人時。藍牯牛同我兄弟。已不知去向。問起他們。才知藍牯牛將我撞倒。正想往回路跑。吃我兄弟同兩個同族。將他攔住。大打起來。打了一會。被我兄弟。將他推落到一個山澗之中去了。我兄弟見我同神姑。已見面說話。沒事了。不知從什麼地方。被他尋着一隻才生下不久的小虎。想帶回去喂着玩。恐被大虎知道。先自偷偷翻山。跑回去了。我祇得帶了手下同去的人。陪着我妹子神姑。同那姓賈的來了。他到了砦中。見我真是一番誠心。才叫他虎媽回去。進砦一看。這砦佈置同飲食品。喜歡得連嘴都合不攏來。我才慢慢教他語言規矩。又知他同姓賈的。雖然恩愛。並未成婚。便擇日

全若跳月。與他二人成了婚禮。又在後岩旁邊懸崖上面。另修造了一所石室。與他夫妻二人居住。沒事時我姊妹兄弟妹夫四人。便去尋周世伯讀書認字。講經論古。那些歸降的虎皮狸狸。受了幾個月教養。也都漸漸馴善起來。誰知好日子。竟無福享受。那藍牯牛被我兄弟推落山澗。祇跌傷了一條臂膀。他在山凹中。因為無法上來。腹中饑餓。便去採野草野果。捉蛇虫吃。無意中吃了一種怪草。他又發現澗旁。還有一個旱洞。他便住在裏面。每日仍用野草野果蛇虫度日。轉眼到了秋末冬初。草木枯黃。不能下嚙。他越想越恨。又害怕要餓死。他却不知吃了那怪草之後。力氣大足。身輕如燕。那澗崖壁峭。除澗旁潮灘上。生着許多草木外。巖壁上光滑滑的。寸草不生。只離地二十多丈。有塊伸出去的崖石。他幾次想扒上去。用盡心力。都未辦到。早已絕了望想。這日不知怎的。被他無意中着急一跳。忽然覺得身子縱離那塊崖石。竟差不了幾尺高下。便站好了地勢。試一用力再縱。居然到了那塊石上。還發現有路通到上面。不費一點事。被他尋路逃了上家。他上來後。首先回到舊日巢穴一看。那裏已變成了野獸盤踞之所。知道手下人投降以後。並無一人回去過。那野獸雖多。好在

都是些狐權野兔之類。容易打發他。他尋了幾件虎皮猓狸遺落下的兵器。打死了幾個狐兔。作爲暫時的糧食。把其餘的也都赶走。先在舊穴住了數月。每日偷偷跑進我們砦前。想尋一個熟人。打聽消息。偏巧這日遇見他舊日的一個最親信的虎皮猓狸。先說他自己的經過。然後問起我們砦中詳情。知道不但那日我被他推下巖去。不曾受傷。還將神姑夫妻收服。如今大家全很安居。過好日子。他便勸那親信。替他傳知他手下的那羣虎皮猓狸。說他業已生還。並且遇見天神。給他吃了仙草。身輕力大。一縱便有數十丈高。叫大家先訂下日期。再定主意。搶我們的山砦。那親信到也聰明。知道這些虎皮猓狸。自一歸降了我們。不但沒罪受。還很享福。我們待人。又不分客主。十分恩厚。誰也不肯再背叛我們。重去受那藍牝牛的虐待。我們稽查又嚴。凡是虎皮猓狸所居之處。必有兩家黑苗。與他挨近處住。昔日仇敵。如今差不多。不是兩下聯了親。就是成了好友。要替藍牝牛傳這種話。不但人心已變。難得生效。說不定聽話的人。還要前去報告。闖出禍來。再三勸藍牝牛死了這條心。另打主意。最好遠走高飛。省得被我們知道。難逃活命。藍牝牛見這人不聽他話。便逞強用暴力將

這親信人捉回去烤打。非逼他去遊說衆人不可。這人被他的弔打了三天。終於趁他出外覓食。用嘴咬斷綁的春藤。逃了回來報信。我同周世伯一商量。都以為這是個隱患。立刻帶了人前去搜擒。誰知這廝見弔打的人逃回。知道不妙。先自隱藏起來。我們接連搜尋了個把月。也未看見他蹤影。以為他逃出山去。日久也就懈怠下來。想是我在這裏的緣分將滿。過不了幾個月。周世伯忽然中了瘴毒。癱廢在床。飲食都需人服侍。病勢日重一日。偏這時候我妹子神姑。忽然有一天想到他出身所在的虎穴中去閒遊。往常他出門。總是同買妹夫一塊。從未離過。這日因為同妹夫起了一點小口角。忿氣獨自一人。只帶了兩個近身的苗女前去。妹夫知他一向有個牛性。要如何便如何。誰也強不過他。氣來不過個一天半天。不會消的。只得由他。我妹夫沒跟去。不打緊。差點使我不能在此存身。我妹子神姑。本是許久沒有回老家。想去看望他的虎媽。同那巫小時候在一塊玩的虎友的。及至回到虎穴一看。他虎媽和幾隻老虎。正撲倒一個人。打算張口要吃呢。他自從受了周世伯的教訓。雖然性野。絲毫未改。可是已懂得愛惜人命了。一面作起他叫慣的虎聲。去止住她虎媽。一面往

下縱去。他虎媽聽見他叫聲，又見他回來，果然停嘴不吃那人，高興得直吼。縱到他跟前，和他親熱。他同虎媽親熱了一陣，便走到那人跟前，一視原來正是我們遍處搜尋不見的藍牝牛。因為吃他虎媽一撲，業已受傷倒地，不能動轉。我妹子起初原和藍牝牛在一齊共事好幾個月。比時藍牝牛對他非常恭敬，兩下並無惡感。他便把藍牝牛抱到虎穴中去，躺着。又到上面，將隨去的兩個苗女接了下來，用帶去的乾糧酒舖給藍牝牛吃。藍牝牛起初見他，以為他既同我成了一家，又在虎口之下，同他相遇，想必定要擒了回來。他說不進，走漏消息。奈因被虎一撲，胯骨脫了節筭，不能動轉，滿擬束手待斃，不曾想到神姑不但沒有傷他之心，反用酒食喂他。又見他祇帶兩名苗女在側，以為他又和上次一樣，負氣逃回虎穴，便用言語試探。雖知神姑只是歸探虎媽，並未背叛，可是從談話口氣當中，聽出神姑同我現時雖然骨肉情親，對上次角牛力輸在我手中之事，總覺是個終身不忘的羞恥，覺得離間我姊妹的感情，不是辦不到的事。當下一面恭維神姑，故意又提起前事，再挑撥了幾句。神姑先是半響沉吟不說，後來被他說動，大怒起來。據那回來的苗女說，神姑發怒時，不住的在

山洞裏縱跳。暴躁如雷。洞口山石被他一陣踢打得亂濺亂飛。末了又息怒低頭。呆了一會。猛的竄到藍牝牛跟前。就地上抓起。待要將他甩死的神氣。忽又放下。喝問道。我雖然輸在我姊姊手裏。但是他待我甚好。你不該提起我的心事。如今你須要替我想個法子。怎麼才得使我去掉這個羞恥。叫大家背後不羞我。還須不傷我的姊姊。你如光說閒話。不能替我想出好法子。我也沒臉回去。我就活生生把你用死。藍牝牛知他業已中計。故意做出爲難的神氣。說道。法子到有。就怕你不肯依從。說了也是白說。神姑性子本問。末後神姑又要惱了。他才叫神姑將跟去的兩個苗女。過到洞的深處。

了神姑。走出洞外。商量了好一陣。神姑才高高興興。喚兩個苗女出來。隨他回去。走時照例。仍是他虎媽給他騎着。送他回來。神姑本打算四人同騎那虎。那虎想是也恨壞人。藍牝牛祇一近身。便咆哮起來。神姑怎麼對虎叫喚。也是無用。藍牝牛又負着傷。不大好扒山路。神姑祇得命兩個苗女。扶着他一同回砦。到底他做賊心虛。不敢就和我見面。又對神姑說了一套話。叫神姑繞着山路。回到神姑住的住所隱藏。他暫時先不露面。那時神姑已受了他

的蠱惑。言聽計從。回去之後。將他藏在後崖旁一個石洞之內。養傷。第一步先下令給他的左右不准走漏風聲。另撥了神姑最喜歡的苗女。名叫苟二姐的。到山洞去服侍藍牯牛。準備等他傷勢痊愈。就照他的計策行事。神姑身邊服侍的人。差不多都感激我的恩厚。見她把我的仇人。偷偷接了來。如此厚待。又那麼鬼鬼祟祟。連我妹夫都瞞起不提。雖不知道他們什麼用意。大家都不以為然。但都知道神姑力大性暴。怒發時。誰招惹了他。便被他抓在手內。倒掙雙脚。一撕兩半。我妹夫同他是恩愛夫妻。還時常吃他的虧。他既說不准走漏消息。誰也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。也是活該奸謀敗露。藍牯牛傷勢本重。又走了百十里山路。愈加痛得利害。祇我這裏。有周世伯配下預備打獵時。受傷人擦的一種百草藥膏。可以醫治。他偏又打發那同去的苗女來取。這苗女名喚鷹兒。雖是黑苗。隨我多年。我因他聰明伶俐。才撥去服侍神姑夫婦的。神姑也很信任他。所以派她來取藥。這苗女人頗忠義。他已覺出藍牯牛不懷好意。神姑同我。俱要受他的害。便把當時經過。同現在他們的舉動。悄悄告訴給我。我聽了非常着急。周世伯又在病中。無人可以商量。他二人所說背人的密語。準知

於我不利。但不知他們如何下手。想來想去。祇得裝作是給他夫妻二人說和。前去探視一下動靜。到了那裏。正遇見我妹夫。愁眉不展。一人坐在坡前。我便勸他哄哄我妹子。不要和他一般見識了。我妹夫答道。大姊。我知道他是這樣性子慣了的。誰還放在心裏。祇是他昨晚回來到今天。雖然和我仍像往常一樣。可是他不斷的一人往後嶮跑。我這裏用的那苟二姐。已忽然不見了。我想跟她到後崖去。她便攔住不讓去。稍一和妯爭競。他就要發大氣。我夫妻二人。蒙大姊如此恩待。並是至親骨肉。我怕他性情不好。並容易受騙。萬一做了對不住人的事。叫我如何對得住大姊。我聽他話中有因。便猜他也從匠人口中。得了消息。正要和他細談。偏巧神姑走來。剛見了我。而帶怒容。末後臉又一紅。呆在那裏。有好一會。我故意說東道西。對他極力親熱。又問他要百草藥膏作甚。他本是個直性人。不會說謊。張口結舌。答不上來。我不願窘他。故意說想必是鷹兒假傳你的話。給他的情人要吧。他忙說對了。對了。比時我暗暗好笑。我已知藍忙牛藏身之所。口中和神姑敷衍對答。信步往後崖便走。剛剛走離那崖洞不遠。神姑忽然搶到前面擋住。問我到崖後去作甚。我仍作不知。假說因

爲好久沒有到那一邊走走。思將那洞收拾出來。建幾間石室。作消暑之所。他聞言雖說不出什麼道理。不釀我去。可是臉上神氣難看極了。我本打算故意邊說邊走。那峴洞原是我小時收拾出來。歇夏的裏面並沒多大。祇要一進洞去。便迅電不及掩耳的將這禍害弄死。我也不給神姑說穿。祇說藍牯牛。是我仇人。到處尋搜不見。却被他偷入後後。岩洞潛藏。偏巧被我尋着。所以要將他弄死。如此既除了害。又不傷神姑的面子。豈不兩全其美。不想神姑見攔我不住。我老是笑嘻嘻的。說着話往前走。眼看走到洞口。他忽然翻了臉。對我發怒。明說他洞中有事。今日不能由我進去。並且還不許我在他住的地方停留。再隔三五日。他定到前岩尋我算帳等語。依我性子。當時就要和他爭鬥起來。祇因想起我原是虎口餘生。承我庶母恩厚。撫養多年。我早打算等他姊弟二人成立。多學一點知識。能以服衆。我就讓位去尋我的生身父親。這片家業。遲早是他們的。何苦傷什麼和氣。一想到此。我立刻改了笑臉。對他說道。我今日到此。

篝火天燈獅王顯聖

含沙射影虎女忘恩

第六回

原是給你同妹夫講和。順便到後崖看看。並無別的用意。不料倒叫妹子你生氣。這是何必呢。我愛你同弟弟。漫說不叫我到後面來。就是叫我將大司之位相讓。也是情願的。你有什么心思。祇管和我明說。祇要於理無虧。當姊姊的。沒有不答應的。我現在到前面等你。聽你的回話吧。說完。我回轉身就走。等我用飛索渡過後岩。回望他正和我妹夫爭吵呢。我遠遠還勸了他們幾句。就回來準備。我知道我同族心腹中。有一人和鷹兒打過野郎。（苗俗未婚先合。名爲打野郎。非有孕。終身不能爲正式夫婦。）悄悄傳他進岩。命他半夜裏抄密徑險路。去向鷹兒打聽消息。這人才走後不久。忽有人進來報告。以先投降的四個虎皮猩猩的千長。（千長卽苗酋位在大司之下。）被神姑派人叫進後岩去了。我一面暗下密令。傳知我的心腹。加緊防備。到了半夜。我兄弟捉住了一個刺客。我連忙起來拷問。這刺客就是四個千長當中的一個。起初未歸順時。因他力大心狠。頗得藍牯牛親信。後來叛了藍牯牛。

率衆歸降。他不知本山規矩。祇有我是一個頭子。雖然統率全山。有生殺之權。也不過任的地方。與衆不同。多享受一點。其餘的人。除劉世伯。神姑夫婦。算是客體。理當尊重外。別的人名位雖有高低。享受完全一樣。誰勤演。誰心思靈。誰就過的日子。比別人強。不同外人打仗。各做各人應做的事。做完了事。大家在一齊歇息玩耍。誰也不準欺負誰。這刺客以爲他四人。領了那多的虎皮狸狸。前來投降。無論如何。我也得重用他們。至不濟。原帶過來的人。總得讓他領帶。他却不知本寨原不須要他們投降。准他們投降。不過是不願自殘同類。他們降了過來。我們還得分出牛羊用具。房子給他們食用。雖說本寨地利無盡。耗去的牛羊用具。仍可用人力去取回。到底還費我許多調度管理的精神心思。若不是爲了想教三族合一。免得年年打仗。互有傷亡的話。像他們這種野性生苗。誰願意和他們在一齊安居呢。其餘三個千長。比較還好。祇他見我待他。和其餘虎皮狸狸一樣。雖說食穿住用。都比原來舒服。但是終嫌沒有權柄。再加本寨全數的人。耕作畜牧。打獵釣魚。養蠶織布。男女各有各的事。除了春秋好天氣。同祭祖節外。誰都得做事。我雖不常親自去做。出主意。想心思。考查勤

情調度買賣。添換物品。安置他們房子。讀書寫字。實際上比他們願要勞苦。他想和從前當頭子一樣。衆人去尋了吃的。來敬奉他。還得由他隨意打罵。不勞而得。如何辦得的。他放肆慣了的。受不了這種拘束。幾次想帶了原來的。手下回去。偏偏他手下。起初因爲一出世。便受強橫有力的頭子的暴虐待承。過慣了苦日子。不覺的以爲天生他們力小的人。應該如此。及至歸降了我們。日子一久。都覺得這是天堂。誰再肯受他們的活罪。再加我用周世伯的主意。三族雜居。凡男女愛慕。和別族女子成婚的。除照例犒賞外。除外還由公上犒牛羊各二頭。意思是想借此去他們的成見。使三族連爲一體。免得日久生禍端。同時也是暗用自已的人。去監察這些野性難馴的生苗。漫說他四人威信已失。手下人樂不願反。即使他們願反叛。也不易號召在一處。他含恨在心。莫可奈何。祇得隨衆度日。這晚行事。是因神姑自我走後。又同妹夫吵了一架。仍去和藍牯牛商量。他全是受了藍牯牛的挑撥。想起前事。一見我就紅眼。又加妹夫不會調解。越發僇上了火。藍牯牛一聽他說起。我彷彿有些怕他。便猜當初角牛力。我一定敵神姑不過。必是神姑一時失了步。用錯了力。才敗了的。這種辦

敗兩傷的比武。他正可從旁取利。先勸神姑得尺進步。來和我說。要和我平分一個前砦。一個後砦。各霸一方。手下的人。却祇要那些虎皮狸狸。其餘同族和黑苗。仍由我統率。牛羊房子出產。一方一半。如我不依。便二次用角牛力來打賭。神姑說得好。他在虎穴中。過的是畜生日子。承我將他接來好待承。再要奪我牛羊房子。太覺不對。不願意。祇想同我再比一次武。贏了我。遮回以先羞臉。仍是好姊妹等語。藍牯牛見此計說他不動。假說這不過是借此爲由。我必不答應。就可動手比武了。並非真要各分一半。神姑又說我素來愛他。他喜歡什麼。只要我看出意思。就送給他。萬一他和我一說。我就答應。豈不更無法比武了。藍牯牛又說道。這就是你姊姊的鬼計。成心用虛情假意。使你不不好意思翻臉。却使你永遠在他手底下坐吃。留一個話柄。他好獨自稱尊。假如真要分他一半。他必不肯的。神姑這才怒道。我本未想起此事。都是鬼支使。碰見了你。你這一提起。害得我又恨他。又愛他。如今因爲帶你來。還和我丈夫翻了臉。既然你說他平日對我是虛情假意。那我倒非同他比上一回不可。只是不管我這第二次輸贏怎樣。如果你說的不對。休想活命。我明日就依你去做。只是我姊

姊素得人心。萬一他到真個答應。分我一半。那些虎皮猩猩。不肯歸我。又該怎麼辦呢。藍牯牛道。你不知我們虎皮猩猩。全有一股子特性。決不喜歡你們這種過日子法。當初他們投降。實在是逼得無法。我舊日手下四個千長。每人有二百多心腹。爲首的一個名喚追馬。是我最寵信的心腹。祇要我有法子。一喊他們。他們都來。你如不放心。祇要你能將他們四人喚來。我同他們對面一商量。再由我想一個法子。不愁我的人。不會過來。我們把主意安排定後。你再照我的話去說。你姊姊如果答應。可見得他怕你。從先你雖然輸了。現在也算將面子爭回。如果不答應。你再去和他角牛力。豈不是好。神姑答道。我從沒有私自喚過前若的人到此。那四個千長肯來嗎。藍牯牛道。這個我自有的法子。不過仍得借你的力量才行。說罷。便將身上帶的虎符取遞。出與神姑。叫神姑就派苟二姐。拿了這符到前面去。尋着那四個千長。將虎符與他們看。說他已到了神姑這裏。現在神姑同他喚他們前來。有要事相商等語。那虎符是一塊虎皮。反而用火石畫上許多像蚯蚓一般的花紋。祇藍牯牛與四個千長。各人有那麼一塊。算是他們的護身符。和傳話的憑信。那苟二姐奉了神姑之命。到前面

先尋着追馬。說了來意。追馬本就想叛。我一聽藍牝牛到了後巷。還合神姑聯了手。高興非凡。忙同苟二姐。連尋着那三個同伴。告知一切。這三個千長。起初雖埋怨我。不另眼相看。日子一多。覺得我們這裏。都是如此。又加上吃穿用樣樣。不比徐先強。也就相安。不作他想。經不住追馬和苟二姐。再三苦勸。才有點活動。一同前去。他們前脚走。早有我安排下的耳目。前來報信。好在我早有通盤打算。不怕他們反上天去。既是神姑喊他。率性裝作不知。等他們有點舉動再說。所以他們來去。都未加攔阻。這四人去見了神姑和藍牝牛。異口同聲。都說所有虎皮獬豸。俱同這裏的人。分開離居。差不多全已死心塌地歸順。如果神姑和我明要。成不成雖拿不準。還不壞事。要是叫他們暗中起事。不但決不能行。非洩漏機密。惹出禍事不可。藍牝牛一面用他的獬豸土說。叫這四個人對神姑說。祇要我肯答應。他們手下一定歸到神姑這邊來。四人對神姑照話一說。藍牝牛忽然又勸神姑。先不必急。等他傷勢好了。再和我來說。比時我妹夫賈興明。已從鷹兒那裏。得知此事。又就心。又害怕。覺得神姑忘恩背義。大是不該。勸了神姑幾次。白吵了兩架。仍是攔阻不住。夫妻差一點沒大翻臉。晚飯

後見神姑又到崖洞中去。悄悄跟在他後面偷聽。聽到這段話。不由怒氣上升。撞進去對準藍牯牛就是一刀。人沒殺成。反被神姑搶上前去。將刀奪過折斷。將我妹夫抱回石室。用春藤網了起來。藍牯牛看出神姑。雖然被他說動。總還是猶疑不決。祇想爭回臉面。不願傷我。話言語語當中。已有些疑他鼓惑。又說如果他說的話是假。還要尋他算帳。再加上我妹夫又不願意他們這種舉動。越想越怕。弄巧成拙。這才想出這行刺之計。趁神姑抱我妹夫出去的當兒。悄悄叫這四個千長。就在今明晚。帶了毒箭苗刀。掩入我住的砦中。將我刺死。他心想若能將我刺死。使不怕舊日手下不歸附他。剩下神姑一人。便容易對付了。這四個千長被他甜言蜜語。說動了心。以為事成有大享受。答應之後。回到前面一看。見無甚動靜。以為他們到後砦去。我並不知道。益發高興。四人一商量。那三人都知我利害。不敢前來行刺。末後仍是公推了追馬。這廝平時見我出入。常是單身。不帶一人。臥室沒有人守護。也沒有門。以為祇要我是在睡着。便可下手。他却不知我睡夢驚醒。暗中又還有準備。還未容他走進我的至內。恰值我兄弟探望周世伯的病回來。半途中遇見到後砦向鷹兒探聽機密的

心腹。我兄弟問他何往。他對我兄弟說了個大概。我兄弟聞言大怒。當時就要去打死藍牯牛。與我出氣。那人知他性如烈火。只服我一人。別人調解不住。深悔失言。祇得假說我正要尋他。商量收拾藍牯牛之事。我兄弟才氣急敗壞的。趕了回來。走到砦旁。忽見我臥室窗前花柱上。伏着一團黑影。他想起從先。以爲我嫡母生的兄弟。又來尋事。他便輕腳輕手掩上前去。偏偏那晚我坐在前面火池旁。靜候到後砦去的人。回來報信。並沒有睡。刺客扒在我的窗口。見我不在。打算先進窗來。尋個地方潛伏。等我回來睡着。就好下手。這全砦石室。祇我那間臥室的窗戶外面。是個斜坡。雖地有一人多高。那刺客盤着窗外花簾的柱子。才能看見裏面。怕縱跳進來有響動。便由花簾的柱子。抓住窗沿往裏爬。剛把上半身伸進窗來。兩隻脚還懸在窗戶。正待伸進。被我兄弟從後掩至。縱上去。兩手抓住他一隻脚腕。使勁往下一墜。一甩。要論刺客的本領力氣。本也不弱。無如見我兄弟。本來力大。又經周世伯拿了一本五禽經給他練了兩年。不但力氣大長。手脚更非常靈活。刺客只是一些蠻力。又是出其不意。被我兄弟這一甩。甩出去有七八丈遠。撞在山石上面。暈死過去。一絲不費力。就將

他制服。我兄弟見刺客是虎皮猩猩的千長追馬。早就知他心懷不忿。又在這半夜三更帶着苗刀毒箭。偷進我的臥室。定然不懷好意。恨極了。先用刺客的刀。打斷他一隻腿。倒拖着來見我。正在審問之間。到後。特打聽消息的人。又回來報信。說起前情。並說荀二姐已做了藍牯牛的情人。因疑心消息是鷹兒走漏的。向神姑進讒。幸而鷹兒素得寵信。我問神姑話時。又一毫沒有牽涉到他。才免了一頓毒打。然而已不讓他隨侍在旁。以後消息。恐難打聽了。比時處境很難。神姑既護庇着藍牯牛。我不願和他翻臉。他被惡人利用。早晚不定生出什麼禍事。想來想去。祇得問完刺客口供。先將他吊起。叫我兄弟。明日不要對人說起夜間有人行刺之事。也不許到後寨。去問神姑。一面喚來二十個得力的親信同族。火速將那三個千長擒來。並去傳諭大家。暗中不動聲色。嚴防那些虎皮猩猩勾結。表面上仍若無事一般。這三個千長擒到以後。知道奸謀敗露。非常害怕。我先用好言安慰一陣。問出了實話。同藍牯牛的詭計。便將他們一同細起。撥了十幾個人。輪班看守。靜候神姑動作。神姑本不知藍牯牛行刺。藍牯牛原約四人。三日內行刺成否。俱要回信。等到第四日。全無動靜。心中未

免發慌。偏偏神姑因那日一怒之下。將妹夫綁在屋內。原是怕他絮叨干涉。並無惡意。神姑回屋。依還將他鬆綁親熱。不過他出去時。仍要將他綁起。妹夫自命英雄。如何受得自己妻子這般欺負。無奈力氣沒有。神姑大鬥又鬥他不過。祇有氣在心裏。一連三日。飯也不吃。神姑怕他餓壞了身體。着了急。與他陪了多少好話。第四日早起。放了綁。陪着他在屋內。連藍忙牛那裏也未去。妹夫雖然進了飲食。總是坐在那裏。怒氣沖沖。一言不發。神姑見勸他不轉。又生了氣。要再細他。妹夫忽然轉怒爲笑。去尋紙筆寫字。神姑並未留意。心中仍然惦记着與藍忙牛商量。如何爭回以前的面子。趁妹子高興時。又抽空去尋藍忙牛。藍忙牛便說。仍教苟二姐。今晚悄悄去喊那四個。長來問話。二人正在談話。忽然鷹兒手中拿着一封信。說是我妹夫說他有要事。出山去一行。留下這封信與神姑。叫神姑拿信去尋周世伯之子周鳴鏘看。便知明白。神姑人雖聰明。對於讀書却是不行。我們幾個人。都在無事時。求周世伯教讀書寫字。祇他教時還好。過後便忘。後來一賭氣。就不學了。我妹夫本是賈萬策近族。苗族世家。從小就讀過書。又從周世伯學了多日。寫的又是草字。神姑當然更看不懂。

先還以爲妹夫定是連日氣悶。想到外面遊散遊散。並未在意。那裏料到妹夫是因見他老和藍牯牛在一齊鬼混。勸說他不聽。還將自己綁起。認爲大辱奇恥。又疑神姑變了心。與藍牯牛有了私情。又羞又恨。決意棄他而去呢。到是藍牯牛鬼心眼多。那日神姑夫妻吵架。以及妹夫被神姑綁禁室中。他又是知道的。細問了神姑連日和妹夫不睦的情形。心疑妹夫定是因勸神姑不轉。跑到前砦討好。他想同神姑苟且。已非一日。一則因他傷未痊好。二則知道他夫妻恩愛不過。難得他們有此嫌隙。正好乘機下手。已不得信上所寫。如他所料。便勸神姑速去尋人看信。周世伯住的地方。相隔本不甚遠。神姑喚人請來了周鳴鏘。一看妹夫的書信。才知是和他決裂。信上大意寫着妹夫因全家被奸仇陷害。逃入野山。又被虎皮狸狸細綁要殺。多蒙神姑救到虎穴。配爲夫婦。本想隱居深山。白頭偕老。不料神姑野性難退。言行剛暴。妹夫念在以前救命之恩。又愛他。平時不與他計較。不料這次。竟忘了姊妹骨肉之情。同我相待之恩。勾結藍牯牛。與我爲難。自己勸他。忠言逆耳。反被細禁。受盡羞辱。他和藍牯牛形跡親密。尤其令人傷心短氣。現已覺得忍無可忍。決計棄他。到昆明山中訪

友出家。望他急速洗心革面。獻出藍牯牛。與我言歸於好。以免被奸人播弄。兩損俱傷。又說他有孕在身。已經三月。萬不能和我角牛力等語。神姑聽完這信。急得一路大哭。跑回家去。什麼也不顧了。匆匆問明了我妹夫去的方向。知道走了好半天。不大好追。便跑到高處。大聲虎嘯。將他虎媽喚來。騎上虎背就追。想將妹夫尋回。按說妹夫離走了半日。要坐虎去追。豈有追不上之理。無奈神姑對於出山的路徑不熟。又負氣不肯前來問我。祇知朝直路去追。一直追出野人山外。好幾百里。他一個苗女。騎在虎背上。後面還跟隨着幾十隻老虎。在山中時。大家已知道他能通虎語。祇要有他在。虎並不傷人。還不怎樣。這一走到有漢人的地方。人家看見這多老虎。胆大的。自然一見就跑。有那胆大有本領的。豈肯坐視。他剛走到有人烟的地方。嚇得家家閉戶關門。行人四散奔逃。他見追了多遠。並未將人追上。才想起妹夫單人步行。決走不了這麼遠路。便又往回路來追。直追回到山口。仍未尋見妹夫。復翻身又往去路去追。似這樣往返兩次。大陽業已偏西。沿路上的人。逃得沒個人影。等到他第三次往回路追尋時。他正走過一個村砦。忽聽一陣鑼聲。由砦裏跑出來五六十個人。手執

兵器弓箭。容他帶的這羣老虎。剛剛衝過。那箭如下雨一般。朝他身後射來。連射中了十幾隻老虎。同時又聽見和雷一樣響的聲音。飛過來許多火彈。沾在虎身上。便燃燒起來。虎負痛一逃。火越大。比箭還利害。神姑幾時見過這般利害的東西。連他的虎媽也嚇得連聲吼叫。背着他。直往回路就跑。幸喜虎快人慢。沒被那夥人追上。那箭又不似我們的箭有毒。只有六七隻。被火燒傷的虎。逃竄沒有影子。他騎着虎媽。帶了許多受傷的虎。狼狽狼狽哭着逃了回來。比時我已得了妹夫私自負氣逃走。神姑騎虎出山去追的信。我恐怕他走入漢人地界惹事。又怕引了外人。追趕進山。一面傳令佈置山口。親身帶了數十人。迎上前去。他見了我跳下虎來。竟忘了前怨。反拉着我想法替他去尋妹夫。我一面答應他。即忙派人四處代他追尋。又見他帶來那些虎。有好些中了箭傷。不住狂吼。便取出周世伯配的金創藥。因爲誰也不敢近前。叫他自已代虎去拔箭上藥。我平日最愛打獵。那天原是見虎吼得可憐。出於無心的舉動。誰知此後本山的虎竟不再傷人了。當下我問明了神姑逃回來的情形。便勸他道。你這樣蠻幹是不行的。妹夫走時既留有地方。必定是借此看看你能改悔不

能要使今天真追尋他不回。包在我身上。我定會派人到雲南去將他尋回來的。他當時對我說這番話。真是非常感激。不但前嫌盡釋。反和我說了許多後悔的話。只求我不要再殺害藍牯牛。因爲人家既忠心帮他。他不忍心見他送命。我因他爲人固執。只得勉強答應。誰知當時我怕他夫妻情重着急。安慰他一番話一後。未能辦到。藍牯牛這個禍根不除。終久成爲今日之害呢。我妹夫既一去不歸。神姑又非常性急。先是每日總來催我尋找。派了好幾次人。去到雲南昆明附近。各處山中尋找。俱無蹤影。日子一多。神姑漸漸由想生恨。怨我妹夫。不該太已薄情。藍牯牛看出神姑心意。乘機獻媚。又有苟二姐。給他出力拉攏。不知怎的。竟會勾引上手。我知道此事。非常着急。苗族中夫妻感情不投。原可隨意分合。另尋旁人。妹夫又是那樣決絕的棄了神姑而去。神姑另和別人成婚。原不虧理。無奈這個藍牯牛。既是一個凶惡奸狠的人。又不是我們同族。還有以前仇隙。豈非異日大害。神姑素來執拗。無法阻攔。知道勸他也是不聽。除了隨時小心防範外。簡直想不出一個好法子。那藍牯牛比我妹夫更會得女人歡心。神姑竟和他打得火熱。兩月前神姑忽然親來尋我。還是要和我

分家。將虎皮狸獾撥過去。歸他管領。比時我尋妹夫未尋着。却在無意中。從回來的同族口中。得知我父母消息。一聽神姑那樣說法。心想這片基業。原是我寄父庶母遺留。當然得歸他和我兄弟享受。不過藍牯牛和我們以前有仇。心懷惡意。我如將全山交出。自己單人出山。去尋我生身父母。全山黑苗和同族。定受藍牯牛的害無疑。意欲再留此半年。細細佈置一番。想法使我兄弟得到全峇人的愛戴。將大司之位。讓給我兄弟去做。然後我再脫身一走。主意決定後。我便答應了神姑。將所有虎皮狸獾。都撥歸他管。祇周世伯全家住的地方除外。神姑見我如此慷慨。自無話說。祇有應兒不願隨他。要回到前峇來。藍牯牛原以為我不會應允。想借此挑撥神姑和我拚命。及至見我竟然一說就照辦。大出意料。不但不知感激。越以為我是怕他。朝夕圖謀。想將全山都奪過去才好。氣得我兄弟幾次三番。要和神姑藍牯牛拚命。都被我攔住。可是因這一來。愈加添了我的憂慮。知道我若一走。他姊弟二人。決難相容。他二人相爭。藍牯牛得利。自是叫人忿恨。就是他姊弟。內中傷了一個。我也對不住死去的庶母。正在每日愁思。忽然周世伯被他兒子尋來一種藥草。吃了下去。漸漸病愈。

我心中大喜。便和他去商量我的行止。他因癱廢昏迷。前後不到一年。本山竟出了這種不幸的事。非常難過。依他老人家之見。主張我去尋着了生身父母後。便接了回來。無須將山讓出。先將後砦分與神姑。已是大大的失計。如再將前砦讓給我兄弟。全山的人早晚非受虎皮猓狸的害不可。豈不把多年心血。付與流水。還害了全山黑苗和同族。受異族宰割。大不可。我原有我的心思。又因從周世伯讀了些詩書。實不願再和這些野蠻苗子。再處下去。當時我祇含糊答應。說是這一層。待我訪着生身父親再說。只請代我想個主義。我出山去這一年半載。如何才能使我兄弟鎮得住大衆。和後砦不動干戈。他知苗人最信神鬼。命他兒子周鳴鏘。由一個親信同族。護送陪伴。秘密進省。由周鳴鏘獨自悄悄買了許多藥品。硫磺。礬硝。以及應用的東西回來。先做好了百十個流星。趕月。擇好一個僻靜巖壁。用藥和礬硝在石壁上。畫了一個大人。騎着一隻大獅子。頭十日。正好山中跳月趕郎之期。我特意邀了神姑和藍牝牛。來吃肉飲酒。和我們一同拜月。等到大家都喝了七八成醉。跳唱正歡之時。我忽然裝瘋倒地。跳起來。滿山飛跑。縱跳了一陣。回到原處。故意裝作我庶母附體說。

話的神氣。說本山的人。不久便有大禍臨頭。全山人都死絕。祇有供奉獅王神。才能免禍。我兄弟便是獅王神的次子降生。若我在半年內。能讓出大司之位。給我兄弟。不但保得全山平安。還能叫全山人等。越發快樂。大家如果不信。十日後夜晚三更。大家可跪在巖前高峯上面。眼看東方懸崖石壁上獅王神當獻出法身。給大家看。說完。我便自行倒地。口吐白沫。不省人事。過了一會才起來。神姑性急。料先對我說。適才獅王神顯聖之事。我故作不信。和他們爭論。等衆人都異口同音。直到周世伯也故意說親眼得見的。確如此。我才故意氣忿忿的說道。既然你們大家全說。我本人總未聽見。好在獅王神說是再過十天。便顯法身給我們看。此時也無須爭論。且到那晚上。見了法身再說。如果是真。爲了全山生靈禍福。我無不依從。大家都覺這話說得有理。仍舊盡歡而散。這種假作神聖。替我兄弟收買人心。并且借此鎮住神姑和藍牝牛。法子再好不過。但是選用的那一個懸崖石壁。中隔千百丈深溝。石壁又非常險峻。光滑極難飛渡。那幾十個特大的流星趕月。還可預先請周鳴鏘。在頭一天趁人不見。偷偷懸繩過去。藏好待用。那石壁上用礮硝去畫神像。以備顯聖時用火點燃。

非我親去不行。事情又要非常機密。除我和周世伯父子。連我兄弟本人。都不能讓他知道。神像最早也祇能在前兩個時辰去畫。畫早了。被風吹露濕。就要不靈。我細想了兩天。親身去查看了好幾回地勢。才將放流星之事。完全託周鳴鏘去辦。第八天我裝起病來。我住的臥室外。加上簾子。派了幾個有本領的心腹。苗女防守。不准外人進來。原定是第十天晚上三更時分。去看獅神顯聖。我對大家說。我無論如何有病。准在三更以前趕到。大家都以為我捨不得讓出大司之位。氣病了的。俱沒想到我是在搗鬼。我還怕神姑誤撞進來找我。期前假說我因在病中。恐至場不能行禮。請神姑先代我去領着衆人焚燎。應用的藥品硝磺。早經配好運去。神像畫法。也早由周世伯教會。不過要畫得大些罷了。到了那日。初更以前。我便從窗戶跳出。偷偷用飛索渡過懸崖。再用春藤拴在樹上。將身繩到那塊。其平如鏡的石壁上面。用配好的藥硝。畫了一個似人非人。似獅非獅的東西。近頭處正齊壁頂。恰好安上一根引火藥綫。畫好已近二更。留下周鳴鏘點流星發火。急忙趕回。業已快打三更。在由正門出去。趕到拜神的峯頂。全山的人。除了緊要口子。派人加緊防守。以備萬一外。都在

峯頭跪成一片。我們市中看時候。全看星宿。自從周世伯來。才添了打更滴漏。三更過不多時。對崖流星放起。恰似百十盞天燈。滿空飛舞。不一會又是一陣火花過處。石壁上面。現出一個半獅半人的東西。有半盞茶時。才漸漸消滅。漫說苗人。不曾見過。就連我若非自己辦的玄虛。也要當是神靈出現呢。這一來把大家全都哄信。都是又驚恐。又希奇。立刻對於我兄弟恭敬到了萬分。我便對人衆說。決定遵神的命。在半年內。將大司讓我兄弟去做。以免神靈降禍。問大家意思怎樣。大家雖然怕神降災。平素對我兄弟感情不錯。換他來做大司。也甚願意。但是因我對他們有功有德。無緣無故。失了大司之位。俱覺得過意不去。異口同聲說。我讓位以後。仍要舉我作副大司。與我兄弟同爲全山之主。我祇得隨意敷衍了幾句。推說病尙未痊。要回去靜養。先自走回。我剛進屋。我兄弟忽然跟了進來。他素來性暴氣浮。惟獨對於這次神靈顯聖之事。始終未發一言。每天總是愁眉苦臉的。我見他哭喪着一個臉。便問他神靈要你做大司。我已答應。至多還有半年。就讓給你。不久你便是一山之主。不應該喜歡。同大家在前山吃酒慶祝才是。爲何這樣氣鼓鼓的。他祇坐在石礫上流淚。也不

答言。我連問幾句，都快急了。他才說道：姊姊你不用裝假了。我全知道，你無非是想丟下我們走罷了。我見他竟然知道我的機密，大吃一驚，連忙禁他不要往下再說。同他走出了屋，到僻靜無人之處一問，原來他平素和周世伯的女兒文美最爲愛好。那日見我酒後裝瘋，便對文美說：獅神太已不公平，本山全靠姊姊辛苦治理，大家才有福享，如何不讓姊姊做大司。太不對了。文美原是聽周世伯說過，便將此中詳情對他說了。祇未說我不是他親手足。他聽了知道我要出山去，便吵起來，不但自己不願做這便宜大司，反要當衆說出機密。讓我走不成，嚇得周文美着起急來，再三勸阻，說你要這麼一來，不但你姊姊失了威信，以後不好服人，要讓和姑他們知道，還要惹出大禍，我爹爹知我洩漏機密，也不能饒我。你祇能請你姊姊早去早回，千萬不可洩漏此事。後來拿尋死要挾，他才將他念頭打消。因爲他從小是我帶大，姊弟感情極好，他實在不願意我走。愁思了多少天，決定親身來苦求。他決不願代我做大司，請我無論如何不要走。遂說邊哭，被他逼得無法，沒奈何，便對他說：神姑才是他親姊妹，我祇是一個外人，久已想去尋找生身父母，無奈不知道詳細踪跡。又因

他年紀還幼。如今神姑尋回。他也漸成大人。恰好得知了我父母的下落。正好將全山交出。分給他姊弟二人管領。因爲藍牯牛在神姑身側。是個禍害。才想出借神服人的計策。好使衆人心服。神姑和藍牯牛。再圖謀前計。仍恐走後出事。所以又定下半年期限。就這幾月中。細細指點交待。教他能依着我的章法去做。同時在行前。如能設法。將藍牯牛除去更好。如若不然。也要多想一點防範之法。一等諸事穩妥無憂。卽時動身。去尋找生身父母。勸他不要固執。反而不美。我反覆勸了他好幾遍。直到答應他尋着了父母。一同回來。他才點頭。周世伯這人。真是足智多謀。老成持重。他的子女。也俱都能文能武。非常能幹。難得他女兒文美。肯和我兄弟愛好。正可藉此給我兄弟添個幫手。我便擇日。給他們照漢人規矩。下定婚禮。結了親事。前日我將本些諸事。一一交代指點我兄弟。又在各口子上。添了許多防備。才和周世伯商量動身之計。才一進去。便見他屋內。坐着一個穿的極破爛的生人。本些到處都有人防守。也不知他是怎麼進山來的事。前連一點信都不知道。周世伯和我引見。叫我上前行禮。又叫我趕緊命人去抬酒來。請那人喝。那人也不說話。祇管喝。我們這裏的青稞

酒。一口氣喝了兩大葫蘆。站起身來也不告辭往外就走。周世伯恭恭敬敬送他出去。這時他才說了一聲下月再見。梯梯他他。拖着鞋往前走。我因他是個生人。恐防守的人不讓他出去。正要叫人護送。周世伯連說不必。祇叫我隨他進去。我問起此人怎麼會到此地。不是周世伯打發人將他請來。周世伯細細告訴了我此人的來歷。原來此人。是位出家的道爺。不但本領高強。道法精通。最可喜是他和周世伯同我父親。當年俱是莫逆總角之交。他姓單名鷄。因為好喝酒。人家都叫他作醉方朔。陸地真人。余獨與楊氏父女。自從坐定吃。便聽這姓雲的苗女。說他已往身世。滔滔不絕。不但說得有條有理。而且音聲婉妙。舉止從容。一點也不帶苗蠻氣習。後來又聽了他的出身。才知是個宦家之後。雖然生長苗疆。却也讀書識字。各人都把疑懼之念拋開。聽得出神。忘了倦意。及至說出那窮道人單鷄的名字。益發要聚精會神。住下細聽。這時大家早已酒足飯飽。苗女便喚人來。將殘餘撤去。汲些新泉來飲。余獨恨不能他早些說出師傳踪跡。便問這位道爺。後來怎樣。苗女答道。不是這位道爺。我也不會請諸位來此。且等新泉取來。我再往下細談如何。一會新泉汲來。苗女吩

咐餘人出去。接說道。這位單爺。後來見面。我也叫他世伯了。他也是貴陽人。小時與我父親。周世伯。還有一位雙姓歐陽的世叔。四人同學讀過書。除我父親。因為祖父年老家貧。不得已降志辱身。去做官外。周世伯是教館度日。惟獨他和歐陽世叔。每日裝瘋賣傻。歌哭無常。有一天忽然不知去向。後來我父親在知府任上。他二位還尋了去相見。業已改了道裝。當時勸我父親急流勇退。住了三日。不辭而別。我父親也覺他言得極是。答應了。因循兩年。沒有照辦。後來他受人陷害。幾乎身死。他此次是無意中到野人山採藥煉丹。清早聽見有人讀檀弓左傳。以為有什麼高人隱居。他成了一位劍仙。能够飛行絕跡。我們防守的人。如何能够見他。被他按照書聲尋蹤。看見鳴鏘文美兄妹。坐在巖脚下向陽處。高聲朗誦。周世伯也正站在旁邊閒望。他出家後。也曾見過周世伯兩次。年前又到貴陽尋訪。打算送點銀子。一打聽。才知周世伯全家搬走。不知下落。不想多年老友。却在此地相遇。兩人都忻喜非常。周世伯又把自己隱居此間經過。和我的來歷告知。周世伯正要喊人喚我去見他。恰好他自己進來。這位單世伯。無事輕易不大愛說話。自從那日走後。過不一月。又來過幾次。來

了我也必去相見。他很誇獎我幾次。尋親的事。却叫我不要急。說雲南經過路上。有好幾處。都有壞人。我素未和漢人交往。單身行走。既不便。又危險。我自然不服。他便叫我和他先打。打得過。便可以去。連打他幾次。我全輸了。我見不能去。很傷心失望。他才說並不是不叫我。去。還未到時候。削了一柄木劍。叫我每次在他來時。學點劍法。他說一時無處尋覓好劍。暫時且先拿這個學。我因聽周世但說他已成劍仙。能將身與劍合而爲一。御氣飛行。幾次請他練給我。看。都未允許。前些日。他喝酒喝高了興。又加我和周世伯。從旁再三請求。他才答應。祇是他手一揚。便是一道白光。兩三人合抱的一株大枯樹。被白光一繞。就成兩斷。我見了高興得了不得。求他教我。他說他從沒收過女弟子。因爲世交。又見我肯用功。偶而遇見。指點武藝。還可。那飛劍又不是容易學成。他不常在。山帶在身旁。多有不便。經我再三苦求。才答應給我另尋一個有本領的女劍仙做師傅。這次到雲南尋親。便可相見。我問何時才可前去。他說替我將同行的伙伴尋着。就可動身了。他和周世伯心意。有些大同小異。周世伯遁跡蠻荒。不踐異土。獨善其身的。他却是憑着本領。遊戲人間。以救漢族人民的疾苦。來

修道家的外功的。所以他遇見資格好。根基厚的人。便卽渡去。收歸門下。也不知代人打了多少報不平。作了多老好事。聽說除歐陽世叔外。他還有一位姓樂的師兄。劍術愈發高深。我這才信服。天下能人甚多。憑我天生幾斤蠻力。竟是一無用處。他前日走後。忽然在昨晚半夜三更。到了周世伯那裏。叫人將我找去。說是他昨日在黔靈山下。救了一家姓楊的父女三人。還收了一個弟子。名叫余獨。就山這新收的弟子。護送那楊氏父女至雲南去投親。那家親戚又是單世伯的生平好友。今早必從這野人山外經過。這四人千里長途。非常艱險。命我先去接進山來。款待數日。隨同一路動身。並說我父親已不在原處。現在已和楊老先生的令親。住在一齊。我和這四人。結伴同行。彼此俱有益處。如從小路越山行走。雖然艱難一點。還有奇遇。命我不可錯過機會。我一聞此言。便卽喚起我兄弟。乘月夜出山。等候到了野人山口。我命人四路迎探。去的人還未回來報信。忽然路旁深草裏跳起一隻老虎。我們追到樹林之內。恰巧遇着四位形像穿着人獸。俱和單世伯所言相符。你又說出姓余。知道不會有錯。恐天光大亮後。被路人看出我們踪跡。未及說清原委。便把四位迎接到此。我

想這三位。定是楊家父女了。余獨和楊氏父女聽完他這一席話。早都變變爲喜。寬心落意。楊氏父女。通了姓名。道謝之後。余獨便問家師醉方朔。既然昨晚到此。想必未走。昨日承家師不棄。收列門牆。尙未暢領訓誨。意欲專誠前去拜見。請領在下前去。不勝感謝。苗女道。昨晚單世伯來時。吩咐完了上邊的話。命我將本山安置安置。隨你們起身。叫我仍姓本來的。姓。取名林璇。他說他就動身。到湖廣去辦一件未了的事。明年才來看望周世伯。在我未出山時。便先飛空走了。行時曾說楊老先生的令親。已由雲龍山移居莽蒼山。紅心谷。雲龍山別業仍在。我同胞兄弟林璜。和楊老先生令親王人武。是師兄弟。日前才由舍弟。將我父母全家。接到紅心谷去的。兩家既同在一處。我們做一路走。在好沒有了。余獨聽說師父已走好。生依戀。因爲苗女林璇。傳了醉方朔留下的話。便和楊宏道商量。決定隨本山主人取進止。大家又坐談了一會。林璇的兄弟雲虎。進來請林璇出去升座理事。林璇叫雲虎。和余獨。楊氏父女。一一見禮之後。然後說道。本岩一日兩次。稽考全岩人等耕作漁獵的勤惰。時候。因我不久要走。須和我兄弟同去分配賞罰。遠客到此。無人作陪。如果

地風俗。不防同去。省得在此悶坐。余獨本想看此地的殊方異俗。同主人作

祇楊宏道上了幾歲年紀。從昨日起。連受驚恐疲勞。又同林璇坐談了這一大半天。恨不
歇息一會才好。丹姝碧娃。原想跟去。見識見識。因為要陪侍老父。只得作罷。余獨便和林璇
說知。留下他父女三人。在室內歇息。還派了兩名苗女侍候。林璇雲虎兒。領了余獨。走到頭
一進寬大石室之內。那青石條案旁。站着四個苗裝武士。見大司出來。高舉兩手拜倒在地。
林璇先請余獨和雲虎在青石案右邊石墩上坐定。自己也走到青石案後。大石墩上落坐。
口中嚶嚶了一聲。那四個披着鹿皮半臂的武士。站起身來。拿起手中蘆笙。一路吹着。往柴
門走去。一會功夫。忽忽之聲。到處響應。趁着山谷回音。越顯出蒼涼悲壯。這時雖然祇是申
酉之交。兩個大石柱上。焚燎盤內的火。業已升起。火光熊熊。光照全室。一些不顯黑暗。不到
半盞茶時。吹蘆笙的武士。將蘆笙掖在腰間。手執長戈。走至案前。先扒伏在地。拜了兩拜。口
中說了幾句苗語。林璇把手一揮。四人同時起立。林璇吩咐道。叫百長們進來。今日有貴客

